

IM WESTEN NICHTS  
NEUES

E. M. RENARQUE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E. M. Remarque: Im Westen Nichts Neues

德國 雷馬克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林疑今譯

水沫書店

1929

## 序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一書已經轟動全球，公認爲大戰以來最偉大的戰爭小說。這已成定讞，無庸我再來贅述了。幸而中國出版界，逐漸進步，在去德文原書出版九月以後，中國的讀者，也可以讀到這書的譯本，總算是一件可喜的事。

原來戰爭在文學上可從幾方面看法，一種是歌頌武功，追述英雄，替歷代帝王及其走狗留下其顯武揚威猙獰面目的印象，（自從詩人尹吉甫以至喜做什麼東征賦，武軍賦的漢魏詩人在此類）一種

283007

是描寫小百姓，在兵戈戰亂時期，受盡顛沛流離之苦（自從國風許多敘述士女曠怨的詩人以至作新豐折臂翁的白居易，及作石壕吏的杜甫在此類）。這兩種的文學作品，說也奇怪，都是一班專制政治下充滿了崇拜英雄思想的好百姓所歡迎的。再一種的看法，就是戰爭的哲學家，如 Nietzsche 在那裏喊着：

“你須愛和平，當他做新的戰爭的預備而愛短期的和平勝於長期的。

“只有弓箭在身，才能安心靜坐，不然就得談論短長，評人是非。讓你的和平是一種的勝利。”

或是如坐在交椅上的新聞主筆，一面嚼香茗，吸雪茄，一面做起慷慨激昂滿紙殺氣的社論，紙上談兵，大有滅此朝食之慨。但是以上種種，都未能獲得戰爭二字意義之精要，等到那位社論家，着了草鞋，佩上鎗刀，在血花飛濺，鎗林彈雨中，拿起鎗尾

刀向另一素不相識，穿着與己不同的制服的人的背後或腰部戳進去，戰爭又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了。

所以在以上各種不同的看法以外，還有一種看法，就是丘八自身對於戰爭的看法，而 Remarque 這本書所以能轟動一時，就是他能將戰爭的真相，及丘八的感想活躍的赤裸裸的描寫出來。比如用鎗尾刀戳人，須戳在腹部，不在胸部，刀尖較不易夾在對方的排骨中，靈動不來，這才是談戰的社論家所應細心體會的一層。又如在初次受過砲擊的戰壕中的新兵，砲火停時，每每發覺滿身污濕，也是好談英雄主義者赴前線時所應防備的一點。Remarque 敘述砲擊有這一段說：

“土地對於兵士的，比於任何人更為有用。當他自己蹬到他曉得是堅實的時候，當地因受彈火的恐怖而將他的面孔和他的四肢深

葬在地中的時候，她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母親，在她的沉靜和堅固中，他失去他的恐懼和哀叫；她掩護他，延長他十秒鐘的新生命，再接受他，永遠常常接收他。”

這才是戰爭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因為自從科學昌明，古今“英雄”所見，要略略不同了。在機關鎗野戰未發明以前，我也相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英雄，也相信有隻手空拳履鋒冒刃的勇將。所謂“勇”者，為的是膂力過人，可以從萬夫鋒刃中殺奔而來安穩無事的走過去，並不是說在機關鎗掃射的範圍內拍拍胸膛，與鐵面無情的子彈碰高下。這便是古今戰爭，因受科學影響的一點不同了。Remarque 給我們看的不是英雄，只是與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遠在恐怖及神經錯亂如醉如狂的狀態中自衛與殺人，而且殺人是所以自衛，自衛不得不殺人。

Remarque在序上說：

“這本書，不是一種控訴，也不是一種供認，尤其不是一種奇俠故事，因為死並不是一件奇俠故事，在於生命危在旦夕的人。這本書不過要簡單的講關於雖然或者尙未中彈，却已受戰爭戕賊毀傷的一代人的故事。”

Remarque好像是說，他不懂什麼尙戰與非戰主義，他也沒有什麼浪漫與古典的色彩，不過他所寫的却是人類史上真真實實的一頁史實。Remarque對他初次刺死的屍身說：“朋友呵，今天輪到你，明天輪到我。但是如果我險裏逃生出來，我要反抗這蹂躪我們倆的東西；從你，奪去生命——而從我呢——？也是奪去生命。朋友呵，我答允你。這種事不許再實現了。”

尙戰非戰的議論太長了，非我們所能討論。不過有一層，有些東西，任憑如何，了結他們的幾條狗命，也未嘗不可，但是從前爲了某姓劉的某姓朱的歷代帝王萬世子孫之業，現在爲了某某汽油大

王，某某資本大家，去殺你對面素不相識的，同有妻子的，只有制服不同的一個人，却是怎麼一回事呢？中國人素來“酷愛和平”，並不好戰。此中是何道理，現且不去計較，（聽說因為中國人是寫實主義者，恐怕也有幾分是處，）我想就樂得趁這酷愛和平的本性，博個美名，去做世界大同的宣傳者吧？橫豎戰爭上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那末，這本書的銷路，在中國應該不至於十分壞吧？

林語堂，十八，九，廿七夜。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這本書，不是一種控訴，也不是一種供認，尤其不是一種奇俠故事，因為死並不是一件奇俠故事，在於生命危在旦夕的人。這本書不過要簡單的講關於雖然或者尚未中彈，却已受戰爭戕賊毀傷的一代人的故事。

我們在離開前線五里的地方休息。昨天我們被調遣回來，現在我們滿肚子都是牛肉和菜豆了。我們心意滿足，平安。今天晚上每人又有滿食罐的東西可喫；並且，還有哩，每人都有雙份的臘腸和麵包呢。這使誰都大大的起勁。我們已好久沒過這樣的幸運了。紅頭的廚子要求我們來吃；他用他的柄杓向每個經過他的兵士打手勢，抄起一大堆的食物給人。他不曉得他當怎樣弄空他的煎煮鍋，可以及時來燒咖啡。第牙頓和摩勒爾找到兩隻浴



盆去盛食物，盛滿了浴盆的邊沿而收起來。在第牙頓是貪喫，在摩勒爾是預防。第牙頓瘦得像根鋸子似地，鬼曉得他能將所有這些食物放進那兒去。

更爲重要的是有兩份煙。每人有十支雪茄，二十支香烟，和兩份咀嚼烟草；現在這些都是正當的了。我將我的咀嚼烟草換了嘉德辛斯基的香烟，這就是說我一共有了四十支香烟。一天已够抽了。

我們實是無權可得這意外的幸運。普魯士人不是這樣大量的呵，我們只是因爲算錯才有可感謝的。

十四天前我們被調到前線去。我們所守的那一角很平靜，所以那個留在後方的軍需官照常預備好滿隊一百五十個兵士每日的伙食。但是昨天突然有一起可驚的英國兵極兇地向我們射擊，在我們的守線內又沒打破，所以我們受極沈重的襲擊，回來的時候只有八十個兵士還是健全的。

昨天夜裏我們退兵，一到這裏立刻躺下來大睡一場：嘉德辛斯基說得不錯，他說設若兵士可睡得久點，戰爭也不至於這樣痛苦可怕。在戰線上我們差不多不曾睡過，這樣一共十四天，實在是度日如年。

我們中間第一個人爬出我們所屯紮的地方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半點鐘後我們都帶食罐聚集在油煙美味的廚房。在這一行列的前頭的是那些最餓的人——阿拉伯特·克路伯哪，他是我們中間最聰慧的思想家，所以他是第一個可當額外委的排長的人；摩勒爾哪，他還帶着他學校裡的教科書，做着考試的夢，在大喊的轟擊中他還低聲地念着物理學的定理；里亞哪，他滿面都是鬍鬚，他偏愛着政府娼妓部的女孩子。他被誓說過她們受軍隊命令強迫去穿着絲的襯衣而且在一些少佐和上級軍官娛樂的客人之前洗浴。第四個，是我自己；蒲爾波墨兒。我們四個都是十九歲，都是從學校的

同一班裏出來投入戰爭的志願兵。

靠近我們後面的是我們的朋友：第牙頓，一個和我們同年紀的瘦弱的鎖匠，是隊裏最會喫的人。他坐下來喫的時候瘦得像是一隻螳螂，站起來的時候却大得像是一隻有孕的臭蟲；海·威斯撒斯，也是同樣年紀，是一個掘煤夫，他能把軍食麵包很容易地握在手中而說：“猜猜看我的拳中是什麼呵；”還有地達琳，一個農夫，他所想的只是他的田園和他底妻子；最後是期丹尼斯羅渥斯·嘉德辛斯基，他是我們這一羣的領袖，足智多謀，曾受過苦痛，他四十歲，面孔的顏色像泥土似的，藍眼，彎下的肩頸，和一顆嗅得出壞天氣，好食物，和輕快的工作的出奇的鼻子。

在廚房前，我們這一夥子排這一排的前頭。我們漸漸地忍耐不住了，因為廚子一點也沒注意到我們。

終於嘉德辛斯基向他嚷道：“喂，亨利契，開起

湯菜房來，誰都知道豆燒好了”。

他懶懶地搖着頭道：“你們必須到齊再說呀。”

第牙頓譏笑說：“我們都到齊了。”

這廚頭還是一點都沒注意。“這在你們也許行，”他說。“但是其餘的人在那裡呢？”

“他們今天不吃你的了。他們不是在醫院裏便是在土裡了。”

這個提醒使廚子分措亂。他口吃着。“但是我弄好的菜食是給一百五十個人的哩——”

克路伯向他肋骨一推說：“那麼我們可大喫一頓了。來呵，動手！”

第牙頓忽然有了一種感覺。他那尖滑的老鼠似的形狀開始顯著出來，他的眼睛欺詐地眯着，牙床扭動着，他嘎聲地低語道：“嘿！你也預備好一百五十人的麵包嗎？”

廚頭毫不介意，昏亂地點着頭。

第牙頓扯住他的外衣說：“臘腸也是這樣嗎？”

日恩日爾再點着他的頭。

第牙頓在牙床抖着。“烟也是這樣嗎？”

“不錯，什麼都是。”

第牙頓面孔發亮：“一個多麼好的豆筴啊！所有這些食物都是我們的！每人得到——等一會兒——不錯，簡直兩份哩。”

這時日恩日爾就爭辯說：“那可不行。”

我們騷動起來，開始攙去。

“爲什麼不這樣做？你這老紅頭。”嘉德辛斯基問。

“八十個人不能有一百五十個人的東西呵。”

“我們立刻就要給你明白明白。”摩勒爾怒罵着。

“這些嫩菜到不要緊，但是我只能發給八十個人的糧食。”日恩日爾固執着。

嘉德辛斯基發起脾氣來。“你還是大量一次罷。你所領來的食物不只是八十人的。你所領來



的食物是第二隊的。好。現在就讓我們喫罷。我們是第二隊的兵士啊。”

我們動手脅迫這人。沒有一個向他客氣的，因為在戰線上的時候，他兩次將食物送得很遲，並且冷了，這都是他的錯處。在礮彈之下他不將廚房弄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所以我們抬湯的人必須比別隊的人走更多的路。現在第一隊的波拉克比這人好得許多。他肥得像是一隻冬天的袋鼠一樣，但是在礮彈之下他還在前線上搬着他的鍋罐。

我們都已忍不住性子，設若我們的隊長不來一定會鬧翻。這種爭辯他不問亦知道，他只是說：“不錯，我們昨天喫了一次大敗仗。”

他看到桶子裏去。“這些豈像是很好喫的。”

日恩日爾點頭。“跟肉和油一道燒煮的。”

副官看看我們。他曉得我們所想的。他亦曉得許多其它的事，因為他到這隊來的時候是一個無委任狀的官員。並且是從兵卒出身的。他再揭起

桶蓋以鼻吸氣。然後他說：“所有的食物都開罷。我們可以這樣做的。也替我拿一滿盤來”。

第牙頓在日恩日爾的周圍手舞足蹈的時候，日恩日爾面孔紅了。

“這也不是你的東西，不必費你錢的呵！誰都曉得軍需官的糧食是軍需官的！現在開飯罷，你這肥蠢漢，別算錯啦。”

“你會受絞殺！”日恩日爾罵出口來。事情沒法子的時候他什麼都掛免戰牌了；他簡直氣炸了。好像是要給人家知道他現在什麼都是一樣了，他竟然也將半磅盪淨的蜜糖分給我們。

今天真是異常地好。郵件到了，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兩封信或報紙。我們在屯紮的地方的後面的草場上散步。克路伯挾着一個假牛乳油桶的圓蓋。

草場的右傍建起了一間大的公共廁所，一間經營很完全，很牢固的建築物。但是這間廁所只是

供給那些新兵，他們還不會利用他們所碰見的東西。我們找着些較爲好點的東西。這裏各處都散佈着些一個一個分開的箱子，亦是要給人休息用的。箱子是四方的，清潔的，各面都是木做的邊，並且有極滿人意的座位。箱子的傍邊有把手，可以移動牠們。

我們移動三隻箱子圍成一圈，很安適地坐着。整兩點鐘我們都在這裏，并沒起來。

我還記得我們在營盤裏當新兵要用那公共廁所時是怎樣地窘迫呵。那裏沒有門，二十個人一排一排地坐着像是在火車裏一般，那麼他們一看所有的人都可看見了，因爲兵士常常是受監視的呵。

後來我們聰明些了，并不覺得這種不甚體面的事爲何羞。還有比這更壞的事，我們亦都視之坦然了。

在這兒露天的地方，正是一種快事哩。我不明

白爲什麼從前常常覺得這是一樁可羞的事。其實這事是像吃和喝一樣合法。我們剛應募的時候不敢接近這些箱子；我們對牠們很生疎，從來不敢這樣地使用——但是現在這事早已是自然的了。

兵士比別種的人更爲向他的胃和腸親密。他的話的四份三的源頭是從胃和腸來的，在他表現出最大的快樂和最深切的憤怒時，都有牠們所給與的一種相關的氣味。別種的方法不能這樣明晰地，簡切地表現出來。我們回家的時候，我們的親人和師長或許會大喫一驚，可是在這裏這是最普遍的言語。在我們眼睛裏，覺得完全無罪。并且牠們成爲一種自然的事，做起牠們這種安適的事像是玩着頂面有保險箱的衝水。“便所流言”這種名稱的創明不是毫無意義的；這處是聯隊的“閒話店”和“公共房”。

我們自己暫時覺得這間便息所比任何白屋頂的王宮似的“廁所”還好。那裏只是衛生的；這裏却

是美麗的啊。

現在是極可驚異不受監視的時候。在我們上面的是藍色的天空。晚霞泛濫着那光亮的黃色，映着夕陽光偵察的氣球，和一些射擊飛機的砲所發出的許多小白煙。牠們常常是整堆地昇高上去，跟在一個飛機手的後面。我們隱約地聽見前線轟隆隆的聲音，只是像很遠的雷響一樣，野蜂羣嗡嗡的噓聲一來，砲聲就聽不見了。在我們的周圍展開着多花兒的草原。草兒搖擺着牠們的長莖，白色的蝴蝶在周圍飛着，在晚夏輕暖的和風中飄蕩着。我們看看信和報紙，抽抽烟。我們脫下帽子放在我們的身旁。那玩弄着我們的頭髮；牠玩弄着我們的言語和心思。三隻箱子是站立在鮮明的紅色的罌粟花中。

我們將假牛乳油桶的蓋放在膝上，這樣我們就有了一隻好玩紙牌戲的桌子。克路伯，帶有紙牌。每次投骰失敗的人就付些錢放進公注裏去。誰

都能這樣永遠坐下去。

從軍營裡浮出一些手風琴的樂音來。我們往往將牌子丟在一傍，而悄然四顧。我們其中的一個就會說道：“多麼好呵，孩子們。……”或是“這時候有這琴音是極切合的事……”然後大家沈靜一刻兒。我們每個人都有種抑制之感，我們誰都覺得：不必用話將牠說出。也許今天我們不會在這裡我們的箱子上坐着，這是很容易有的；牠的臨近真可咒詛呵。所以每事都是新的和勇敢的，紅的鸚鵡、栗花和好的食物，香烟和夏天的暖風。

克路伯問道：“近來誰見過堪墨爾契嗎？”

“他是在聖約瑟醫院裏，”我告訴他。

摩勒爾解說他的大腿受了創傷，已很爛了。

我們決定下午去望望他。

克路伯扯出一封信來。“堪都拉克向大家請安。”

我們笑着。摩勒爾丟了他的香烟說道：“我很

願意他也能在這裏。”

堪都拉克曾經做過我們的先生，他是一個很活潑的矮子，穿着一領灰色的燕尾服，有一副像地鼠似地的面孔。他的身裁大約和熊馬拉斯托斯排長一樣大，那個排長就是“高勞斯達堡的恐怖”。這是很可奇的，世上不快活的事常常是矮子帶來的。他們比大漢子更為奮力和不肯退讓。我往往極當心離開那些矮隊長。他們大多都是極兇惡極峻嚴的矮軍官。

操練的時候，堪都拉克向我們大演說一場，直到我們全班的人羊似地被他帶去見那區的司令官而自願從軍。我現在還看得見他，他習慣地從他的眼鏡裏睜視我們說：“同志們，你們加入吧。”

先生們常常將情感放在他們背心的袋子裡，每天無論何時他們都能發起脾氣。但是現在我們并沒想到。

實在的，我們中間有一個學生猶豫不決，不肯從軍去。這人就是約斯夫·伯思，他是一個肥壯的，粗陋的人。但是他肯受人勸，不然誰都就要跟他絕交了。他所想的或者我們大多都有，可是沒人敢說出來，因為這時候誰的父母都預備了“懦夫”這字眼；誰也不能確想出我們將要怎樣。最聰明的是窮人和蠢漢。他們曉得戰爭是不幸的，那些較富裕有智識的人却以為戰爭是快樂，雖則他們本該比窮人蠢漢們較為能判定那戰爭的結果。

嘉德辛斯基說這是因為他們生長所受的教養的不相同的結果。這使他們變獸了。嘉德所說的是他曾思索過的。

說來很奇怪，伯思是第一個死的。在某次進攻的時候他的眼睛中了一彈，我們丟了他讓他死去。我們不能帶他一道回來，因為我們回來的時候很忙亂。那天下午，我們忽然聽得他的呼聲，看見他在外面爬向我們來。本來他不過是被打昏了。因為



他看不見，並且已痛得瘋了，他沒有躲好，於是便中彈倒地，因為誰也來不及扯他進來。

自然，這是我們不能歸咎堪都拉克。設能有人使每個人都受責問，還有什麼世界呢？像堪都拉克這種人有好幾千個哩，他們都自信只有一條幹得好的方法，而這就是他們的方法。

這就是他們使我們這樣受苦的緣故。

我們應該做我們這些十八歲的孩子的主導者，向老成的世界，工作的，責任的，教養的，進步的世界走去。向將來的世界走去。我們常常跟他們打趣開玩笑，但是在我們的心內却是信託他們的。他們所表現的那種權威的氣概，使我們的心裡覺得那就是表示一種較高的見識和較大的聰明。但是我們一看見這第一次的死後，這種信心便推翻了。我們已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比他們那一代更可靠。他們所勝過我們的只是言辭和乖巧。第一次的敗仗就使我們明白我們的謬誤，他們所教訓我們的都

轟碎了。

他們繼續下去做文章和談論的時候。我們目睹人們受傷和死亡。他們教訓我們爲國服務是最重要的事的時候，我們已曉得死的痛苦還要利害。可是雖則如此，我們都並不是蔑視上級軍官的兵士，不是逃兵，不是懦夫——他們是很可以任意用這些罪名的。我們跟他們一樣地愛護國家；什麼事我們都是極勇敢地去做；但是我們還要辨別真理和謬誤，我們忽然學會了觀察。我們看出他們的世界已蕩然無存了。我們馬上就成爲可怕的孤立；而且我們必須孤立着去看透。

在我們去看堪墨爾契以前我們將他的東西拾好起來；他回家的時候會需要這些。

醫院裏極擾動；裏面蒸發着石炭酸，酒精，和水汗。這些東西我們在兵房裏大都已習慣過，但是在這裡却幾乎使我們昏透。我們找問堪墨爾契。他

躺在一間大房子裏，用一種快樂微弱的歡喜的神情和失望誤的舉動來歡迎我們。他昏迷着的時候有人偷了他的錶。

摩勒爾搖着他的頭說：“我常常告訴你，沒有一個人會帶着同那一樣好的錶。”

摩勒爾未免唐突，不懂世故，不然他就會禁不住口，因為誰都看得出堪墨爾契永遠不會離開這裏了。無論他找得到或找不到他的錶都沒有什麼關係。至多是能够把它寄給他的親人而已。

“法蘭茲，怎樣啦？”克路伯問。

堪墨爾契的頭欹下去。

“還好……但是我的腳部有一種極可咒詛的疼痛”。

我們看看他的被單。他的腳放在一隻鐵絲籃下。被單拱彎起來蓋着這籃子。我踢一踢摩勒爾的脛骨，因為他剛要開始對堪墨爾契告訴勤務兵在外面所告訴我們的話：堪墨爾契斷送了他的腳。他

的小腿是割去了。他容貌慘陰，枯黃，蒼白。在他面孔上有我們很常看見的拉緊的綹紋，現在我們已看過百多次了。這些綹紋并沒像號牌一樣多。在皮膚的下面生命將要不跳動了，生命已被擠到身體的邊界。“死”已在身內工作起來。“死”已在他的眼睛裏主宰着。這裏躺着我們的同伴堪墨爾契，不久以前他還跟我們一道燻炙馬肉和在砲溝裡潛伏着。這還是他却又不是他了。他的形態已變模糊難認了，像是一張拍過兩次照的照像片子。就是他的聲音也響得像死灰一樣了。

我想起我們出發的時候。他的母親，一個很肥的寡婦，帶他到火車站來。她一直哭着，她的面孔哭腫了。堪墨爾契不安得很，因為她是所有人們中最不能自持的一個；將她簡單地分析起來只是些油和水。忽然她看見我，她抓住我的手臂，抓了又抓。求我離開這裏去看顧法蘭茲。實在的，他有的是一副像小孩子的面孔，和脆弱的骨頭，一經四禮

拜的負布袋，他的脚就腫了。但是，在戰場上一個人怎麼能夠照顧別個呢？

“不久你就可以回家去，”克魯伯說：“你必須再等三四個月就可離開。”

堪墨爾契點頭。我忍不住去看他那雙蠟也似的手。指甲下面是戰壕裏的污土，顏色像是毒質似的藍黑。忽然有種念頭襲擊我，這些指甲在堪墨爾契不能呼吸以後還能像很長的地窖中的異草繼續長起來麼？我看見這張圖畫在我的目前。指甲自扭成螺旋狀，生長復生長，頭髮在污爛的頭顱上，真像是發在肥地的草兒，真像草兒。怎麼竟至如此呢。——

摩勒爾俯下身。“法蘭茲，我們帶了你的東西來。”

堪墨爾契以手作勢。“放在床下罷。”

摩勒爾便這樣做。堪墨爾契又再開始說起那錶的事。誰能安慰他而不致使他猜疑呢？

摩勒爾拿出一雙飛機手的長靴，這是一雙很好的英國靴，是用很軟的黃色皮做的，高到腳膝，各面都鑲着花邊——這雙鞋子真是值得人家愛慕的。

摩勒爾拿出這靴子來的時候很快樂。將那靴底比一比自己的靴底說道：“法蘭茲，現在你要穿這雙靴子嗎？”

我們三人都有這同樣的念頭；設若他的病能好點，也能穿一隻——這雙靴子在他是沒有用了。現在事情既是這樣，將東西留在這裏是可惜的；他一死自然那些勤務兵就會搶去了。

“你肯將這靴子留給我們嗎？”摩勒爾覆說一遍。

堪墨爾契不肯。這雙靴子是他所認為最寶貴的東西。

“得，我們對換，”摩勒爾再提議。“這雙鞋子在醫院外面是有用的。”但是堪墨爾契還不為所動。

我踏一踏摩勒爾的脚；他不情願地將那雙好靴子再放進床下去。

我們再談一刻兒然後就走出來。

“法蘭茲，放心呵。”

我答應他明天早晨再來看他。摩勒爾亦這樣說，他是在想着那雙鑲花邊的靴子，到那時候可立即拿到。

堪墨爾契呻吟着。他發着極高度的熱。我們在外面找到一個勤務兵，要他給堪墨爾契一服嗎啡。

他不肯。“設若我們將嗎啡給每個病人，我們該有滿大桶的嗎啡才成——”

“你們是對上級軍們才肯好好地照顧”，“克路伯憤憤地說。

我趕忙夾進去，將一枝香煙給他。他拿了香煙。

“現在，你平常是否可以給嗎啡呢？”我問他。

他有點窘迫。“設若你不以為是可以，那你怎麼會問呢？”

我再將兩三枝香煙塞進他的手中去。“替我們幫一幫忙——”

“得，得，”他答應。

克路伯跟他去。他不相信這人，要去看看。我們在外面等着。

摩勒爾重新講起靴的事。“那雙靴子完全合我的式，穿着這雙靴子，使我老是長痂。想他是否能耐到明天早操以後呢？假如今夜他逝世，我們曉得那雙靴子——”

克路伯回來。“你們覺得怎樣？”他問着。

“完了，”摩勒爾加力地說。

我們回到草屋來，我想到明天我必須寫給堪墨爾契的母親的信，這使我寒心。喝些甜酒後我才可寫得出。摩勒爾拔了些草兒咀嚼着。忽然小克路伯丟掉他的香煙，兇兇地踐踏着，驚惶，昏迷他。



看着他的周圍，口吃着說：“該咒詛的糞，該咒詛的糞呵！”

我們往前走，走了好久。克路伯自己安靜下來：我們曉得他是看見紅光，這兒誰都有過。

“堪都拉克寫信給你說了什麼？”摩勒爾問他。

他笑。“我們是鐵青年。”

我們三人都苦笑着。克路伯罵說：“他歡喜着，能夠說話哩？”

不錯，這就是他們整十萬個堪都拉克的想法！鐵青年。青年！我們都沒過二十歲。但是年青嗎？青年時代嗎？那已成過去。我們是老人了。

## 二

想到家中我的寫字桌的抽屜裡有一篇劇本“Saul”的開始幾段和一束詩真是怪事呵。我曾許多夜寫着牠們——這種事我們每人都曾做過——但是這些事我已覺得不確實，我再也不能理會了。我們早年的生活，在我們一到這裡的時候，手還未舉，早已割斷了。我們常常回頭看看早年的生活，想要得到一解釋，但是從來沒十分成功過。因為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每事都是異常渺茫的，克魯伯，摩勒爾，里亞，我自己，和所有堪都拉克所稱為“鐵青

年”的都是一樣。所有較爲老年的人都和他們早年的生活連接着。他們有妻子，孩子，職業，和有利益的事，他們有這麼強壯的一個背境，戰爭不能湮沒牠。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所有的只是我們的父母，有的或許有一個戀人——戀人並沒什麼大力量，因爲在我們這種年紀父母的勢力的影響很次，少女們還沒緊抓住我們。除此以外還有一點點——我們所熱心的事，我們所歡喜做的事，和我們的學校。除了這些以外，我們的生活并沒其它擴張的事。就只是我們這一點點的事現在都沒剩留了。

堪都拉克往往說我們是站在生之門限。這或許是對的。我們還沒有根基。戰爭將我們掃開了。在別一方面那些較爲老年的人，戰爭只是他們一種生活的截斷。他們還能想到戰爭以外的事。但是我們却被戰爭所緊捏着，一點也不曉得結局是怎樣。我們只曉得在些奇異，憂愁的路上我們會成爲

荒漠的陸地。同樣的，我們并不常常憂慮。

    雖則摩勒爾極想得到堪墨爾契的靴子，其實他亦像其餘的人一樣地在這樣可悲傷中想也不能想到靴子這樁事。他只是看清楚事情的真相。設若這雙靴子對於堪墨爾契有些用處，那麼摩勒爾就是赤着足在附有尖鈎的鐵網上走亦不肯去計劃怎樣得到靴子。但是堪墨爾契這種情形，靴子實是完全沒有用，摩勒爾却有大大的用處。堪墨爾契必會死的；拿了這靴子并不算什麼事。那麼，為什麼摩勒爾會不去想得到呢？他比一個醫院的當差還有權利。堪墨爾契一死就太遲了，所以摩勒爾極當心着。

    所有其它的理由我們都不管；因為那些都是做作的。事實的真相我們才覺得重要。并且好的靴子是難有的啊。

曾有一次是不相同的。我們走到那區司令官處去應募的時候，我們是一班二十歲的青年，有許多人在第一次要進兵房以前很驕傲着，我們的將來我們并沒精密的計劃。我們對於前程和行業所想到的太不重於實際，不能做我們生活任何的計劃。我們對於生活，和對戰爭，還塞滿着渺茫的思想，那種的理想幾乎是浪漫的。我們在軍隊受十星期的訓練比在學校十年所受的影響還要大。我們學到一顆明亮的鈕子比叔本華（Schopenhauer，大哲學家）的四本書還要貴重。起初我們驚奇，後來怨恨，終於覺得并沒什麼異樣，我們確實地曉得沒有心思只有擦亮的鞋子；沒有智識只有紀律，沒有自由只有操兵。我們來當兵的時候是異常地切心和熱誠，但是他們將什麼都弄掉了。三星期後，我們就明白一個掛皮帶的郵差對我們的權力比從前我們的師長，父母，從拍拉圖到歌德所有的教訓的力量還要大理。我們年輕驚醒的眼

睛看清我們師長所教訓我們的對於祖國的古典思想是一種人格的藐視，就是向最下賤的奴隸亦不能用這樣的要求——行禮，立正，閱操，托槍，右轉，左轉，響腳跟，跑步，和千多種麻煩的瑣事。我們幻想着我們的事情會不相同的，終於只是找出我們像一隻馬戲場的小馬受英雄主義所磨折着。但是我們不久就習慣了。我們學的其實有些事情是必須的，但是其餘的都是虛飾的。兵士對於這些事情的區別有一顆很好的鼻子。

我們一班的人分做三四排散開，每排其餘的人是法李西亞的漁夫，農人，工人，我們不久就都成爲朋友了。克路伯，摩勒爾，嘉德，和我被派到第九排去，受熊馬拉斯托斯的管轄。

在軍營裏他有紀律最嚴的聲名，並且引以自傲。他人極矮小，有黃褐色塗蠟的鬚子，他做過十二年郵差，過的是平民生活。他最不歡喜克路伯，第

牙頓，威斯撒斯和我，因為他覺得有種沈靜的不服。

有一天早晨我打疊他的床十四次。每次他都有些不對的地方可找出來，而都弄亂了。我搓他一雙有史以前硬得像鐵似的靴子搓二十點鐘——自然有中歇的——直到那鞋子像牛油一樣柔軟，熊馬拉斯托斯再也不能從這鞋子找到可使我工作的地方。我遵奉着他的命令用一枝牙刷去刷擦排長喫飯的地方。克路伯和我受令用着一枝手掃和一個垃圾厚去打掃兵場的雪，假如不是偶然有一個副官來，我們一直工作下去必會凍死，副官責罵熊馬拉斯托斯。但是結局只是使熊馬拉斯托斯更恨我們。連連六星期每星期日我都去當站崗，六星期內我都是草屋內的勤務兵。我背着全軍袋的重量和來福槍應當在一片軟濕的新犁過的田地上練習“預備前衝，衝呵！”和“躺下去！”直到我是一團泥土而終於無力的傾崩下來。四點鐘後我當去報

告熊馬拉斯托斯說我的衣裳刷清潔了，我的雙手擦傷和流血。克路伯，威斯撒斯，第牙頓和我被派去守着一極寒凍的森林，不可帶手套，整一刻鐘久，熊馬拉斯托斯注意着我們在來福槍鐵管上赤露的指頭極小的移動。因為我的抽屜抽開在離桌沿三寸，那個抽屜是每個兵士當將他所有的東西都塞進去的抽屜，所以我必當在早晨兩點鐘從兵房的最上層跑到天井來，而只穿着我們的襯衣，一共來往八次。在我的旁邊走着熊馬拉斯托斯排長，踐踏着我赤裸的足趾。槍刀刺練習的時候，我每次都是當和熊馬拉斯托斯戰着，我拿着一枝重鐵的武器，他却拿着一枝木頭的，他很容易地擊着我們的手臂，使我的手臂變成黑色和青色。有一次，實在的，我異常地氣，我盲然地向他胃部猛刺一下，擊倒了他。當他向隊長報告的時候，隊長笑他，告訴他眼睛必須睜開一點；隊長曉得熊馬拉斯托斯的做人，所以他的受窘隊長很顯然地不是不快活。平



行木的玩意兒我已是個老手，在健身房的疾跳我勝過我的教練；——就是他的聲音我們真怕得發抖，但是這隻脫韁的郵馬永遠不待我們好點。

一個星期日，克路伯和我排着一個休息所的糞桶，橫過兵房的草場；熊馬拉斯托斯走近來，打扮得整整齊齊，意氣洋洋地剛要出去。他在我們的前面站住問我們怎樣歡喜這種的工作。我們只是裝做失足將桶內的水潑到他的腳上去。他很氣，但是界限到了。

“這是當關隘的呵。”

克路伯受得過了。“先是查問哩，”他說，“那麼我們就可卸掉重負了。”

“你是向一個無委狀的軍官說話吧！”熊馬拉斯托斯聽着。“你瘋了是不是？你必當等待人家問才可說話。你要怎麼做？”

“隨你便，排長”克路伯說，他的拇指按着他的褲子的縫處。

熊馬拉斯托斯曉得我們的意思，響也不響地走開去。但是在還沒看不見他以前，他怒罵着說：“你們必當受罪！”——但是這是他的威赫的結局。他再一次試試看在犁過的田地上喊着他的“預備前衝，衝呵！”和“躺下來。”我們服從每條命令，一條又一條我們都遵從着。但是我們慢慢地動作這使熊馬拉斯托斯很失望。我們極小心地做着陸的動作，然後手的，還有許多，當時他很憤怒，他發出別個命令。但是在我們還未開始流汗以前，他的聲音早已沙啞了。這以後他讓我們平安過日。他真是將我們當做豬似的差遣着，但是，不要緊，在他的聲音中已有一定的限制。

還有許多頑固排長，大多都是較為合理的。但是他們每人都認盡他們所能的在後方保有他們的好地位，所以他們待新來的兵士只得嚴酷。

實際上全兵營所有的刷擦的工作每每派給我們，我們都極憤怒地叫着。有許多人因此生重病；威

拉夫實是因肺的發炎死去的。但是我們每每覺得我們血色的消損是可輕視的。我們變成剛復、多疑、無憐惜心、強暴、頑固——這些都是好的；因為這些品性是我們絕對需要的東西。設若我們沒經過這一期間的訓練，我們調到戰壕裡去的時候大多的人必會瘋起來，這只是爲着那等待我們的預備好。我們并不生病，只是忍耐着；我們二十年中許多別的像這樣痛苦的事，也都有幫助我們。但是重要的是使我們覺得有一種esprit de corps的牢固，有實用的感情，那是一種從戰爭中的戰場上所找出的最好的事——同伴的友愛。

我坐在堪墨爾契的床邊。他很穩固地歇着身。我們的周圍很騷亂。一輛病人火車剛到，在揀着那些可以離開的病人。醫生走過堪墨爾契的床，看也沒看到他。

後次，法蘭茲，”我說。

他以肘撐床抬起身來靠在枕頭上。“他們別了我底小腿。”

現在他也知道了。我點一點頭回答：“你能經過這險，是應當感謝的啊。”

他沉默着。

我再說：“法蘭茲，有的兩脚都別去哩，威日拉失了他右手。這更壞了。并且，你可以回家去。”

他向我看看：“你這樣想嗎？”

“自然。”

“你這樣想嗎？”他再問一遍。

“確實的，法蘭茲。你一經過手術後就好了。”

他打手勢叫我俯近他。我俯近他，他低語說：“我不這樣想呢。”

“別說廢話，法蘭茲。兩三天後你自己就可曉得了。這算什麼——一隻別足嗎？在這裏他們療割更利害的傷哩。”

他舉起一隻手。“你看看這些指頭。”

“這是手術的緣故。好好地調養着，你不久就可復原了。他們照拂你好麼？”

他指着一隻還半滿的碟子。我激動起來。“法蘭茲你必須喫呀。喫是最重要的。這些東西看起來還不錯。”

他轉開身。歇一刻兒他才很慢地說道：“我願我再能做一個管樹林的人。”

“所以你必須忍耐些，”我使他相信。“現在有極精巧的人造腳，你很難看出任何破綻來。牠們是接在肉上的。你可用一隻人造手使你的指頭移動工作，就是寫字亦可以的。并且常常新發明更進步的傢伙。”

他悄悄地躺一刻兒。然後他說，“你可將我鑲花邊的鞭子帶給摩勒爾。”

我點頭，想不出用什麼話來鼓勵他，他底嘴唇消鬆，他底嘴漸大，他底牙齒露顯出來，像是白粉做的。他的肌肉變軟，他的前額更爲凸出來，顛骨

聳出。全身的骨是在變動了。雙眼早已陷入。在一兩點鐘內人就要去了。

這種的情形並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可是我們兩人從小就聚做一堆，這却有點不相同了。我抄過他的作文，在學校裡的時候他常常穿着一領有一條褐色帶子的衣裳。他亦是我們中間特有的一個能在健身房的橫木上翻。“大漢翻”的人。他翻着的時候，他的頭髮像絲似地飄垂到他的面上來。堪都拉克常常以他能做這樁事爲傲。但是他不能喫烟。他的皮膚極白；他有過些少女的事。

我看看我的靴子。靴子大而且笨，褲腳摺進靴子裏去，站起來像是建築得很牢固的粗強的水管。但是當我們脫衣裳起來洗浴的時候，我們突然有了細小的腳和輕髮的肩頭。我們已不是兵士，只是比孩子大一點的青年；沒人肯相信我們能拾軍袋。我們裸體站着是最奇異的時候；我們成爲平民，我們自己亦覺得這樣。洗浴的時候法蘭茲。堪墨爾契

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地細小幼弱。現在他躺在這裏——但是什麼緣故呢？全世界都當經過這張床而說：“這是法蘭茲·堪墨爾契，十九歲半，他不願意死。別讓他死去呵！”

他的思想很凌亂。石炭酸和死肉的蒸氣塞住肺部，這是一種極濃厚的最會悶死人的味。

天漸黑了。堪墨爾契的面孔變色了，牠從枕頭上跌下去，蒼白得發起光來。他的嘴輕輕地動着。我俯近他，他低語說：“設若你找到我的鍊子，送回家去——”

我沒回答，回答并沒什麼用處。誰也不能安慰他。我失望地哀痛着。這有凹下的太陽穴的前額，這嘴，現在只是一裂縫，這尖鼻子！并且我必須寫信給那個在家裏，哭着的肥婦人。設若信早已寫清楚就好了！

醫院的當差拿着些瓶子和桶子來來去去。有一個走上來看一看堪墨爾契而又走去了，你可明

白他是在等着，很顯明的他是等要這張病床。

我俯近法蘭茲向他說話，好像我這些話能安慰他似的：“法蘭茲，也許你回到高勞斯得堡可使你的病復原的家，在些田舍之中。那麼你就可從窗子上望見些農田，直望到那兩株在晚霞中的樹兒。現在是一年最好的時候，五穀熟了；薄暮的時候，農田在殘照裏像是珍珠母。還有那靠着高勞斯得麥溪白楊樹的小徑，那兒我們常常捉着巢魚的！你可再鑿個養魚池而在那兒養魚，你可隨隨便便地出入，設若你要接披安娜也是可以的。”

我欷近那在陰影中的面孔。他還輕輕地喘着氣。他的面孔淋濕，他是在哭着。我說了一套多麼厭厭的話呵！

“但是法蘭茲”——我將我的手臂圍着他的肩頭，我的面孔對向他的面孔，“現在你要睡嗎？”

他沒回答。眼淚滾到他的面頰下來。設若我底手帕不是那樣污穢，我想去拭牠們。



過了一點鐘。我每時每刻都極緊張地坐着望着他，或者他要說些話。爲什麼他不開起口哭出聲來。他只是泣着，他的頭轉在一傍。他沒提起他的母親，兄弟，和姊妹。他一句話亦沒說；這些事物都已在他的後面；現在他只是孤獨地伴着他十八歲的小生命，哭着，因爲生命將要離開他了。這次的離別是我所看過最痛苦最痛心的一個，雖則第特恩的離別亦是這樣可痛，他的母親喊他爲大熊，那時候他的眼睛兇得使人極怕，手裏執着一把短短的刀，不肯讓醫生走近他的病床來，直到他突然脫力軟躺下去。

忽然堪墨爾契呻吟着，而開始咕咕地哼起來。

我跳起身顛蹶地走到外面喊道：“醫生在那裏？醫生在那裏？”

我看見一個有白圍巾的人，我跑去抓住他：“快點來呵，法蘭茲·堪墨爾契將要死了。”

他掙開自己問一個站在身傍的當差：“那是誰

呵？”

他說：“二十五號病床，別是。”

他以鼻吸氣說：“我怎能曉得呢，今天我削五隻脚哩。”他推開我向醫院的當差說：“你去看看”，說完走向手術房去了。

我和那個當差走着的時候氣得抖了。那人向我看看說：“從今天早晨以後一次又一次手術。只是今天已有過十六個——你的朋友是第十七個。一共大概會有二十個。”

我昏迷了，忽然我什麼也都不能做。我再也不氣了，這是蠢的，我跌下去永遠不能再起來了。

我們在堪墨爾契在床邊。他死了。他的面孔還是被眼淚所淋濕。眼睛半開着，枯黃得像是舊鈕子一樣。

當差向我的肋骨推推。“他的東西你想拿嗎？”我點一點頭。

他繼續說下去：“我們立刻就當將他抬開這

裏，這張床我們要用。外面的病人都躺在地板上呢。”

我收攏他的東西，解了堪墨爾契的證章。當差向我要支錢簿。我說那自然是在當差房裏的，說後就走了。在我的後面他們已將法蘭茲拉到一條油布上去。

門外，我被黑暗和風所驚醒，像是釋放出來似的。我盡我所能的深深呼吸着，覺得微風拂面，我從沒受過這樣暖和的風。少女，多花的草埔和白色的雲兒的念頭，忽然都湧進我的腦裏。我的腳在我的靴子裏開始向前移動去，我愈走愈快終於跑起來了。兵士走過我的旁邊，我聽見他們的聲音，却不懂那聲音是什麼。地球從我的靴底向我傾流着力量。夜的聲音像是電機點嗒點嗒的響着，前線的轟砲像是許多戰鼓的合音。我的四肢軟倦，我覺得我的骨節強壯，我深深地呼吸着。夜是生存着，我生存着，我忽然覺得大餓起來，這種饑餓比單從肚

裏來的還要利害。

摩勒爾站在草屋前等我。我將靴子給他。我們走了進來，他試穿靴子看看。很配。

他在他的食品中找到一塊乾臘腸給我，我將牠配着熱茶和醃酒一同吃了下去。

## 三

新添來的兵到了。所有草屋內的空位都已鋪滿着一捆捆的稈草的床。有的是老兵，但是還有二十五個從征發點派來較為慢到的兵士。他們大約是比我輕兩歲。克路伯以肘撞一撞我說：“看見那些孩子嗎？”

我點頭。我們逞起胸，傲慢地走到露天的地方來，我們的手插在袋子裏，去檢閱那些新兵，我們自己像是石器時代的老兵一樣。

嘉德辛斯基跟着我們。我們走過載馬的車子

去看看那些新添來的兵，他們都已分過防毒氣的面具和咖啡。

“你好久沒吃過好東西嗎？”嘉德向一個孩子問。

他扮一扮面孔。“早飯，蘿蔔麵包——中飯，燻蘿蔔——夜飯，蘿蔔和肉片，蘿蔔和生菜。”嘉德哼熟識的吹噓。

“蘿蔔做的麵包？你們還算幸運，有的實是石槓做的。豆子呢？有嗎？”

那孩子面孔轉紅：“你別欺我。”

嘉德辛斯基只說：“拿你的食罐來。”

我們都好奇地跟着。他帶我們到一隻在他的稗草捆後的桶。桶內半盛着煮的牛肉和豆。嘉德辛斯基在桶前像一個將軍似地站着說：“尖利的眼睛和輕快的指頭呵！”這是普魯士人所說的。

我們都很驚奇。“大腹，嘉德，你從那兒得來？”我問。

“日恩日爾肯給我拿這些東西。我將三片落傘絲給他。冷肉也是好吃的。”

他有點不願似的將一份食物拿給那孩子說：

“下次你拿你的食罐來的時候，在你的別一隻手拿一枝雪茄或是一枝阻嚼煙來。給我呵？”然後他轉向我們說：“自然你們是不必徵稅的。”

嘉德辛斯基從來沒缺乏過；他有第六官。各處都有這種的人，但是起初看不出來，我曉得嘉德辛斯基是最伶俐聰明的人。他的職業是補靴匠，這我相信，可是是或不是都沒什麼關係；他各種的行業都懂。跟他做朋友是有益的，像克路伯與我的跟他做朋友；海·威斯撒斯亦是這樣，多少總可得到些利益。但是海較為像是當事情當動武起來的時候聽嘉德的命令去實行的手臂。因此他亦有他的個性。

營方說，有一次夜裡我們屯在一個完全不熟

識的地方，一個愁慘的洞裡，四壁都已極蝕敗了。我們歇在一間黑暗的小工廠裡。裏面有床，不如說是茶櫃罷——只是兩條木板放在鋪開的鐵絲網上。

鐵絲網很硬。又沒有什麼東西可鋪在上面。我的油布又太薄。我們只能將被單蓋着自己。

嘉德看看這地方然後向海·威斯撒斯說：“跟我來。”他倆出去搜尋。過半點鐘後他倆捧着滿手臂的草兒回來。嘉德找見一隻裡面有稈草載馬車的格子。現在假如我們不是極饑餓，我們就可安穩地睡了。

嘉德問一個在這鄰近已過些日子的砲手：“附近有兵士酒店嗎？”

“有什麼？”他笑着。“這裡什麼都沒有，你找不出能比麪包皮還好的食物。”

“現在附近有人住着嗎？”

他吐痰。“不錯，有一對。但是他倆整天圍着麥煎房偷閒求乞着。”



“這可真糟了！——大家帶子束得緊點，等待明早伙食的送來罷，”

但是我看見嘉德戴上他的帽子。

“嘉德，那兒去？”我問。

“找找可喫的東西。”他走開了。那個炮手極輕藐地譏笑着說：“讓他找罷！但是別太有希望心啊”。

我們憂苦地躺下來，談論着我們是否可去拿些下鎖的食品來喫。但是這是太危險；所以我們試想甜睡一下。

克路伯分開一枝香烟，拿一半給我。第牙頓計算起他那國的國家菜——關豆和醃肉。這種菜若沒燻番石榴的調味他就藐視起來，並且說：“天呵，食物都一道燒罷，別將那些番薯，豆，醃肉各自分開燒。”有些人咒罵第牙頓，假如不停止噤哩咕咕就要將他研成濕番薯粉去。那麼這大房間裡就完全悄靜了——只有那些在一隻瓶子背上的蠟燭

閃着光，和那個炮手常常的吐痰。

門一開嘉德出顯的時候我們吃了一嚇。我以為必是在做夢；他挾着兩塊麵包，他的手裏拿着一隻染着血的沙袋，裏面充滿着馬肉。

炮手的煙管從他的嘴中跌下。他摸摸那麵包。“天呵，真的麵包。還熱着哩！”

嘉德并不怎樣解釋。他有了麵包就是了，別的他都不管。我能確說就是將他弄到沙漠中去，半點鐘後他亦能聚攏些燻肉，桑子，和酒來做晚餐。

“斫些柴”他簡簡地向海說。

然後他從他的大衣裏拿出一隻煎炒鍋，從袋子裡摸出一手把的鹽和一塊肥肉。他什麼都想到。海在地上生起一個火來。這將工廠的這空房裏統照亮了。我們爬出床來。

炮手吃着。他走近來稱贊嘉德想亦要得些東西喫。但是嘉德辛斯基看也沒有看他，他只像些極

薄的空氣。他咒詛着走開去。

嘉德曉得使馬肉燻起來柔爛的方法。不能將馬肉一直放進煎炒鍋去，這會使馬肉黏韌的。馬肉必須先放在水中滾一滾。我們圍成爲一圓圈，用着刀子割馬肉，塞滿我們的肚子裏去。

這是嘉德。設若是在某地方，一年中難有的一點鐘當去找些食物，他像是看得到那食物似地戴上他的帽子去找，像是跟着一枝指南針直直向那地方去，而找到食物的。

他什麼都找得到——假如是寒凍，小爐子和柴，乾草和稈草，桌子和椅子，他都拿到——找食品他最利害。這是奇異的；人們或許會以爲他是從空氣中變出來的。他的傑作是找到四箱子的龍蝦。但是大家還想能喫得牛排哩。

我們坐在草屋內日光照得到的地方。有一種松脂，夏天發汗的腳的氣味。嘉德坐在我傍邊。他

想談話。今天我們練習見體操的時候，第牙頓向一個軍官行錯禮。這事永遠黏在嘉德的腦子裡。

“你看，我們因行禮行得太好，將要戰敗了”。他說。

克路伯褲腳解開，赤着足輕步走近來。他將所洗的襪攤在草上曬乾。嘉德眼睛向天，放一大屁，然後解釋說：“每粒小豆應當像看見一樣地聽見”。

兩人開始爭辯起來。同時他倆用一瓶酒來賭在我們上面飛機戰的結局。嘉德辛斯基不肯讓步，他像一個老兵似地唱着：

給他們同樣的食品和同樣的錢  
戰爭啊一天就完。

在別一方面克路伯是個思想家。他提議說戰爭當成爲一種有賣入場票和有奏樂普通的娛樂，像是鬥牛一樣。戲場上。兩國的內閣大臣和將軍穿着游泳褲，執着棍子，讓他們自己去鬥個勝負。誰

還活着的那國就勝了。這麼一來擺佈亦可簡單點，  
叫我們這種人來戰爭是錯的啊。

我的面前有一張圖畫。兵營的操場上燒滾着中午的太陽。四周都彌滿着熱氣。兵營裏已是荒漠了。什麼都在打盹。所聽得見的只是練習打鼓的聲音；牠們使各處都聽見那練習着的衰頹，沈鬱，單調軍鼓聲。多麼相配的合音呵！中午的熱，兵營場，和擊鼓。

兵營的窗門已沒有了，裏面黑暗。有的窗子上掛起些兵士曬乾的褲子。房裏陰涼，看起來很使人戀慕。

喂，黑暗，腐舊，排兵的草屋，鐵床架，方格子的被單，小櫥子和板凳！這地亦會使你覺得快樂；這裡彷彿亦像在家裏一樣；你的房間裡充積着些腐壞的食物的氣味，睡，烟，和衣裳！

嘉德辛斯基將這所有的都用很生氣的色彩畫出來。爲什麼我們不能受允准回去呢！但是這種

念頭我們應當不再想下去。

這些早操——“九十八來福槍的部份是怎樣？”——中午的體育訓練——“慢步，前進！向右看齊，快步。自己到煮煎房報到去削番薯皮。”

我們沈入於回憶中。克路伯忽然笑起來說：“在羅恩換路呵！”

這是我們這排裏好的玩意兒。羅恩是一鐵路的交叉點。我們回去休息的時候，在這裏走錯路就糟了。熊馬拉斯托斯常常命令我們在兵房裏練習。我們學到在羅恩要走向支路去的時候，必須穿過一條地道。床子當做地道，每人在床的左邊正立着。命令“在羅恩換路”一發，每人都像閃光一樣爬到床的別一面去。我們整點鐘這樣練習着——

當時德國飛機被擊下。在火煙中飛機的頭向前像彗星似的跌下來。克路伯輸了一瓶啤酒。他很快地算着他錢包的錢。

“熊馬拉斯托斯當郵差的時候一定不是這樣的，”阿拉伯特的鬱悶較為消沈下去的時候我這樣說。爲什麼他一做起軍事教練來就這樣像公牛似的？”

這問題使克路伯振作起來，特別是他聽見兵士酒館裏沒酒了。“不只熊馬拉斯托斯是這樣，他們大多都是這樣。他們一有了徽章或是帶子就變一個人了，剛像吞喫了水門汀和泥土一樣。”

“這是制服的緣故，”我說。

“粗忽地看起來是這樣，”嘉德說，預備大說一場；“但是事情的根本并不在這裏。警方說，你訓練一隻狗只喫番薯，後來你將一片肉放在牠的面前，牠立刻吞去，這是牠的天性。假如你給一個人有點權勢，他亦是這樣地吞去。人實是一隻野獸，只是將些禮節掩飾着自己，像一塊抹牛油的麪包一樣。軍隊的根基就在這裏：一個人必須比其餘的人有權。這種的制度的弱點是一個人擁有太大的權力。

一個沒委任狀的軍官苦楚兵士；一個副官苦楚一個沒委任狀的軍官，一個隊長苦楚一個副官，直到那受壓迫的人瘋起來。因為他們曉得他們可這樣做，他們立刻多少有了種種的習慣。譬方說：我們從操場裏整步回來，已極疲倦。忽然下命令要唱歌。我們很想張張我們的手臂，但是我們只得無神無彩地歌唱着。隊長立刻再下令重新回去操一點鐘來責罰我們。這有何用處呢？這只是隊長的腦子以為他有這麼大的權力。沒人敢責備他。在反面，他因範律明劇而受贊。自然這只是一極小的例子，但是所有其餘的事都是這樣。現在我問你們，在和平的時候一個人這樣橫行無所禁忌，不會被人家敲碎鼻子嗎？他只能在軍隊裏才這樣做。你們曉得他們的腦裏都有這種念頭。最糟的是一個平常的人，一旦身登龍門，立刻聲價百倍了。

“自然的，他們說軍營裏必當有節律，”克路伯沈思他隨便插一句。



“不錯，”嘉德憤怒地叫着：“他們常常這樣做。這也許是對的；但是不可成爲暴虐。但是你別想去向一個鐵匠，或是一個工人，或勞働者，這些下賤點的人說清楚給他說這樣是不對的——這就是他們能這樣的緣故。他所懂的只是他曾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當他臨到前線的時候，他以爲他所曉得無論任何種的境地都可應用了。這是可奇的，我告訴你們。在前線上他們這種平庸的下級軍官常常不會死的。真是可奇的呵！”

沒人反駁。誰都曉得兵操一臨前線才停，退後幾里又當操起來了，又有那些各種怪無意義的行禮和閱操。兵士無論何時何地都當工作，這是一條鐵般的法律。

到這裡第牙頓面孔欣喜地跳起來。他受激動得幾乎瓦解了。滿意地吶出來說：“熊馬拉斯托斯走上他的路。他到前方來了！”

熊馬拉斯托斯被第牙頓所最恨，因為從前熊氏在兵營裡教訓他的緣故。第牙頓夜裡睡着的時候濕了他的床。熊馬拉斯托斯說這是極懶惰的事，他發明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矯正教訓第牙頓。

他從鄰近的草屋裏亦找到別一個小更濕床的兵士，名瑾達范特爾，這人和第牙頓受命去睡在一處。在草屋裡有普通的床櫃，上一張下一張，鐵絲網當做床鋪。那個睡在下面的人當然是極憎惡的。第二夜他們對換，下面的人睡到上面去，那麼他就可報復了。這是一種熊馬拉斯托斯的自己教訓的制則。

雖則這種思想是下賤的。但是方法不能不算通。這種制則很使人難受，因為第一個假定就錯了：他們兩人一點都沒懶惰。不論誰看見他們枯黃帶病色的皮膚就可曉得了。這事的終末是他倆中間的一個往往寧願竊在地上，而受了寒冷。

當時海坐在他們的後面。他向我擠一擠眉，而沉思地擦着他粗大的手掌。有一次我們聚攏來過了我們的軍隊生活最快活的一天——我們受召到前線去的前一天。我們被派到一個新編的兵團裏去，但是却先調到兵營去等軍火，自然不是新添兵的屯紮營，却是在別個兵房。明天很早我們就當開拔了。在那夜裏我們預備跟熊馬拉斯托斯潑賬。

好幾個禮拜前我們都立誓過要做這樁事。克路伯想得很遠，說和平的時候，熊馬拉斯托斯再成爲一個郵差，他必要進郵政局去做熊馬拉斯托斯的上司官。他極快樂地想着他要怎樣虐待熊馬拉斯托斯。就是這個緣故，熊馬拉斯托斯壓我們不下一——我們常常想到後面這事，在戰爭明白以後，我們定要報仇。

當時我們決定要給他吃一頓打。他若認不得我們，明天早晨我們很早開拔去他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曉得他每夜所去的酒館。回到兵房來的時候，他必須獨自走着黑暗而不熟識的路。我們在一堆石頭後面等他。我帶着一條被單。我們疑惑地打抖着，希望他會獨自一個。終於我們聽見他的腳步聲，這腳步聲我們一聽就辨得出來，每天早晨他將門一拉開喊着：“起來”的腳步聲，我們已聽慣了。

“一個？”克路伯低聽地問。

“一個。”

我和第牙頓潛行過那堆石頭。

熊馬拉斯托斯像是有點高興；他唱歌着。他的帶鈕閃着光。他全無疑慮地走來。

我倆捏好那被單，很快地一跳上去，從後面將被單罩過他的頭，而拉緊來，他被纏在一隻白布袋中，手臂動也不能動。歌聲停了。這時海·威斯撒斯來了，伸開他的手臂推開我們，他自己先要來一下。他自己極滿意着，他的手臂好像船上打記號的橋。

柱一樣伸高起來。他的手像是一把土炭剷子，猛力向白布袋捶了一拳，這力量够使一隻閩牛跌下來。

熊馬拉斯托斯滾轉跌到五碼多遠的地方，開始呼救着。但是我們已預備好一塊墊子。海蹲下來走路，將墊子放在他的膝上，摸到熊馬拉斯托斯的頭就將頭壓在墊子下。他的聲音突然含糊了。海過一刻兒去讓他吸些空氣，當他大叫起來的時候又突然被壓靜了。

第牙頓將熊馬拉斯托斯的褲帶鈕解開，拖下他的褲子，當時第牙頓將鞭子咬在嘴裏。然後他站起來開始工作。

這是一張很奇異的圖畫：熊馬拉斯托斯伏在地上；海俯下身將熊馬拉斯托斯的頸挾在他的腳裏。他含恨地冷笑着，他的嘴要咬入流血地開着；熊馬拉斯托斯的抽搐，有紋線的褲，扭動的腳膝，每次的被捶打，他的小腿的下部都出顯了一種新

發明的動作。聳立在這小腿上面的是那個不知倦的像是樵夫的第牙頓。終於我們將第牙頓拉開而幹起我們的。

最後海抓住熊馬拉斯托斯站起來，幹起他最後個人的兇打。他伸開他的右手預備給熊馬拉斯托斯的耳朵很兇地一拳，像是要敲倒一顆星子似地。

熊馬拉斯托斯顛蹶着。海抓住他再站好起來。預備好給他第二次，左手猛然一擊，真是妙哉極矣，熊馬拉斯托斯哀叫一聲，四脚一齊伏下地去，他那郵差有條紋的內衣在月光中閃耀着。

我們開足速力逃走。

海再看看周圍。憤憤地，滿意地，有點不可思議地說：

“報仇是最好吃的臘腸啊。”

熊馬拉斯托斯應當快活哩；他說我們每人必須教訓別人，現在替他結果實了。我們已成為他的

定則之成功的學生。

他永遠找不出他應當向誰致謝。無論如何他得到了一條被單；因為我們過幾點鐘後再去找找看的時候，被單沒有了。

這夜的工作多少總會給我們第二天早晨的開拔得些滿意。一個溫良的老人很歡喜將“年輕的英雄”來形容我們哩。

## 四

我們被派去做鐵線網的苦工。天一黑後軍需的貨汽車就到了。我們爬上去。那時是溫暖的薄暮，黃昏的朦朧像是一條幕蓋，在這幕蓋之下我們覺得是擠做一團。只是那慳吝的牙頓給我一支香烟，然後有一點光亮。

我們擁擠地站着，肩頭碰着肩頭，車子裏一個可坐的地都沒有。但是我們沒有希望到要坐。摩勒爾的性情現在已經很好了；他穿上他的新鞋子了。車機翳翳地響着，車身碰來撞去刮辣刮辣地



弄着聲音。路已壞了，都是些窟窿。我們不敢有點光亮，所以大家都互相依扶着，常常幾乎跌下車去。無論如何，這却不能擾煩我們。假跌下去也隨它便罷；折了一隻手臂比腹上有了一個洞還好哩，一個人能因此得到再回家的機會，那真是謝天謝地啊。

在我們的後面有一輛載着一長列軍需兵的車子。他們疾駛起來，趕過了我們。我們向他們說笑，他們也笑答回來。

一面牆壁露出，這面牆是屬於臨路的一間房子。我忽然聳起我的雙耳。難道我昏迷嗎？第二次我又很清楚的聽見鵝兒們的叫聲。我向嘉德辛斯基望一望，他也向我望一望；兩人都明白。

“嘉德，我聽得這裡有些要求候補煮炒鍋的優缺的聲音呢。”

他點頭。“我們回來的時候就當注意到。我已有了牠們的數目。”

嘉德自然是會有了牠們的數目。十五英里內所有每隻鵝的脚他都曉得。

貨車開到砲兵線。大砲的上面都用些樹枝樹葉遮蓋着，像軍隊的泰勃拿格兒節的嘉宴(Tabernacles 是猶太人紀念他們曾在曠野住過的節日。在秋季)，爲的是要避免給空中的飛機探出。那些樹枝看起來很使人愛，只別躲在大砲下面就好了。

空氣，槍烟和霧攪做一團，漸漸辛酸起來。火藥的氣味使人更爲難過，弄在舌上更不可說了。砲的轟聲使我們的貨車搖擺着，轟聲的波響迴到後面去，什麼東西都搖動着。我們的面孔在看不見中改變了。其實，我們還沒到前線，只還在接應線內，可是從每人的面孔上都可看出：這是前線，現在我在前線裏了。

這並不是怕，像我們這種已成爲厚皮常來的兵士沒有什麼可怕。只有那些年輕的新兵都很驚

懼着。嘉德向他們解釋說：“這只是十二寸的大砲哩。你們先聽見墮下來然後才聽得砲聲。”

但是那些模糊的激戰着的聲音并不逼近我們。這聲音被前線各種別的響聲所壓下了。嘉德聽着：“今夜必有一次砲擊。”

我們都注意地聽着，前綫沒有停戰。“英國兵已經開火了！”克路伯說。

砲彈的爆發可以很清楚地聽見。這是我們守綫右面的英國砲隊所發的。他們早一點鐘動手。照我們的錶子他們準是十點鐘就動手的。

“他們給鬼抓了不是？”摩勒爾說，“他們的氣一定跑得太快了。”

“這裏定會有一砲擊了，我告訴你們，我的骨頭裏已覺得到。”嘉德聳聳他的肩頭。

三粒砲彈墮在我們的後面。火的濺開透過夜霧，那些碎屑隆隆翳翳地大響着。我們打顫，一想到明天早晨早早就可坐在草屋裏就快樂了。

我們的面孔并不比平常更蒼白或是更紅漲；沒較為緊張，亦沒較為軟弱——但是面孔是有變的。我們覺得我們的血觸着什麼而縮回來。話很難形容出來，這是事實。這是前線，我們自覺到是前線，因而有了這感觸。第一粒砲彈在空中響亮爆裂的時候，忽然在我們動脈的裏面，在我們的手中，在我們的眼睛中有一種緊張的期待，一種注意，一種高度的警備，一種奇異靈敏的感覺。全身都準備好一反躍。

我覺得這像是一種戰慄，顫動的空氣無聲無息地跳上來抓住我們；或者像是前線上所射出的那一種電流嚇醒我們還沒預備想到的神經中樞。

每次都是這樣。我們開拔出來做前線平庸的兵士，既不極快樂，也沒怎樣憂傷：直到一聽到第一次的砲聲，我們說話的每句都異樣了。

當時嘉德站在草屋前說：“這兒定有一次砲擊。”這只是他自己的意見，可是他若在這裏說，這

句話立刻比月光中的槍刺還要鋒利，牠掃清的思想，牠更爲刺近而向這不曉得的事說話，這使我們驚醒，這是一種昏黑糶糊的意義——“這兒必會有一砲擊。”或許這是我們內部最秘密的生命，使我們打顫和戒備起來。

在我看來前線是個不可思議的旋水池。雖我在靜水裏，離開中心點還遠，但是我覺得旋水的旋轉已慢慢地，難抵抗地，難逃脫地將我吸進去。

土地和空氣的傾流，供給我們能支持的力量——大多是從土地來的。土地對於兵士對比任何人更爲有用。當他自己蹬到地曉得是堅實的時候，當他因受彈火的死的恐怖而將他的面孔和他的四肢深葬在地之中的時候，她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母親；在她的沈靜和堅固中他消失了他的恐懼和哀叫；她保護他；延長他十秒鐘的新生命；再接收他，永遠常常接收他。

地呵！——地呵！——地呵！

地的懷抱，窟窿和洞兒，一個人可跳下來蹲着躲避！恐懼的抽搐中，死滅的招呼中，在砲彈爆裂的時候，死的哀呼中，地呵，你賜給我們有新得勝的生命，有抵抗患難的大浪。我們的生存幾乎完全被這洶湧的怒潮所刮走，從你和我們的生存才再漂回到我們的手中，你贖回我們，將我們自己也葬在你的身上，在希望的沈默的苦楚中我們的嘴唇還咬着你！

砲彈第一次轟隆隆起來的時候，在我們的身體部份我們倒退衝回一千年了。一種動物的天性驚醒我們引導我們，保護我們過危險，這並不是自覺；這種的天性比自覺快得許多，更為實在，更為不會受騙。誰也不能解釋出來這是什麼。一個人在走着路，想也沒有想，注意也沒注意；——突然地伏倒在地上，一陣的砲屑無害地飛過他；——雖則他記不起去聽見砲聲來了沒有，或是想一想

後才躺下去。但是設若他丟棄了這天性的激動，他現在已是一堆碎肉了。就是這我們的天性，這天性會擲我們到地上去而保全我們，一點也不給我們知道是什麼緣故。假如不是這樣，從佛蘭達到窩日別想會有一個活人存在。

我們整隊走來，壞脾氣和好性情的兵士都有一——他們到前線界線的地方，一過這界線我們立刻就成爲人類的牲畜了。

我們走進一個很窮陋的樹林。一兜過那些湯廚房，在樹木遮蓋之下我們就爬出車來。貨汽車開回去。車子明天早晨天未亮的時候就會再來載我們回去。

槍砲的霧和烟遍地彌漫得有人的胸膛一樣高。蒼白的月色照着。路傍有軍隊整步走過來。他們的首鎧在月光中溫和地閃耀。人頭和來福槍從白霧中突出來，那些人頭只是搖着擺着，做那些靠

### 槍的工具。

漸漸來霧漸少了。人頭才看得出形來：衣裳，褲子，鞋子漸漸地從霧中出現，像是從一個牛乳池出來一樣。他們成爲一縱隊。這縱整步走向前去，直直向前，漸漸地只可見一羣兵了，看不清一個一個，黑暗的楔子擠進前去，在牛乳池上幻想地傾流出些人頭和兵器來。一縱隊——沒半個人。

槍和軍需的馬車開向一條小徑去。月光照在馬背上，馬兒的行動很是美麗，牠們抬上抬下牠們的頭，牠們的眼睛發亮。槍砲和馬車在月光沈暗的背境前模糊地浮動着，那些戴着鐵鎧子的騎兵很像是已忘了的時代的武士；這種境像極奇麗，極迷人。

我們擠向工兵場去。我們有的肩頭抬着尖形和捩曲的鐵條；有的將光滑的鐵條穿過整捲的鐵線而抬着走。這是種可怕的極重的重負。

土地愈來愈壞。最前頭的人警戒喊說：“注意，



左邊有深的砲洞”——“當心，戰壕阿”——

我們的眼睛注意望着前面，我們的脚和棍子先點點前面的地然後全身的重量才敢踏上去。突然這行人停滯起來；我的面孔猛撞到前面那個人所抬着的鐵線上；我咒罵起來。

路上有些破砲彈所毀破的貨車。又一個命令：“香烟和烟管留下。”我們漸漸走近戰線。

當時已是極黑了。我們一兜過小樹林，前線立刻在我們前面了。

一種不定常變的紅光瀰漫着天空的這一邊到那一邊。這種紅光是永遠動着的，點綴着些從砲隊的大砲所發出來的火光。光亮的砲球濺上去比這紅光還高，銀色紅色的球彈爆裂開像落雨似地墮下紅色，白色，青色的星兒。注火的火綫衝上天去。像一把絲雨傘似地閉攏着，慢慢地墮下去。這種的火綫照亮所有的東西，像日裏一樣光亮，火綫照到我們，我們看得出地上我們的影子很鮮明的。

輪廓 火燄在未爆裂以前遲留在空中一分鐘。突然又有一顆新的火燄衝到天上來，又是青的，紅的，和藍色的星兒。

“砲擊呵，”嘉德說。

激烈的槍聲被一種單純沈重的轟聲所壓下，然後再分開為不統一的轟聲。機關槍刮辣刮辣地響着。在我們上面的空氣中生出不見急速的變動，轟聲，沸聲，和絲聲這些都是小砲彈；——牠們的中間挾着些大砲和重砲，整夜像風琴似的旁旁的轟聲。這些大砲發出一種低啞，遙遙的轟聲，像是一隻發春情的牡牛，將較為小點的砲彈的轟聲和響聲壓下去。我聽到這聲音的時候，使我憶起整羣的野鴿。去年秋天野鴿們天天在砲彈中飛去。

電光開始掃射着黑暗的天空。牠們像一條漸漸尖細很大的尺刮過天空。有一條電光暫停起來，而抖戰一刻兒。突然在牠的後面又有一條；一隻黑蟲被牠們所抓住，那黑蟲想要逃脫——黑蟲是飛

機手。他逡巡着，因為盲目了而跌下來。

在那地方我們釘好了鐵樁。兩人抬着一捲鐵線，別人來鋪開牠。鐵絲極硬，硬得使人吃驚，並且有極密的大鐵釘。我常常不去鋪開牠，因為那會破傷我的手。

過了幾點鐘後。但是距離貨車的開來還要過些時候。我們大部份的兵士都躺下來睡。我亦想睡。可是太冷。近海睡着的人每每會被寒冷所醒來。

有一次我睡去。忽然醒來，不曉得我是在那裏。我看看天空的星兒，我又看見天上的火焰，在一瞬之中我以為是在一團會中打盹的。我不曉得現在是早晨還是薄暮，我躺在淡光蒼白的搖籃中，聽着那些漸漸來的溫柔的低語，很輕和很親近——我哭了嗎？我將手摸摸眼睛看，多麼奇異的華呵，難道我是個孩子嗎？柔滑的皮膚；——只

是一秒鐘前是的，後來我認得出黑暗裏嘉德辛斯基的半面。這位老兵坐着很安靜地吸着他的烟管——自然這是私留下的。當他看見我醒來的時候他說：“使你吃一驚不是。那砲彈只是像鼻罩一樣大，溜過這裏墮到樹林裏去了。”

我坐起來，我覺得自己怪孤寂。有嘉德在這兒就好了。他沈思地望着前線說：

“假如不是這麼危險，倒是極好玩的放烟火呵。”

一顆砲彈墮在我們的後面。兩個新兵驚惶地跳起來。兩三分鐘後又來了一顆，這次更近。嘉德弄掉他的烟管說“將要大戰了”

大戰真是來了。我們盡我們所能的快爬開。再一顆的墮下差我們只一點點。兩個兵士喊出來。青色的火燄射到近天的地平線，砲隊前掃了。泥土濺得很高，碎塊簌簌地飛過，砲彈的炸裂一過後，刮刮刮的槍聲便就又聽見了。

在我們的後面躺着一個極戰慄着純黃的頭髮的新兵。他將他的面孔掩在手中。他的首鎧跌下。我摸到那首鎧試想再戴在他的頭上。他抬起頭來看，推開那頂首鎧，像個孩子似地爬近來投在我的手臂上，將他的頭靠近我的胸膛。那小肩頭聳起着。剛像堪墨爾契的肩頭一樣。我任他這樣做。所以那頂首鎧也只好利用去罩在他的屁股上：——這不是弄玩，却是合理的，因為那時屁股是他全身最高的部份。雖則這兒有許多肉，喫到一顆子彈那却是鬼咬着一樣痛苦呢。除此以外，那受傷的在醫院裏必須整月地以腹靠床伏睡着，後來一定會有一隻脚是跛的。

礮彈定有使誰都大大的喫苦。在礮彈炸裂之中，可聽得哀叫的聲音。

後來較為安靜一點。流火飛過我們溜向後方接應綫去。我們冒險一看。紅色的火焰射向天上來。大戰顯明地是要到了。

我們那個地方很平靜。我坐起來搖搖這新兵的肩頭。“都過去了，孩子！這時很平靜了。”

他昏迷地看看四圍。“你立刻就會有用到牠，”我告訴他

他看看他的首鎧而戴上去。他漸漸地恢復知覺。突然他的面孔漲紅，困惱似地。他小心地將手按着他的屁股，憂鬱地看看我。

我立刻明白這是：槍懼。可是這却不是我將首鎧放在他的屁股上的理由。“這並不什麼可羞的，”我再向他說：“你以前還有許多人在第一次進攻的時候都是滿褲子哩。到這樹林後去，將你受了驚所弄出來的東西弄掉去。沿着——”

他去了。現在較為平靜一點，可是哀叫的聲音並沒有歇。“阿拉伯特，有了什麼事？”我問。

“有兩縱隊的兵士從這兒過，受砲彈炸得很兇。”

哀叫繼續下去。這并不是人，他們不能叫得這麼悲慘。

“傷馬，”嘉德說。

這種的聲音真是忍不過。這是全世界的哀叫，殉難者的悲號，瀰着痛苦，充着恐懼和呻吟。

我們的面孔變成白色。地達琳站起來。“天！天呵！射死牠們！”

他是一個農夫，異常地愛馬。幾乎是愛得入骨了。這時候那些槍砲像是故意地暫歇下來。馬兒的哀叫更爲響亮。這時候在這平靜，銀色的深夜誰也認不清聲音是從那兒來；鬼似地隱沒着，各處都是這聲音，在天與地之中這聲音是無限的，是最偉大的。地達琳憤憤地嚷出來說：“射牠們，射牠們，你們不肯嗎？你們這些人真可咒詛。”

“人比牠們還要緊哩，”嘉德安靜地說。

我們站起來想看那聲音是從那一方面來的。設若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動物，我們還可忍耐得過

一點。摩勒爾有一個望遠鏡。我們看見一羣黑暗擡着台床的人，旁邊又有更大的一黑羣在走動着。那些黑羣就是傷馬。但是并不都是。有的相離很遠地疾跑着，跌下來，後來又跑得更遠去。有一隻馬的肚子裂開了，裏面的臟腑都蕩出來。牠起初被自己的臟腑所纏住跌下去。後來又站起來。

地達琳舉起他的槍瞄準想要開去。嘉德將他的槍管弄歪去。“你瘋了嗎——？”

地達琳打着顫將他的來福槍丟到地上去。

我們傾着耳朵注意聽地坐着。可是那求救的聲音，呻吟和哀叫穿透着我們，聲音穿透了各處。

什麼我們幾乎都得忍住。但是現在洋兒湧上我們。我們必須起來跑開，不管什麼地方，只要可聽不見這聲音的地方。但是這並不是人，只是馬哩。

那些黑羣的抬床一再移開後。射擊的槍聲響了。那黑羣的馬更爲哀慘地叫着，漸漸少了。最



後！但是還不是最末。人很難追得那些受苦飛似地疾跑着的傷馬，牠們闊開着的嘴充滿着痛苦。有一個兵士蹲下來，一槍——一隻馬跌到了——又一槍。最後一隻馬將前腳載着全身的力量，而以前腳拉着自己像快樂圈似地兜一圓圈；牠蹲踞着，只是用僵直的前腳來拉自己兜圈子，很顯明的，牠的背椎骨是斷了。那兵士跑起來射牠。牠漸漸地跌下，躺在地上去。

我們將按在我們耳朵上的手放下來。哀叫的聲音靜了，只有一種拉長的，死的嘆息還在空氣中。

這時候再有的只是紅色的火燄，砲彈的熱氣，和那些星兒——牠們都極奇異地映照著。

地達琳走上走下的咒罵着：“牠們曾做過什麼有害的事。”他即刻再說到馬。他的聲音抖動着幾乎是有權威似地，“我告訴你們，在戰爭中用馬是最鄙劣的事。”

我們走回去。這是我們回到等貨車的地方的時候。天較爲亮些。現在是早晨三點鐘了。新鮮的微風吹來，使人覺得寒冷，灰白的時候，我們的面孔也都灰白了。

我們一列人跋涉地穿過戰壕和炸洞而重新回到霧的分界線來。嘉德辛斯基很不安似地，這是一個惡兆。

“嘉德，什麼呀？”克路伯問。

“我希望我能回家去。”他所說的家是指兵營的那些茅屋。

“沒少多時候就可以了，嘉德”

他的神經過敏。“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們走到交通戰壕，一出這裏就是露天的地方了。小樹林再出現；這處每尺地方我們都很熟識。這兒是墓地，有土塚和黑十字架。

這時候我們的後面砲彈又響了起來，轟聲，隆聲都有。

我們立刻全身伏向地去——一堆火燄射到我們前面一碼遠的地方。

一分鐘後，又一個砲彈炸裂，樹林的一部份被濺得慢慢地升到空中去；三四株樹在空中飛舞着；然後被壓為碎片。砲彈開始像保安瓣似地發發響着——危險的砲火呀——

“我可以躲的地方呀！”有人嚷着——“躲呵！”

這兒的土是平的，樹林太遠，並且是極危險——唯一可躲的地方只是墓地和塚堆。我們蹣跚地衝過去，在黑暗中每個人都無精神似地黏貼在塚堆後面。

即刻。黑暗瘋起來了。牠高升着，和怒憤着。比夜更暗的黑暗用着巨漢的闊步衝趕着我們，衝過了我們而離開去了。砲彈炸裂的火燄映亮了整個的墓場。

這兒沒其它可逃的地方。從這砲彈的映光中，我試想看看那邊地上怎樣。牠們是個波浪洶湧的

大海，從那砲彈炸裂出來的許多火燄刀，像流水似地傾流疾躍着。無論誰要去破壞這個大海都是不可能的。

樹林毀滅了，牠被研壓得粉碎，我們必須留在這裏場裏。

土地在我們的前面炸開。天空下雨似地落着波塊。我覺得我受了一重擊。我的衣袖被一顆砲彈的碎屑所撕裂了去。我合攏我的手掌。沒有苦痛。可是這還不能使我十分相信哩：傷到過後才會痛的。我摩遍我的手臂。只是受擦過。但還是安全的。現在在我的頭上又是一重擊，我開始失去了知覺。有種念頭像電光一樣快地向我說：“別昏去，穿進泥濘的墳裏去，立刻再穿出來。一塊砲彈的碎屑研一研我的首鏡，可是那碎屑飛得太遠，不能穿進首鏡來。我拭開眼睛上的泥土。在我的前面炸開一個洞。砲彈很少會再墮到前次所炸的地方，我必當爬進去。我一跳躺在地上，像一條魚一樣地平

直：轟聲又來了，我立刻蹲做一團，摸搜着可遮蓋的東西，摸到些東西在左邊，我伸手推着看，却推開了，我呻吟着，地跳躍着，在我的耳中有極大的轟聲，我爬到那退讓的東西的下面去，將牠來遮蓋我，拉牠來蓋我，牠是木的，布的，遮蓋，遮蓋，遮蓋，抵當噼噼響着的碎屑的不幸的遮蓋啊。

我睜開眼睛——我的手指抓住一個袖口，一支手臂。一個受傷的人嗎？我向他噓着——沒回答——一個死人呵。我的手再摸索過去，摸到了些木屑——現在我又記起我們是躺在墓場裏哩。

可是砲彈的響音比什麼都兇猛。牠掃掉人們的知覺，我只是更爬進棺木裏去，牠能保護我，特別就是死自己也躲在這裡的。

在我的前面張開着一炸裂洞的口。我的眼睛像手一樣地抓住這個洞。我一跳定可進去。一進去，我的面孔受了一下急打，一隻手抓緊我的肩頭——死人復活嗎？——那隻手向我搖搖，我回轉

頭，第二次火光一亮的時候，我一看是嘉德辛斯基的面孔，他闊開着口向我嚷着。我一點也聽不見，他搖着我將我拉近他，在砲彈聲稍爲平靜的一刻兒間，他的聲音我聽見了“毒氣——毒毒氣——毒毒毒氣——傳過去呵。”

我急急找着我的毒氣罩。離開我不遠的地方躺着一個兵。我想不到別的，只是：這人必當曉得：毒毒毒氣——毒毒毒氣——

我喚，我靠近他，我將我的布袋掃打他，他並不看——一次再一次——他只是更爲緊縮着——他是一個新兵——我失望地望着嘉德，他已帶好毒氣罩——我也帶上了，我的首鎧滑過我的面孔垂到一旁去，我爬近那人，他的布袋放在靠近我的這一邊，我抓牢那面罩罩在他面上，他明白，我任他去，一跳重新落進炸裂洞來。

毒氣砲沈鬱的聲音混雜着很高的炸砲暴烈的響聲。在這些砲彈的爆裂中有鐘聲，鑼聲，和各

種金器都響着，警戒每個兵士——毒氣——毒氣——毒毒氣。

一個人跳到我的後面來，又有一個。我拭去了我毒氣罩的眼鏡上的濕氣。然後看清洞裏有嘉德，克路伯和別一個兵士。我們四個人極沈重，極注意的疑惑中躺着，盡我們所能的極輕地呼吸着。

起初這幾分鐘從這面罩決定生與死：面罩有極緊密地織過嗎？我記起在醫院裏那種極可怕的形狀：受毒氣的病人整天悶氣着而吐出他們燒焦的肺的凝結塊。

我極小心地將嘴貼在一個瓣上呼吸着。毒氣還是遍地蔓延着，而沈到所有的窟窿裏去。牠像一條柔軟的大海蜇流進我們的炸裂洞，而在這裏面淫惡地偃臥着，我拿肘撞一撞嘉德，爬出洞去躺在上面，比留在這毒氣會愈聚愈多的洞裏好得許多。可是在我們還沒這樣做以前，第二次的砲擊又開

始了。現在好像砲彈並不響了；只像土地牠自己憤怒起來。

磅礫一聲，有些黑的東西壓在我們的身上。這一墮下剛在我們的後面；一個棺木彈了上去。

我看見嘉德爬着，我也就跟着爬過去。那是棺木擊到我們洞裡的第四個人伸張的手臂。他試想用他別一隻手撕開他的毒氣罩。克路伯剛剛來得及阻止，將他的手緊旋到他的背後去，很緊地捏住。

嘉德和我起手想使他受傷的手臂不受壓着。棺蓋早已弛鬆和爆開，我們能很容易地拉開牠，我們抬尸首出來將牠擲到這炸裂洞的底下去，然後我們開始弄鬆棺木底下的部份。

幸得那人昏去，克路伯可以來幫忙我們。我們並不當心什麼了，只是工作下去直到棺木鬆開了，我們在一把我們用來撬鬆棺木的鏟子前喘一口長氣。



天稍爲亮點。嘉德拿了棺木的碎片放在那碎裂的手臂下，我們扯出我們所有的傷布來包。這時候我們不能再做什麼了。

在毒氣罩內我的頭旁旁地響着和隆隆地轟着——這是逼近的爆烈。我的肺部緊張着，因為牠們只是吸着這些同樣熱的空氣，我的太陽穴的動脈漲起來，我覺得是要悶死了。

一線灰色的光漏進洞來。我爬出炸裂洞的口。在污穢模糊的光中躺着一隻被斫裂的腳；靴子還全着，我一看將這些都看到了。現在在幾碼遠的地方有人站着。我拭拭眼鏡，在我激動的時候眼鏡立刻又再暗昧了。我偷望出去，那人并沒戴上他的面罩。

我等幾秒——他并沒軟弱下去——他看看周圍而有點快走起來——我的喉嚨裡噁咕地響着，我扯開我的面罩跌下去，空氣像冷水似地傾流進我，我的眼睛爆烈着，水浪掩沒我和撲滅我。

礮彈停止了。我勉強拖動我自己到礮洞口，告訴其餘的人。他們拿掉他們的面罩。我們抬着那個受傷的人，一個去扶着他那受割裂了的手臂。那麼我們就蹣跚着很快地走開。

墓場已是一堆破裂的泥土。棺木和死尸撒滿在各處。他們都已再被殺死一次；可是每個死尸都跳起來保護我們中間的一個呢。

圍牆已破壞了，輕便車的鐵軌已成爲大拱環僵僵地聳立着。有人騎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停下來；克路伯單和那受傷的人走向前去。

躺在地上的人是個新兵。他的後臀都是血；他異常地乏力，我摸摸我那盛着甜酒和茶的水瓶。嘉德阻止我的手而俯下去問道：

“同伴，你那兒受傷？”

他的眼睛動一動。他已疲弱得不能回答了。

我們小心地割開他的褲子。他呻吟着：“輕

點，輕一點，最好是——”

設若他的胃部受傷，一定不可以喝任何東西。他沒有嘔吐，這是個好兆。我們將他的後臀裸露出來。那只是一堆碎肉和骨屑。骨節已受重擊。這孩子再也不能走路了。

我將一隻濕水的指頭去濕濕他的太陽穴，然後給他痛飲一陣。他的眼睛能轉動了。到這時候我們才看見他的右手也是一樣地湧流着血。

嘉德盡他所能的展開那兩束的布，可是這些布才够去蓋好那傷口。我找着有什麼東西可以做鬆軟的纏它的藥布。我們一點也找不到，所以我只能再裂開那傷兵的褲，直到可用到他內褲的一片做藥布。但是他並沒有穿內褲。我向他仔細一看。他就是剛才那個黃頭髮的孩子呀。

在這時候嘉德已從一個死人的袋子裡拿出一塊傷藥布，我們很小心地纏包着那傷口。

我向那個呆呆看着我們的孩子說：“我們現

在去找一張抬床來——”

他開起他的嘴低語說：“留在這兒——”

“我們立刻就轉回來，”嘉德說。“我們只是要替你找一張抬床呵。”

我們不知道他懂不懂。他像一個孩子似地啜泣着和急扯着我們：“別離開去——”

嘉德看看周圍低聲說：“我們不拿起一支手槍給他完給嗎？”

這個孩子一定很難活到到醫院以前，最多也只能活幾天。他以前所受過的比起現在他的死并沒什麼。現在他還麻木着，不覺得痛。在一點鐘內他一定會成爲受極重的痛苦哀叫着的一捆。每天他所能活着的只是在呻吟着的痛苦中。他的受苦誰也不會除他——

我點頭。“不錯，嘉德，我們必須將他從苦難中救出來。”

他站了一刻兒。已決心了。我們看看周圍——

可是現在并不只是我們兩人了，一小羣的人漸漸聚攏來，炸裂洞和戰壕都露出些人頭來。

我們找到了一個抬床。

嘉德搖着他的頭。“這樣一個小孩子——”他反覆地說：“幼稚愚蠢——”

我們所受的損失比我們所料想的還少——五個兵士死，八個受傷。這實是一次短短的瞰攻。我們其中的兩個死躺在翻開的墓上。我們只是將土掩上去就是了。

我們走回來。我們擠成一縱列一個跟着一個沈默地急走着。傷兵送到醫院裏去。早晨很暗昧。抬病床的人嚷着號數和票子，傷兵啜泣着。將要下雨了。

一點鐘後我們走到我們的貨車旁，爬上去。現在比前一次來的時候較為有空位了。

雨漸漸大了。我們拿出我們的油布鋪在我們

的上頭，雨的落的落地打下來，像流水似地湧下車邊。貨車顛來顛去地開過那些窟窿，我們撞前撞後地打盹着。

貨車前有兩個人拿着很長的竹叉。他倆注意着那些橫在路上極密的電話鐵線，這種鐵線很容易抓掉了我們的頭。那兩個人在正好的時候叉開牠們，其餘的仍舊留着。我們在打盹中聽見他倆的喊聲：“當心——鐵線——，”縮縮腳膝而又再伸直去。

貨車單調地擺動着，單調的警戒的喊着。雨單調地下着。雨打在我們的頭上，也打在那些戰線上死兵的頭上，打在那傷口比他後臀還大的新兵的身上；打在堪墨爾契的墓上；打在我們的心上。

不曉得在那裏忽然有一個礮彈爆裂的響聲。我們畏縮着，我們的眼睛緊張起來，我們的手都預備好想跳過車邊而墮進路旁的溝中去。

可是響聲不久就歇了——只是那單調的喊聲：“當心——鐵線，”——我們的脚一曲——又打起盹來了。

## 五

一個人有數百隻木虱的時候，一隻一隻來弄殺掉實是極極討厭的事。這種小畜牲極堅硬，永遠用着一個人的手指甲來擠死，不一刻兒就疲倦了。所以第牙頓在根燭頭的光下用一條鐵絲來弄開一個靴油罐蓋。木虱們只需放進這小罐蓋裏去。克喇地一聲牠們都被厭死了！

我們圍攏着坐，我們的內衣放在我們的膝上，在溫暖的空氣中我們的身體赤露着，而手兒工作起來。每有一種特別很好記號的木虱：牠們的頭上



都有個紅十字架，他說這是從Thourhout醫院帶出來的，他們在那兒服侍着一個外科軍醫長。他說他要將那些在罐蓋裏漸漸溶成的油來擦他的鞋子，他自以為是好笑而大笑了半點鐘。

可是我們今天並沒大成功；我們過於懸念到別種事情。

流言證實了。熊馬拉斯托斯已經來了。他昨天就出顯；我們已聽到那很熟識的聲音。他在後方的新犖的兵地場對待兩個年輕的新兵太過於苛刻，他一點也不曉得有個本地的縣長的兒子在看着。這樣他的結局到了。

在這裏他一定會碰到些奇異的事情。第牙頓整一點鐘他想着要用什麼話來對他說。海沈思地望望他那對大的拳頭向我擠擠眼睛。那次的痛打是他一生最高興的打人。他告訴我說他常常還做着夢哩。克路伯和摩勒爾亦自得意着。不曉得克路伯從那裏裝滿一食罐的豆，或者是從工兵的廚房

裡拿來的。摩勒爾饑餓地斜着眼睛看那些豆，但是他抑壓自己說：“阿拉伯特，假如忽然再和平了，你要做什麼呵？”

“不會有的哩，”阿拉伯特鈍鈍地說。

“好，假如會有一——”摩勒爾固執地說，“你要怎樣做呢？”

“離開這裏呀！”克路伯咆哮起來。

“自然的。可是以後呢？”

“喝酒，”阿拉伯特說。

“胡說，我是嚴正——”

“我也是這樣，”克路伯說，“還有什麼可做呢？”

嘉德覺得有趣起來。他向克路伯的豆罐抽稅，吞了些，然後想一刻兒才說出：“自然你必當先喝酒，但是後來你必會搭上了第二次的火車回家看母親去。和平的時候，喂，阿拉伯特——”

他在他油膩的衣裳裏摸索着一本雜記簿，要

找到一張照片，突然他將這照片抽出給四圍的人都看到。“我親愛的親人呵！”他再拿回去放在雜記簿裏，咒罵：說“邪惡的木虱戰——”

“你說起來很好呵，”我向他說。“你有一個妻子和孩子們。”

“不錯”他點頭，“我應當照顧她們看看是否有東西喫。”

我們笑着。“她們不會缺乏的，嘉德，你一定會尋找到食物的。”

摩勒爾不滿意，還不安靜。他推醒做夢着的海·威斯撒斯。“海，假如是和平的時候，你要怎樣做呢？”

“你這樣向人家說話只好拿屁股給人踢，”我說。“怎樣會有和平的時候呢？”

“牛糞怎麼會跑到屋頂上去呢？”摩勒爾簡晰地反駁着，立刻再轉向海·威斯撒斯去。

這使海很討厭。他搖着他那雀斑的面孔說：

“你是說戰爭完結以後嗎？”

“正是不錯。你說吧。”

“得，自然是有婦人的呀？”——他舐一舐他的嘴唇。

“自然會有的。”

“天也說是，”海說，他的面孔發亮起來，“那麼我就去搶得一個肥壯的女人，是一個實在的廚房手，並且還有許多的錢，你們曉得的，我就一直跳上床去。孩子們啊，只想一想一張實是烏毛的床，鋪着彈性的臥褥；一星期內我再也不穿上褲子。”

誰都沈默着。這張圖畫太好了。我們的皮膚有種麻酸的感覺。最後摩勒爾振作他自己起來說。

“以後呢？”

歇一刻兒。海較為拙笨地說：“假如我是一個無委任狀的軍官，我留在軍隊中跟普魯士兵一樣地服務到我職務的時間完結。”

“海，實實在在的，你瘋了！”我說。

“你會掘過泥炭嗎？”他平氣地反駁。“你試做看看罷。”

說完，他就從他的靴頂上扯出一把食匙伸向克路伯的食罐裡去。

“那工作不會比掘戰壕更苦，”我冒險說出來。

海咀嚼着食物譏笑說“那工作比起來還較為久。并且常常有不能再出來的事發生。”

“但是，同伴，在家裏實在是好得多呢。”

“有幾方面是的”，他說，開起口來沈入於日夢了。

你可看出他所想的。他所想的是些在澤地上的草屋，在炎陽中從早晨到夜裏在野草叢生的地上辛苦工作着，那不幸的正錢，那污穢的工衣。

“平靜的時候軍隊裏什麼也不會來喧擾你，”他繼續下去，“每天你可以得到些食物，假如不然你就吵起來，你有一張牀，完全像是個上流人一樣地

每星期換襯衣一次，你做着你無委任狀的軍官的工作，你可以有一副很好的衣裳；夜裏你是個自由的人，可以到酒館裏去。”

海奇異的說出他的意見，他已愛上了。

“當你服務過十二年後，你領了你的養老金而成個鄉村的警察，整天可以在各處閒蕩着。”

他說得正是起勁。“你想那樣你就會受那樣的接待。這兒多點，那兒少點。誰都會待一個警察很好。”

“可是你永遠不能做無委任狀的軍官呵，海。”嘉德截斷。

海憂愁地看着他，沈默着。他所想的依舊繼續下去，在秋天清明的薄暮散步着；星期日在草埔上；鄉村的鐘聲，在下午和薄暮的時候跟婢女調笑，煎炒的醃肉和大麥，夜裏不必去服務的時候，在村中的酒店——

所有這些夢他都能斷接地做着；他只是嗚呼

地說：“你所問的是多麼一個蠢問呵。”

他將他的內衣套過他的頭，鈕着他的寬衫的鈕子。

“你呢，第牙頓，”克路伯問。

第牙頓所想只是一件事，“到那時候熊馬拉斯托斯就別經過我的面前。”

很顯明地，他像是要將熊馬拉斯托斯關在一個山洞裏，每天早晨受他的棍所重打。克路伯却很和緩地說：“假如我處在你的位置，我一定要成爲一個副官。然後你可以百般磨折他，直到他屁股的水也滾沸起來。”

“地達琳，你呢？”摩勒爾像一個審查官似地問着。他生成是個教師，滿肚子都是問題。

地達琳很少說話。但是這事他却談了。他望着天空只說一句話：“我一直回去收獲。”

他站起來走開去了。他的妻子必須來看顧那些田園。國家已拿了他的兩隻馬。他每天看着送來

的新聞紙，看着奧拉頓堡他的一小角是否有下雨。她們沒將乾草搬進去哩。

在這時候，熊馬拉斯托斯出顯了。他一直走近我們這羣的人。第牙頓的面孔轉紅。在窘迫中他俯身於草上，閉了他的眼睛。

熊馬拉斯托斯有點躊躇，他的脚步漸慢。忽又整步走近我們。大家并沒站起來，動也不動。克路伯趣味地看着他。

他繼續站在我們面前等着。誰也不響，他突出一聲“好？”

過了兩三秒鐘。很顯明地，熊馬拉斯托斯不知道當怎樣做。他很想使我們都站起來跑。但是他好像已曉得這兒是前線，不是一個閱兵場。他再試試看，向我們中間的一個說話，希望可得些回答。克路伯離他最近，那麼他就向克路伯下些恩惠。

“好，你也在這裏嗎？”

可是阿拉伯特並不是他的朋友。“我想我比你



早來一點，”他彈過去。

紅巖一聲：“你一點也認不得我嗎？”

現在第牙頓睜開眼睛來。“我認得的。”

熊馬拉斯托斯轉向他：“第牙頓，是嗎？”

第牙頓抬起他的頭。“你曉得你自己是什麼嗎？”

熊馬拉斯托斯不知所措。“我們幾時這樣親熱呀？我記不起我們曾睡在同一條溝裏？”

這種的形勢他實沒有法子。他想不到有這樣坦然的仇視。但是他留心哩：有人會悄悄地告訴他一槍會向後面開來。

關於這溝的事使第牙頓瘋得幾乎聰明起來：“沒有。只有你一人睡在那裏。”

熊馬拉斯托斯開始激怒起來。可是第牙頓搶向前。他必須洗掉些侮辱：“你要曉得你是什麼嗎？一隻污穢的鄙漢，這就是你。我好久就等待着要告訴你。

他唾出：“污穢的鄙漢！”的時候，幾月來的滿意在他沈鬱的豬眼中閃耀着了。

現在熊馬拉斯托斯也氣起來了。“這是什麼，你這糞漢，你是像污穢的泥土的強盜嗎？站起來，你的上級軍官向你說話的時候，兩腳必須立正。”

第牙頓嚴重地以目示意。“熊馬拉斯托斯你自己也當走走跳跳。”

熊馬拉斯托斯是一本軍隊紀律的書。就是侮辱到德王體撒也不至於如此。“第牙頓，我命令你，我以你上級軍官的資格發令道：站起來！”

“隨你意嗎？”第牙頓問。

“你聽不聽命令？”

第牙頓用一句很著名的古典的辭句回答。說不曉得。

同時他連放幾個屁。

“我必須按軍法辦理你，”熊馬拉斯托斯大怒。我們看見他走向隊中本部去。海和第牙頓像

個拙泥炭夫大笑起來。海笑得他的牙床歪了，突然站起來，他的嘴無法子地闔開着。阿拉伯特向嘴猛打一拳使嘴復原。

嘉德憂慮着：“假如他去報告，那可就糟了。”

“你以為一定這樣做嗎？”第牙頓問。

“必定的”我說。

“最少你會被關五天，”嘉德說。

這並不會使第牙頓憂慮。“五天的受難扣就是五天的休息。”

“假如他們送你到福特拉斯去呢？”顧慮周到的摩勒爾這樣說。

“得，我一被關，戰爭便與我無關了。”

第牙頓是個樂天的人。他一點也不憂慮。他和海，里亞走開去，這麼一來在第一次激動中他們才可找不到他。

摩勒爾還不满意。他再抓住克路伯。

“阿拉伯特，假如現在你真的在家裏了，你要怎樣做呀？”

克路伯現在滿意了，較為將就地說：

“我們這一班確實還有幾人呢？”

我們計算起：二十個中七個死去，四個受傷，一個在瘋入院。這二十個都是兵士。

“我們有三個是副官，”摩勒爾說。“你看他們還肯受堪都拉克的責罵約束嗎？”

我們猜想一定不肯：就是我們也不肯哩。

“‘威廉故事’的三問題你解釋得出嗎？”克路伯追憶地說，大笑起來。

“Gottingen 詩會的宗旨是什麼？”摩勒爾突然嚴肅地問。

“禿頭查理有幾個孩子呢？”我溫和地截進去。

“波墨兒，你一生一定無用，”摩勒爾幾哩咕嚕。

“沙拿戰爭幾時呢？”克路伯想要知道。

“你沒專心讀書，克路伯，坐下來，扣三——”  
我擠一擠眉。

“Lycurgus 所論起的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什麼？”摩勒爾問；裝做拿開他的夾鼻眼鏡。

“那一個對：‘我們德國人敬畏上帝，全世界裏別的都不怕’，或是：‘我們，德國人，敬畏上帝——’”我附和着。

“瑪拉旁恩有多少的住民？”摩勒爾問。

“這個你也不曉得，你一生會能成就什麼事業？”我熱切地問着阿拉伯特。

他搶上去：“‘聯合’怎樣解說？”

這些垃圾我們大約還能記起些。無論如何，這些垃圾對於我們一點也無用。在學校裡沒人會教我們在暴雨中怎樣點烟，或是濕木怎樣可用來燒火——更不要說到怎樣最好當將一支槍刺刺進肚子裡，因為這裡不會不能再拔出來，像在膏下——

樣。

摩勒爾沈思地說：“我們再回去坐在課室裡，有何用處！”

我說這離題了。“我們必須要有一種特別的試驗。”

“這應當有預備的。假如你經過了，以後你怎樣呢？學生生活是不是比別種生活好些。假如你沒錢，你必須像惡魔似地工作起來。”

“學生生活是好些。可是在學校裏他們所教你們的都是些腐爛的垃圾。”

克路伯袒護我：“一個人到過這裏來了，所有這些事還能看為嚴重嗎？”

“可是你還當找一種行業呵，”摩勒爾堅執着，好像他就是堪都拉克。

阿拉伯特用一把刀子削着指甲。這種的閒情逸致我們很奇異。其實他却很憂慮。他丟開刀子繼續說下去道：“這不錯。嘉德，地達琳，和海淀會同

去幹他們的職業，因為他們早已有了。熊馬拉拉斯托斯也是這樣。但是我們都沒有。我們戰後仍舊是這樣嗎？”——他做一個跑向前線的姿勢。

“我們私下賺了些錢，那麼我們就可以住在樹林中了，”我說，但是立刻覺得這種荒謬的意見異常可愧。

“我們回去的時候確實會有什麼事呢？”摩勒爾很想知道，他也憂慮起來了。

克路伯聳一聳肩。“我不覺得。我們能回家去，然後再找罷。”

我們完全無把握。“我們能做什麼？”我問。

“什麼我都不做，”克路伯討厭地回答。“你有一天必會死去，還幹什麼鳥？我不想我們能回去哩。”

“阿拉伯特，當我想到的時候，”過一刻兒，我滾轉着身說，“當我們聽見和平的時候，這幾字，牠躍到我的腦子裏去，假如和平真到了，我想我會做

些想不到的事——你曉得那些事是值得我們躺在這裏談論的。但是我什麼也不會想。我所知道的只是些關於職業，研究，和做奴隸這一類的事——這使我生病，常常是極惹人厭的。我什麼都不曉得，——我完全不曉得，阿拉伯特。”

立刻所有的每事我都覺得困惱和無望了。

克路伯也覺得。“這使我們都異常地窮困。在家的時候誰也想不到這事。兩年中的砲火和炸彈——一個人不能像脫短襪似地擺脫這些呵。

我們同意說每個人都是這樣，並不只是我們這裡，各處各個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都是這樣；有的憂慮些，存的較為不憂慮。這是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公共的運命。

阿拉伯特說：“戰爭將我們的每椿事都破壞了。”

他是對的。我們已不是青年了。我們不願意冒險浪去走世界的路。我們逃避着。我們飛離開我們



自己。離開我們的生活。我們十八歲剛開始要愛生命和世界；我們却必須將牠射得粉碎。第一顆炸彈，第一次砲彈的炸烈，在我們底心裏爆開。我們已被削劫了活潑，奮力，和前進。這些事我們不相信了，我們只是信託戰爭。

中隊本部顯出活動的樣子。熊馬拉斯托斯好像已對牠煽動起來。前面快走著肥胖的軍曹長。這是樁怪事，所有付錢的軍曹長都是肥胖的。

熊馬拉斯托斯跟着他，渴想着報仇。他的鞭子在日光中閃耀着。

我們站起來。

“第牙頓那裏去了？”軍曹長喘出來。

自然我們都不曉得。熊馬拉斯托斯憤憤地睜着眼睛向我們。“你們一定曉得的。你們必是不肯說。說出來呵！”

胖子四周巡察看看；但是却看不見第頓牙，他

試用別種法子。

“十分鐘內第牙頓應在中軍本部自己報到。”

說完很快地走開，熊馬拉斯托斯緊跟着。

“我想在下次我們抬着鐵線的時候，我要將一捆鐵線摔到熊馬拉斯托斯的大腿上，”克路伯說出。

“我們會跟他大開玩笑哩”，摩勒爾大笑。——

我們的野心只是：弄掉一個郵差的自傲。——

我們走進草屋裏去，通知第牙頓，他躲了起來。

那麼我們就裝做面容躺下來玩牌子。我們曉得怎樣做：玩牌子，咒罵，和打架。二十年這樣做太多了；——二十年也不太多哩。

半點鐘後熊馬拉斯托斯再轉回來。誰也不注意到他。他要着第牙頓。我們只是聳起我們的肩膀。

“你們最好去找找他”，他固執着“你們沒去找他嗎？”

克路伯躺到草上去而說：“你會到過這裏嗎？”

“這不是你的事，”熊馬拉斯托斯反駁。“我只要一個回答。”

“很好，”克路伯站起來說“看看天上有白煙那地方。那些是追擊飛艇的飛機。我們昨天在那裏。五個死八個受傷。那真有趣呵。下次，你跟我們一道去的時候，在他們死去以前他們會來找你，響響腳跟立在，向你恭恭敬敬地問：對不住，我可去嗎；我可跳去嗎？我們等像你這種人等好久了。”

他再坐下來，熊馬拉斯托斯像一顆彗星似地疾走開去。

“三天監禁，”嘉德猜測。

“下次我一定任他去，”我向阿拉伯特說。

但是這却是結局。在那夜裡這案審問起來，在中軍本部房裏坐着我們的副官波爾丁克。我們一個一個叫去。

我極聰明地先將第牙頓犯上的理由說出。

那濕床的事很動人。熊馬拉斯托斯追憶着，我重覆地說着我的意見。

“這對嗎？”波爾丁克問熊馬拉斯托斯。

他試想避免這個問題，但是結局承認，因為克路伯也說起這事。

“爲什麼那時沒有人來報告呢？”波爾丁克問。

我們沈默着：他必嘗曉得在軍隊裏報告這種事是無用的。在軍隊裏不能常常訴苦。可是他都已明白責備熊馬拉斯托斯，使熊氏曉得這裡是前線，並不是操兵場。然後轉向第牙頓大教訓一頓，判決小關三天。他向克路伯示一示意小關一天。“沒有法子只得如此，”他向克路伯抱歉地說。他是一個很正當的人。

小關是十分快樂的。關的地方是家禽房裏；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探望囚犯，我們曉得怎樣處理。大關是地窖底裡。

他們從前是將我們縛在樹上，但是現在已禁

止了。在許多方面我們被待得十分像是人了。

第牙頓和克路伯被關的一點鐘後，我們走向他們那鐵絲網的地方去。第牙頓很愉快地歡迎我們。我們玩起牌子戲來，一直玩到夜裡。自然是第牙頓大勝，這個幸運的可憐人哪。

我們散開的時候嘉德向我說：“煙燻鴨怎樣？”

“不壞，”我同意。

我們爬進一輛貨車。車資是兩枝香烟，嘉德確會記出那地點。那小屋子是屬軍衣總局的。我同意去偷鴨，按着我的計劃。外房是在牆後，門只用一個木樺塞着。

嘉德扶我起來。我的腳踏在他的手上爬過牆去。嘉德在下面望風。

我等了幾分鐘，直到我的眼睛在黑暗裏看得出東西來。我認清那小房子，我輕輕的走過去，拔開木樺開了門。

我看得出有兩個白補衣。兩隻鵝，這糟了：假如我抓住一隻，別一隻一定會叫起來。得，就兩隻——假如我敏捷一點，一定抓得來。

我一跳跳近去。我先抓一隻再抓一隻。像一個瘋子似地將牠們的頭重撞到壁上去，要使牠們昏迷。可是我并沒很充分的力量。鵝兒叫起來，并且牠們的腳和翼都掙扎着。我不顧死活地戰鬥着，但是天呵！一隻鵝怎樣有這一踢！牠們極力掙扎着。而我搖擺着，在黑暗中這些白補衣是極可怕的。我的臂上添翼，我幾乎怕我會飛上天去，好像我的雙手握着兩個搶來的輕氣球。

騷鬥的聲音開始了；有一隻掙扎開，像個在一定時間響起來的時鐘跑開去。在我還不能做什麼以前，有個東西從外面衝進來；我嗅了一擊，躺倒在地板上，聽見些狗吠聲。一隻狗。我偷望過去，牠想要咬我的喉嚨。我靜靜地躺着，將我的下頷縮進衣領裏去。

這是一隻獺狗。牠很久地縮回頭坐在我的身旁。但是假如我動一動，牠立刻吠起來。我想起了。唯一的辦法只是拿出我的小手槍，並且也當在人來以前。我一寸一寸地移動我的手去拿手槍。

到一點鐘後我才摸到。極輕地動一動，接着一聲極可怕的吠聲。我還喘着，又試一次。最後我拿到手槍的時候，我的手發抖着。我將手槍壓在地上而向自己說道：突舉起手槍來，在牠還未能咬到以前開去，然後人跳起來。

我慢慢地長呼吸一下，較為安靜一點。那麼我就禁住氣，急抓手槍起來，嘶一聲，狗兒哀叫着跳到一旁去，我衝開小屋的門，急躁地追着一隻可咒詛的鵝兒。

我極快地再抓一隻，一擲過牆，我自己也爬上牆去。在我還未爬到牆頂以前，狗兒已又很活潑地跳近，無論何時都要向我撲來。我極快地跳下牆。

去。十步以外站着嘉德，他已挾好那隻鵝。他一看見我，就跑起來了。

最後我們歇一歇。嘉德這時候看見那隻鵝已死了。我們想要來燻這隻鵝，不告訴別人。我從草屋裏拿些木料和火爐出來，我們爬進一間頹壞的露舍裏去，這破屋子我們專門用來煮東西的。窗面上已圍着很厚的窗幔。屋內有個放火爐的地方，一個鐵碟子放在些磚頭上，我們生起火來了。

嘉德拔起這隻鵝兒的毛，和洗清牠。我們很小心地將鵝毛放在一旁。我們想要用來做兩個枕頭，應着人家的銘文說：“槍彈之下柔軟地睡着。”前線的槍火聲穿進我們這小房子來。火的紅光光亮了我們的面孔，陰影子在牆上跳舞着。往往有沈重的一爆裂，使我們小房子搖動起來。飛機擲着炸彈。有一次我們聽見一種悶死的哀叫。定有一間草屋中了炸彈。

飛機蕩蕩地響；機關槍搭克搭克起來。但是一



點光也沒有，我們看不出什麼。

我們對坐着，嘉德和我，兩個穿着襤褸的外表的兵士，半夜裏在煮着一隻鵝。我們不大談話，但是我相信我們各人一種比愛人所有的還要完全的相愛。

我們兩人，兩點生命的火星了，外面是夜和死的地界。我們坐在死亡的邊界上，在危險中蹲伏着。油膩從我們的手中滴下去，我們的心互相假傍着，時間像這房子一樣；我們感覺是在一堆平靜的火旁照出斑白的光亮和陰影。他曉得我或我曉得他嗎？從前我們所想的沒有一次相同的——現在我們坐着，中間放着一隻鵝，我們覺得是一致了，親蜜得不必說話。

燒鵝燒了好久，這隻鵝年輕又肥。所以我們輪流來看顧。一個躺下去睡的時候，別一個當着顧着加些油鹽。一種強烈的香味漸漸地充滿這小房子。

聲音經過我的夢中和在我的記憶中徬徨並不增加。在半睡半醒中我看見嘉德將食匙浸進去而又勺出來。我愛他，他的肩頭，他那肩角和姿勢——同時，我看見他的身後の木料和星兒，一種清亮的聲音說出話來給我安靜，一個兵士穿着大靴子，束帶，背着背囊，走着他的面前在高天的下面的路，很快地忘記和很少憂慮過，在這廣闊的夜的天空之下，他永遠走向前去。

一個小兵士和一個清亮的聲音，假如誰去擁抱他，他必會很難理解，這兵士有大靴子和塞閉的心，他的所以從軍只是因為他穿着大靴子，除去從軍以外什麼都忘掉了。在天涯的後面有個花兒的國度，那兒異常地安靜，他很想到那兒去哭。有些景緻還沒忘記，因為他從來未曾受過苦惱，這還沒離開他。他的二十個夏季都在苦惱中嗎？

我的面孔濕嗎，我在那裏呀？嘉德站在我的面前，他那大的，僵曲的影子像家似地投在我的身

上。他溫和地說，他笑笑再回到火旁去。

然後他說“好了。”

“得，嘉德。”

我移動身。在房間的中央映出一隻淺色的鵝。我們拿出我們摺的叉子和小刀，一人割了一腳。我們將軍隊麵包浸鵝湯和着吃。我們慢慢咀嚼地吃着。

“滋味怎樣，嘉德？”

“好呵！你呢？”

“真好，嘉德。”

我們是兄弟了，一塊一塊地揀着最好喫的塊喫下去。喫後我抽一支香烟，嘉德喫一支雪茄。還剩留一些兒。

“這些怎麼辦呢，嘉德，我們拿些給克路伯和第牙頓好嗎？”

“自然的，”他說。

我們切了一塊用新聞紙很小心地包起來。其

餘的我們想拿回草屋裏去。嘉德笑，只是說：“第牙頓。”

我同意，我們將所有的都拿去。

所以我們就到家禽房去搖醒他們。但是我們早已將鵝毛另外包好了。

克路伯和第牙頓稱我們爲藝術家，那麼他們的牙齒就大忙起來，第牙頓雙手捧着一隻鵝翼塞進口去，像塞着一口的橘子，而大嚼起來。他喝着淺鍋裏的鵝湯振振他的嘴唇說：

“我一定不會忘記你們！”

我們走向我們的草屋去。又是個極高的天空有星兒和來着的黎明，我走近去，一個穿着大靴子的兵士，喫得滿腹大飽，一個小兵士在極早的早晨——但是我的旁邊走着削肩偻背的嘉德，我底同志。

草屋的輪廓在黎明中像是昏昏地深睡着。

## 六

軍隊裏有一種衝擊的流言。我們比平常早兩天調到前線去。在路上的時候，我們經過一間砲彈學校。學校較長的那一旁對立着兩層黃色，沒擦光的簇新的棺木。這些棺材還有松木，和柏木樹林的氣味，至少共有一百具。

“這是個替這次的衝擊很好的預備呵，”摩勒爾奇異地說出。

“替我們的，”地達琳啾啾地說。

“別胡說，”嘉德憤憤地向着他。

“你若能得到像這樣的棺材就當謝天謝地了，”第牙頓嘲笑着，“他們一定會將你的尸首像你的木頭人似地包進油布裏去哩。”

別人也開起玩笑來，極不愉快的玩笑，一個人除此以外還能做什麼呢？這些棺材確是預備給我們的。軍隊的組織在這種事情却是特出的。

我們前面的每樁東西都在浮動着。第一夜我們試看看我們的位置。完全沈靜的時候，我們聽得敵人戰線的後面轟轟地運輸着東西，直到黎明才停。嘉德說他們只是進兵，——進兵，軍火，砲彈。

我們立刻找出英國的砲隊已是較為強壯了。戰場的右面至少有四砲隊的英國兵，每隊二十五人，在白楊樹的後面他們安設着戰壕的放炸彈機。除此以外，他們有些小法國野獸帶着極容易燒起來的引火線的。

我們都很沒有精神。我們住在戰壕兩點鐘後，

我們的大砲在戰壕裏開始放了。這是四個星期中的第三次。假如是砲描得不準，誰也不能說什麼，但是其實是自己的砲管壞了。他們所描射的很不一定，常常墮在我們自己的線裏。今天夜裏我們兩個兵士就是被他們所弄傷的。

戰線是一個洞，在這洞裏我們極恐懼地等着所要臨到的。我們躲在拱彎着的砲隊的網的下面，異常疑惑驚惶着。在我們的上面機會飛來飛去，假如槍一打來，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潛伏下去，我們從來不曉得，或推測得出來，那顆子彈要墮在那兒。

就是這個機會使我們沒異樣。一個多月之前，我坐在一個戰窟裏面玩牌子；玩一刻兒之後，我走去找在別個戰窟裏的朋友。我回來的時候第一個戰窟都毀沒了，這個戰窟受不停的射擊所轟碎。我走回第二個戰窟去，却剛好去幫他們再掘起

來。因為第二戰窟剛剛被覆沒去。

我的能存在着和我的中槍都是一樣地不定。在一個不怕炸彈的戰窟裏，我也許會被擠得粉碎；在露天十點鐘砲擊之下，或者我一點也不受傷。沒有一個兵士能活過一千次的機會。但是每個兵士相信機會和信託他的運氣。

我們必須當心着我們的麵包。近來鼠兒更多，因為戰壕不在好的境況中了。地達琳說這是將要來的砲擊確實的豫兆。

這裏的老鼠特別討厭，牠們極肥——我們喊這種爲尸鼠。牠們有極可怕，極醜陋，光禿的面孔，看到牠們長禿的尾巴確會使人嘔吐。

牠們好像是極餓。幾乎每個兵士的麵包都被咬過。克路伯將麵包包在油布裏，放在他的頭下枕着睡，可是他不能睡去，因為牠們在他的面上穿來竄去要咬到那麵包。地達琳想用智識勝牠們：他將



一條細小的鐵線縛住屋頂，將麵包吊在鐵線上。那夜他開手電燈照照看看，他看見那條鐵線搖來搭去。麵包上騎着一隻肥老鼠。

最後我們給牠們一個結局。我們不能將麵包丟掉，因為我們早晨所有的食糧只是麵包，所以我們只能極小心地將老鼠所咬過的部份削掉。

我們將所割削的碎片堆積在地板中央。每人都拿出他的鏟子，下身預備飽打牠們一頓。地達琳，克路伯，和嘉德都已拿好他們的手電燈。

幾分鐘後我們聽見第一次的拈來拈去和牽拉的響聲。漸漸地有許多小腳聲。那麼電燈一亮，大家都向麵包堆捶下去，老鼠兒都衝散開了，結局很好。我們將那些老鼠擲出擋彈的壁壘外去，再躺下來等着。

好幾次我們都這樣做。最後這些畜牲已經曉得了，或者是牠們聞到血的腥味。牠們一隻也不來。不要緊，還沒到早晨以前，地板上所剩餘的麵

包都光了。

隔壁兵營裏牠們攻擊兩隻大貓和一隻狗，老鼠咬死了這些貓狗和吞掉了牠們。

第二天軍隊裏有分一份伊但麥爾乳酪。每人都幾乎得到一塊乳酪的四分之一。在一方面是很好的，因為伊但麥爾很好喫——在別一方面是很壞的，因為這種紅肥的乳球很久就是一種惡兆。分出甜酒又是增加我們的惡兆。自然，甜酒我們是喝的；但是並不怎樣適意。

我們好幾天偷閒着跟老鼠開戰。軍火和手炸彈更多了。我們中間有那種在槍刺鈍的一面有一把鋸子的人都亦修整修整。假如有誰拿着這種槍刺抓住一個敵人，那敵人立刻就被殺死了。隔壁的兵營裏我們的兵士有幾個曾被敵人抓去，敵人用這些兵士自己的鋸子槍刺割掉兵士的鼻子和搥出他們的眼睛。

新兵中有幾個有這種槍刺；我們將牠拿開，

拿些平常的槍刺給他們。

他是槍刺實際上已失去了牠的重要。現在普通衝鋒的時候只是砲彈和鏟子。尖利的鏟子是一種較爲好拿和有許多面是鋒利的武器；不只是因爲刺子可刺進一個人的下頷，却是因爲粗重點，打架起來可用；假如誰將鏟子打進頭頸和肩頭中間的部分，定會很容易地鏟到胸膜下面來。槍刺一刺進去，那人定須大踢着那受刺的人的肚子才可再拔出來，在那期間他自己或許也中刺了。并且槍刺也較爲容易損壞。

夜裏他們放出毒氣。我們期待着衝擊會跟着來，我們帶着毒氣罩躺着，預備好第一個黑影出現，我們就將這罩撕開。

黎明到了，并沒發生什麼事——只有那永遠，聾擾腦筋的轟擊在敵人的戰線後面，火車，火車，貨汽車，貨汽車；但是他們集中幹着什麼呢？我們的砲隊繼續向他們開火。可是搬運的轟聲還是不

住。

我們有疲倦的面孔；盡力避免他人的眼睛。“這一定像睡着似地，”嘉德憂愁地說。“我們會將受七日七夜的砲火。”嘉德自從到這裏後總是悵悵不歡，這可糟了，因為嘉德是一個前線的老兵，他能嗅得出將要來的。只有第牙頓一人好像快樂着這好的軍糧和甜酒；他以為我們可以不發生什麼事回去休息。

情形很像是這樣。一天一天過去。夜裏我躡在聽消息的地方。在我的上面射着火炮和雨傘光，又再傾流下來。我小心翼翼地，異常緊張，我底心急跳着。我的眼睛向我的夜光錶面看了又看；那錶針動也不肯走動。我的眼皮很想睡去，我移動靴子裏的足趾，振作着自己。直到我換班的時候并沒發生什麼事——只是聽見永遠的轟聲。我們漸漸地較為安心些，一直玩着紙牌和撲克，或者我們會有幸運的啊。

整日裏天上都是些探察的輕氣球。有種流言說敵人在衝擊的時候將要用鐵甲車和飛低的飛機。但是這個流言并不會比我們聽見新式的噴火具而較為注意起來。

我們在半夜裏醒來了。土地發着隆隆的響聲。危重的砲火墮在我們上面。我們爬到屋角裏去。我們認得清每顆砲彈的大小。

每人都躺着抓緊他的東西，每分鐘當再四周看看使自己相信別人還在這裏。戰窟浮動着，夜轟着聲音和發着閃光。在極短促的光亮一閃中我們互相看看，都是蒼白的面孔，緊閉的嘴唇和搖搖我們的頭。

每人都驚覺到沉重的砲彈衝倒擋彈的壁壘，炸散了堤防和毀破水門汀的外層。當一顆炸彈跌到戰壕上的時候，我們才覺得那轟隆隆，兇猛的炸裂是怎像一隻憤怒的野獸的獸掌的一擊。早晨已

有幾個新兵面孔發青嘔吐着。他們太沒經驗了。

灰色的晨光緩緩地溜進兵營來，使那些炸彈的閃光較爲白點。早晨來了。地雷的爆裂參合着槍火。這是一種最瘋狂的騷動，牠們所爆發起來的地方都變成一個塚墓。

換班的人出去，下班的人搖擺的顛着進來，蓋滿着污穢的泥土，顛抖着。一個沉靜地躺在角裏喫着，別一個是新編兵，駭泣着，他曾兩次因砲彈炸裂的緣故跌到擋彈的壁壘外去，只是因爲怕砲彈，一點也並沒受傷。

新編兵看看他。我們亦必須看看他們，這種事是會傳染的，有幾個人的嘴唇已開始抖戰了。日光來得很好；也許在未午以前衝擊就要到了。

砲擊並沒減少。砲也打到後方去。一個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流噴着的泥土和鐵。一廣帶的地方歌斜着。

衝擊並沒有到，但是砲擊只是繼續着。我們慢

慢地變成沈默。很少有人說話。我們不能使我們自己明白。

我們的戰壕幾乎都毀掉了。有許多地方只有十八寸高。牠已有了破洞，裂窟，和土堆。一顆砲彈剛剛墮在我們的兵營前。立刻什麼都暗了。我們被泥土所覆沒，必須自己鑽出來。一點鐘後入口的地方又清淨了，我們較為安心些，因為我們有事可做。

我們的隊長爬進來，報告說我們兩個戰壕被毀了。那些新編兵一看到他便安心了。他說今夜試想要運些食物來。

這個聲音能壯人家的膽。除去第牙頓以外誰也沒有想到。現在外面的世界好像是拉近一點：新編兵以為假如食物帶得過來，戰爭就沒那樣兇了。

我們并不解釋給他們聽；我們曉得食物和軍火是一樣地重要，當運輸過來。

但是並沒有運來。第二羣的人出去，也回轉來了。最後嘉德去試試看，他再出現的時候也沒帶什麼東西。沒有一個人能穿過去，像這種的砲攻，就是一隻蒼蠅也飛不過去。

我們束緊我們的腰帶，每嘴的食物咀嚼三倍久。直到食物沒剩了；我們都極兇地餓着。拿出一塊切餘的麵包，喫掉那些白的，將麪包皮再放進我的背囊裏去；我屢屢細齧着牠。

這夜很難忍受。我們不能睡去，只是注視着我們前面的而打睡着。第牙頓懊惱說我們將那些被老鼠所咬過的麪包片浪費給老鼠喫。現在我們很想再得到那些碎片來了。我們也缺少水，但是並沒那樣重要。

到早晨的時候，那時天還黑着，我們這裏有些吵動。從入口的地方衝進一大陣逃難的老鼠，試想衝擊着牆壁。這種的騷亂使火把光亮起來。每個兵



士都嚷着，咒罵着，和屠殺着。幾點鐘來的瘋狂和失望從這次的爆發出氣。面孔扭曲着，手臂打出去，畜牲哀叫着；我們一直打着，直到避免去打到別人才歇下來。

這次的屠殺使我們乏力。我們躺下來再等着，我們這兵營裏這麼久沒死過人確是樁怪事。我們這兵營是很小很深的戰窟的一個。

一個排長爬進來；他帶來一袋麵包。有三個人這夜裏很幸運地能穿過去，帶些糧食來。他們說砲擊跟砲線一樣地擴張不減少着。這是樁奇異的事，敵人那兒得來這麼多的砲彈呢。

我們等了再等。中午的時候我所期待的到了。一個新兵猝然發病。我曾好久就注意着他，擦着他的牙齒和開着合着他的手。那對受追逐，吐出來的眼睛，我們太熟識牠們了。最後的幾點鐘他只顯出平靜的樣子。他像一株腐爛的樹軟軟下來了。

現在他站起來，偷偷地爬着地上，躊躇一刻兒

然後向門一溜過去。我截止他說：“你要到那兒去呵？”

“一分鐘內我一定再回來，”他說，試想推開我走過去。

“等一刻兒，砲彈就要歇了，”

他聽了一刻兒，他的眼睛變成清明。後來他又掙起一對瘋狗的兇眼，他沈默着，推開我。

“一分鐘，孩子，”我說。嘉德看見。這個新兵推開我，剛好嘉德跳到，我們一同扯住他。

他開始咒罵着：“放開我，放開我，我要出去呵！”

他一點也不肯聽人家的勸告，很兇地亂打着，他的嘴濕，傾流出話來，半咽住，無意義的話。這是一種高魯斯特拉虧美亞症，他的感覺以為住在這裏必會悶死，無論怎樣他都想跑出去。假如我們任他走去，他一定會在各處無隱躲地跑來跑去。他並不是第一個人。

他胡言亂語，眼睛旋轉着，我們沒有法子只得打他恢復知覺來。我們很快地無慈悲地幹起來，最後他平靜地坐了下來，其餘的新兵面孔轉白了；這個例子可以嚇醒他們。砲擊使這些可憐的小孩子太怕了，他們從募兵處一直送到會使老兵的頭髮灰色起來的守衛線。

這事以後，那些黏貼，閉塞的的空氣更在我們的腦筋上工作起來。我們坐着像是在我們的墓裏等着墓門一關。

突然砲彈發出極可怕的轟隆隆的響聲和閃光，我們這戰窟受不停的射擊，戰窟所有的椽柱都發出響來，幸得這顆炸彈是小的，水門汀的磚頭還奈得住抵當。轟聲像是五金器的響聲，牆壁浮動着，來福槍，首鎗，地，泥，塵埃，各處都是。硫磺的氣味湧進來。

假如我們是在那種進來所造的較淺的戰窟裏，現在我們中間別想一個還可活着。

但是事情愈糟了。那個新兵開始胡言亂語，又有兩個跟着。一個跳起來衝出去，那其餘的兩個很使我們麻煩。我追着那個逃走出去的新兵，還未決定是否當開槍打他的大腿——忽然砲彈再尖利地轟起來，我伏下去，當我站起來的時候，戰壕的牆壁塗着出烟的碎屑，肉塊，和制服的破塊。我爬回去。

那第一個新兵好像是真的瘋了。他像一隻羊兒似地將頭撞向壁去，今夜我們必須想法子將他弄到後方去。當時我們縛着他，但是縛得很鬆，衝擊一來，立刻就可擺開。

嘉德提議玩玩紙牌戲：有事情做人就會安心些。但是却沒有功效，我們注意地聽着每次愈迫近我們的爆裂，沒有算紙牌，將賭博都忘掉了。我們只能停起來。我們好像是坐在簌簌響着的沸水上，各方面都受着重擊。

夜又到了。我們被緊張弄到昏迷了——一種

死的緊張像一把缺口的刀似地削割着一個人的背骨。我們的腳不肯動，我們的手抖着，我們的身體只有一層薄皮，極受苦地包着壓着瘋狂下去，壓止一種幾乎難抵抗，爆發的狂叫。我們並沒有肉和筋，我們不敢互相望望，因為怕着些算不盡的事。所以我們切着牙齒——牠會完了——牠會完了——或者我們還能活着。

突然附近砲彈的爆烈停了。砲還繼續開着，但是却打到我們的後面去，我們的戰壕已可自由了。我們拿好了炸彈，在戰壕前拿牠們出來，跟在牠們的後面跳着。砲擊停了，沈重的砲彈開向我們的後面去，衝擊將要到了。

沒有一個會相信在這轟叫着的荒原上還有的是人；現在只是首鎗從戰壕的各邊湧出來，離我們五十碼遠的機關槍已開始拔克拔克地響起來。

鐵絲網已弄得粉碎。但是還能有些阻礙。我們看見潮水似的軍隊湧着過來。我們的砲隊開火。機

關槍響着；來福槍的答的答。衝鋒到了。海和克路伯開始擲着手炸彈。他們盡他們所能的快擲着，別人遞給他們，手柄和繩子都已拉好。海能擲七十五碼遠，克路伯六十碼，這是曾經量過的，距離是很重要的啊。敵人衝上來，因為在未衝入四十碼內以前不能做什麼。

我們認得出這些扭曲的面孔，光滑的首鏡的；兵士是法國人。當他們走到那剩有鐵絲網的地方就已很受苦了。——全排的人死在我們的機關槍前；我們一停頓他們就迫近過來了。

我看見他們中間的一個，他的面孔向天跌進一個鐵線的搖籃裏。他的身體忽然脫力，他的雙手高弔着像是禱告一樣。一中砲他的身體跌落了，只有他的手和手臂的前部現在還剩在鐵線上。

我們將要退兵的時候，在我們的面前有三個面孔升起來。在許多首鏡下有一個面上有黑色尖鬚和兩顆一直睜向我的眼睛。我舉起我的手，但

是我不能向這對奇異的眼睛擲炸彈，在一個瘋狂的時候，全屠殺圈像是一個圍着我的馬戲場，獨有這一雙眼睛動也不動；這頭一抬，一隻手，一刻之間我將我的手炸彈擲向他去。

我們退兵着，拉些鐵線搖籃進戰壕去，將炸彈放在我們的後面，這些炸彈的繩子都已拉好，這使我們成爲一個極兇的退兵。機關槍已在第二個地點開起火了。

我們變成野獸。我們並不在開戰，我們只是跟死亡爭鬥着。我們所擲的炸彈並不是要擲人，死亡帶着首鎧伸手要使我们死下來的時候，我們還管什麼人——現在，三天中的第一次我們可看見死亡的面孔，三天中第一次我們能反抗他；我們覺得有種瘋狂的憤怒；我們並不是失望地躲着，我統頭台下等着，我們可以毀壞和殺人來救我們自己，救我們自己而且來復仇。

在每個附鈎的鐵線的屏障後，我們蹲在每個

角裏，在我們跑開以前將整堆的炸裂火藥擲在這過來的敵人的腳上。那些手炸彈在我們的手臂上和腳上很強烈地相撞着；我們像貓似地屈着身跑着，被大隊的人潮所急迫着，這使我們兇暴起來，變成兇手，殺人犯，和天曉得的惡魔；這人潮增加我們的力量跟恐怖，瘋狂，是生命的貪婪鬪爭着，只是我們的釋放才搜求着戰鬥。就是你的父親跟他們一同來，你也必毫無躊躇地將一顆炸彈擲向他。

前面的戰壕都已毀壞。牠們還算是戰壕嗎？牠們已被炸得粉碎，毀破——這裡只有戰壕的破塊，接連着軌道的洞，像巢兒的裂窟，所有的只是這樣。但是敵人所死的人增加。他們料算不到會有這樣的抵抗。

這時已將近中午了。太陽炎熱地射着，汗水刺痛着我們的眼睛，我們將汗水拭在衣袖上，常常也



拭掉了些血。最後我們到一個較為好點的戰壕。戰壕很牢固，已預備好反攻，我們擠下去。我們的槍大開起來，擊退敵人的追擊。

我們後面的人停起來。他們不能再向前追來點。他們的襲擊被我們的砲隊所轟碎。我們注意着。砲彈擊開一百碼遠，我們衝向前去。我的旁邊有一個額外的排長，他的面孔剝裂，他走幾步後鮮血已從他的頭頸像泉水似地湧流出來了。

衝擊還沒到手觸手的衝鋒；他們退回去了。我們再經過我們破毀的戰壕追上去。

喂，再反攻過來了！我們已退到預備線的地方渴慕着可爬進去躲起來——但是我們却當回轉身再衝向恐怖去。假如這時候我們不是機器人，我們必會繼續下去，疲倦乏力和無意欲。但是我們却回轉身再掃向前去，難制止地，瘋狂地兇暴着和憤怒着；我們必要殺人，因為他們還是我們生死的敵人，他們的來福槍和炸彈向我們射擊着和擲來。

假如我們不害死他們，他們就會害死我們了。

這赭色的土地，這已崩壞炸裂了的土地，受太陽油膩的光線所照着；這些地是這機器人無休息，陰鬱的背境，我們的喘氣像烏毛擦過一樣，我們的嘴唇枯燥，我們的頭已茫無知覺——我們這樣地顛蹶着衝向前去，赭色的土地，油膩的日光，騷亂的情形，和在那裏的死兵，這些現象透入我們毀傷受感動的靈魂，使我們的靈魂異常地受苦，——這是不能救助的呀——我們疾跑過傷兵的時候，他們哀叫着抓着我們的大腿。

我們完全失去了感覺。我們一看見敵人就很難制住自己。我們是些無知覺的死人，我們受驅着和受些死似的魔力所煽動去追擊着和殺人。

一個法國青年緩跑在後面，他被追上了，他舉起他的手，一隻手裏他還握着手槍——誰曉得他是要打死人還是要投降呢？——他的面孔被一把鏟子所劈裂。第二個法國兵看見試想跑得遠點：——

支槍刺刺進他的身背。他在空中跳着，他的手臂闊展着，他的嘴闊開着，哀叫着；他顛來倒去，在他的背上抖動着槍刺。第三個擲開他的來福槍蹲下來將手掩着他的面孔。他留起來跟着些別個俘虜去抬傷兵去。

在追趕中我們忽然已到了敵人的戰線。

我們緊跟着我們逃退着的敵人，他們一到他們的戰線我們幾乎同時也到了。這樣我們的人死很少。一個機關槍在響着，但是被一顆炸彈所弄靜。可是在一兩秒中這機關槍已使我們五人的胃部中槍。嘉德拿他槍桿頭將一個沒受傷的機關槍手的面孔捶成肉餅。那些其餘的機關槍手還未拿出炸彈以前我們早已將槍刺刺死他們了。我們異常地口渴，只得去喝他們用來涼濕槍的水。

每處都有些剪鐵線的人拔棘拔棘工作着，木板橫在這些繞纏的鐵線上，我們躍進那狹窄的入口衝進他們的戰壕裡去。海將他的鏟子鏟進一個

法國大漢的頭頸，並且擲了第一顆手炸彈；我們潛伏在低垣下一刻兒，那麼我們前面的戰壕就全空了。第二顆炸彈斜向一角兒去，炸開一條路來；我們走過的時候將滿手的手炸彈擲進戰窟裏去，土地振動着，爆烈着，崩壞傾頽着，我們顛蹶地踏過浮動的肉塊，和哀叫着的身體上；我踏在一個肚子裂開帶清潔的新的軍官帽子的法國人的身上。

戰爭歇了。我們不再跟敵人衝擊。我們不能留在這裏，必須回到我們的戰線受我們的砲隊的保護。我們一聽到這消息，趕忙即刻溜進最附近的戰窟裏去，在未退回以前以最快的速度搶着我們所看到的軍糧，特別是一罐一罐的醃肉和牛油。

我們十分安全地退回來。這裏不會再受敵人的襲擊。我們都躺下來喘氣休息一點鐘，在這一點鐘裏誰也沒說話。我們這樣地好好玩過，異常地乏力，這疲倦代替了我們的大餓而使我們不會想到食物。一點鐘後我們漸漸地再像是人了。

在全前線上那邊的醃肉算是頂刮刮的。往往這是我們飛着去侵掠的緣故，我們的軍糧又是那樣糟：我們常常饑餓着。

我們聚攏五罐的醃肉。法國人比我們喫得好：從我們饑餓的痛苦中看來這些東西像是很奢侈，我們的蘿蔔，糖菓醬，和肉都很少，我們必須搶的。海槍得一薄片法國的麵包，像鏟子似地塞在他的腰帶上。麪包上有一角染了血，但是那是可以割掉的。

結局我們能好好地喫東西却是 樁很好的事。我們還可用用我們所有的力量。喫得飽像有好的戰盔一樣重要；這能保全我們的生命；就是這個緣故我們是這樣貪婪着食物。

第牙頓搶來兩水瓶的勃蘭地酒。我們輪流喝着。

薄暮的祝禱開始了。夜來了，裂窺噴着煙。好

像這些洞裏是充滿着妖怪的秘密。那些白烟在還不敢偷溜出來以前極辛苦的繞着洞口。一裂窟又一裂窟的烟延成一長條。

夜寒冷。我站着崗，看向黑暗去。我像平常衝擊後一樣地乏力，所以要我只伴着些念頭是極苦的。牠們其實不是念頭。牠們是些記憶，在我的極疲倦中這些記憶奇異地使我有懷鄉病。

雨傘光張在天上——我看見一張圖畫，在一個夏的夜裏，我站在一間寺院的拱廊上，看着那庭院小花園中很高開花着的玫瑰樹，那花園裏葬着和尚。圍着牆的那是些雕刻着耶穌救主的聖像的石頭。沒有一個人在這裏。一種極宏大的平靜統治着這開花的方場裏，日光溫暖地照着那些沉重灰色的石頭，我將手放在石上，覺得有點溫暖。右面寺院青色的尖塔聳立在薄暮灰藍色的空中。在那些照光寺院的圓柱中，有一種只是禮拜堂才有的森冷的黑暗，我站在那裏，不曉得到我二十歲的時

候我是否能有過戀愛迷亂的情感的經驗。

這張圖畫極貼近我；在未被第二個光輝彈的光亮所溶解以前，我實觸到這圖畫。

我看看我的來福槍是否有修整過。槍管濕着，我拿牠在手中用我的指頭拭掉濕氣。

在我們的鎮後的草埔中，有一帶臨溪的白楊樹。這些樹遠遠就可望見，雖則只是溪的一邊有白楊樹，我們還稱那裏做白楊巷。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就極愛到那地方去，白楊樹引誘我們無目的地到那兒去玩，我們整天逃着學來聽白楊樹蕭蕭的聲音。我們坐在樹下的溪岸上，將我們的腳浸在明亮，疾流的溪水中。溪水單純的芳香，和在白楊樹中風的美曲，使我們異常愛好。我們極愛這些白楊樹，當日的情形還能使我底心疾跳起來。

這很奇異，所來的記憶都有兩種的性質。牠們常常是極平靜的，這是牠們的特性；假如牠們不是平靜的也成爲平靜。牠們是些向我說話無聲息的

妖怪，有個沈靜的外觀和恣勢，沒有話——就是牠們這個沈默的平靜的強迫我們抓住我的衣袖和來福槍，不然就會使我放縱和受誘，假如我一放縱受誘，我的身體就會膨脹而緩緩地受還留在這些事情裏的強力所壓迫。

牠們是這樣地平靜，因為現在平靜是我們所求不到的。在前線上不會有平靜，前線的災難是那樣地廣佈，我們永遠不能勝過。就是在遠隔的兵營和休息所，砲彈蒙蒙和模糊的響聲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耳朵。我們從來沒離開到聽不見的地方，但是最近這幾天確實是忍不住呀。

就是因為牠們的沈靜，所以這些昔日的記憶的醒來，歡樂無悲苦那樣多，——一種奇異的，不能理解的愁苦。有一次我們會有這些歡樂，——但是不再回來了。牠們已經過去，牠們是屬於離開我們的別一個世界。在兵營裏牠們爲着要恢復牠們換起一種反潮，野心的渴望，因為當時牠們還與我們



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是屬於牠們，牠們亦屬於我們，雖則我們已離開了牠們。我們在早晨或是黃昏的時候，整着步的歌唱中牠們出顯了，在濕地上操兵的時候牠們也在樹林的黑暗的輪廓中出顯了，牠們是一種在我們心內而又是從我們內心出來的有力的記憶。

但是在戰壕中我們完全失掉了牠們。牠們不能再升起來；我們已死，牠們站在很遠的天涯，牠們是一種拉我們回去的回想，一種妖怪。我們無希望地驚着和怕着。牠們很強，我們的歡樂也很強——可是我們曉得牠們是得不到的。

就是這些年輕時代的感覺再回來，我們也不大曉得當怎樣處置。牠們所給我們的柔情，秘密的勢力不能再有。我們愛在牠們之中而向牠們移動去；我們很想記起來愛牠們和被牠們的景緻所感動。但是這只是好像看着一個死的同伴的相片。相片有他的姿勢，面孔，我們聚攏近的日子成爲一種

記憶中悲苦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

我們永遠不能從前一樣地有份於這些感覺。這不是要認識那些引誘我們過的，牠們的美麗和有意義，只是友愛，一種友愛的感覺和我們生存的大小的事，這使我們隔離父母的世界，父母的世界成爲一種難解的事——因爲當時我們投降於我們所遇的事，而迷失在牠們之中，就是極小極小的一樁事也够使我們浸在不窮盡的水流中。或許這就是我們童年時代的特利，但是我們認出那是無限，而看出並沒有結局。這將我們跟我們的時代的進行樣合起來的血中，我們有這種期望的快樂。

現在我們像旅客似地經過我們童年時代的感覺。我們被苦難的事所鍛鍊；我們像商人似地曉得分別，像屠夫似地曉得必當屠殺。我們不能不憂慮了——我們並沒有什麼異樣。我們渴想能到那裏；但是我們能住在那裡嗎？

我們像孩子一樣地絕望，經驗却像老人，我們

已很殘忍，多憂慮，和淺薄——我相信我們已迷失了。

我的手漸覺寒凍，我的身上有種蠕蠕的感覺，可是夜是溫暖的。只有霧很陰冷，這種奇異的霧在我們的前面追蹤着死的足跡，從死亡中吸出他們最後，潛行着的生命。一到天亮，他們就會成爲灰白和青色，他們的血凝結成爲黑色。

落傘狀的火焰是張到天上來，將牠們殘酷的光照亮這悲慘的境象，滿地都是裂縫蟲口和凝凍的光線，像月亮似地。我的皮膚上的血將恐怖不住地裝進我的思想中去。牠們變成細弱和顫抖，牠們渴慕着溫暖和生命。沒有同情和友愛，牠們就支持不住，在絕望赤裸的圖畫前牠們散亂了。

我聽見食罐的響聲，立刻覺得有種要求溫暖和食物強烈的渴望；這種溫暖的食物有益於我，並且能使我安靜。我極辛苦地勉強着我自己，等待到

我換班的時候。

那時我就跑進戰窟裏去，找到一杯的大麥，大麥和油一道煎煮，很好吃，我慢慢地喫着。我很平靜，其餘的人性情也較為好點，因為砲彈的響聲停了。

日子過去，無窮盡的點鐘一又一點緊跟着，像是樁自然的事。衝擊過後又是反攻，那些死屍漸漸壘滿戰壕中的破洞。那些受傷的假如不是躺在太遠的地方，我們都拾他回來。但是大多數的傷兵都是等着死，我們聽見他們臨死的呻吟。

有一個傷兵我們找了兩天還找不到。他一定伏着肚子躺着，不能轉身。不然，我們就很難曉得爲什麼找不到他。因爲只是一個人伏臥着嘴附着地的叫聲才會辨別來方向。

他一定是受了很兇的槍砲——那種極壞的傷，他的傷的沉重不至於使他的身體立刻無力，在

半醒半昏中做夢，他的傷是輕的，却又不能奈得住那傷的痛苦而有再復原的希望。嘉德猜想他若不是臀部破裂，便是背椎骨中槍。他的胸部定沒有受傷，不然他不能有這麼大的力量哀叫着。假如是別種傷，他一定還能動身。

他的聲音漸漸低啞。聲音是多麼哀慘地穿透過各處。第一夜我們中間有幾個人三次出去找他。但是當他們以為已聽得他是在那裏而爬近去的時候，聲音好像又從別處來了。

找到黎明的時候，我們還找不到。我們整天在戰場上的草裏找來找去，一點也找不到。第三天哀叫的聲音更為低弱；大約是因為他的嘴唇和嘴枯燥的緣故。

我們的隊長答應過說假如誰找得到他可有另加三天的休息。這是個很有力的誘惑，但是就是沒這懸賞我們也肯去找找看。因為那哀叫太哀慘了。嘉德和克路伯下午也去，結局是阿拉伯特耳染的

耳垂被槍所擊掉。去是沒目的地的，他們並沒有帶他回來。

他所哀叫的很容易懂。起初他只是呼求——第二夜他顛狂着，他跟他的妻子和孩談話，我們常常聽出伊麗絲的名字，今天他只是哭着。一到傍晚聲音漸低小得成爲喃喃的怨語。但是全夜都是這樣。因爲風吹過來，我們聽得很清楚。早晨我們以爲他已逝世了，不想在這時候才聽見他最後的克兒克兒絕氣的響聲。

天氣很熱，死人還沒葬。我們不能將死人都抬進來，因爲若抬來，我們却沒法子處置他們。砲彈會埋葬他們。有許多死人的肚子脹得像氣球一樣大。肚子絲絲地，噎噎地響着，搏動着。肚子裏的氣發出聲音來。

藍天無雲。傍晚天氣轉熱了，臭味都從地上蒸發出來。吹向我們的風帶來了混濁腥臭的血氣。

砲彈所炸裂的洞裏蒸發出來的氣是混和着悶

藥和腐臭，使我們異常惡憎，嘔吐着。

夜裏漸漸平靜，找着法國光輝砲所墮下來的銅圈和絲落傘的事開始了。我們不曉得究竟是什麼緣故，我們這樣地愛想得到銅圈。找着的人是說這些東西是值錢的，有些兵找得許多，回來的時候因為這些東西的重量顛蹶着。

可是海只少能說出一個理由。他要將這些東西送給他的女相好添做吊襪帶。法李西亞人聽見這句話大笑起來。他們痛擊他們的腳膝說：“天呵，他是一個聰明人，海是的，他的腦子真好呵。”第牙頓特別地不能制住自己；他每每將腳伸進他手中最大的銅圈量量還有多少的空隙說：

“海，喂，她必當有像這樣的腳兒，腳兒——”他的思想更爲高超些，“牠的屁股亦必像——像一隻大象呀！”

他還是接上去。“我希望有一次會跟她鬥拳，

我的帽子——”

海的面孔發亮，她的相好得到這麼多的重視和敬意很自以為傲。

“她是個很好的孩子，”他滿意地說。

落傘有更多實際的用處。照胸膛的大小計算起來，大約三四塊落傘就可做一領輕便的外衣。克路伯和我用來做手帕。其餘的人送回家去。假如婦人們能曉得在這些布塊內裝有多麼大的危險，她們定會驚愕着。

嘉德奇怪第牙頓極安靜地試想從鐵圈裏敲出一塊未炸開的砲彈來。假如別人試做看看必會爆裂，但是第牙頓常常有他的運氣呀。

有一天早晨兩隻蝴蝶在我們的戰壕前翩飛着。牠們是種疏瑣蝶，牠們黃色的翼上有紅色的斑點。牠們到這裏找什麼呢？整英里內都沒有樹木，沒有花朵。牠們歇在死人頭顱的齒上。鳥兒也像是毫不介意，牠們很久沒和戰爭做伴了。每天早晨雲



鵝從無人線上飛起來。一年前我們看見牠們做着巢：鵝鵝也生長起來了。

我們在戰壕裏和老鼠作對起來。牠們是在無人線裏——我們曉得他們在那裏幹什麼。牠們漸漸的肥；我們若看到一隻立刻擠死牠。夜裏我們聽見敵人的後方又有搬運東西的轟聲。整天我們只聽見平常砲彈的響聲，所以我們能夠來修補這些戰壕。飛機手常常幹着些極可娛樂的事。每天他們都有不能言算的戰爭可給我們看。

戰鬪機并不擾害我們，但是探察機我們却異常地憎惡。他們會叫砲隊攻打我們，他們出顯一兩分鐘後輕射砲和高炸彈立刻墮在我們的附近。有一天我們因此死了十一個人，五個是抬病床的。有兩個被擠得粉碎，第牙頓說可以用一支勺匙將他們從戰壕的壁上勺起來而葬他們在一食罐裏。又有一個兵士身體的下部和腳部都被粉碎。死人，他的胸膛靠在戰壕上，他的面孔像檸檬一樣黃，在他

鬚叢中還燒着一支香烟。這支煙一直燃燒到熄在他的脣上。

我們將死人放進一個砲彈所炸裂的大洞裏。共有三層，一層一層疊起來。

突然那些砲彈再炸裂起來。我們再坐起來，心裏立刻再有那空幻的料想的緊張。

衝擊，反攻，衝鋒，擊退——這些只是字，但是牠們所含的意義多麼宏大呀！我們死了許多人，大多是新兵。我們的兵營又有新添的兵了。所派來的是些新編的兵士，都是些青年，去年才募召來的。他們很少受過訓練，只有些理論上的智識便送到前線來了。實在的，他們連手炸彈是什麼也不曉得，躲避他們也沒有想到，最要緊的是什麼他們都不曉得。十八寸內土地的高低他們才看得見。

雖則我們需要新添兵，但是這些新兵所給我們的困苦比他們所值得的還要多。在這種兇惡戰

鬪着的武場上，他們完全沒用，像蒼蠅似的死去。現在兵士的戰法必須當有智識和經驗；一個兵士必須曉得地勢，一個聽炸彈的聲音和形狀的耳朵，必須會預先決定牠們所墮下的地方，牠們將要怎樣爆裂，怎樣來躲避牠們。

這些事自然那些新兵一些也不曉得。他們的死去，只是因為他們不懂從高炸彈所墮下來的砲彈，他們死去，因為他們只是不安地聽着那墮向後方去的大砲的轟聲，忘記眼睛的一種低低展開的小球彈的沸水的響聲。他們像羊兒似地聚攏着，沒有散開去，每每像山兔似的被飛機手受擊傷。

他們蒼白，蘿蔔色的面孔，他們極可憐緊握着的手，這些可憐小鬼不幸的勇敢；他們這些可憐勇敢的小鬼幹着死滅的衝鋒和衝擊，他們異常地恐懼喊也不喊出來，但是他們中彈的胸膛，炸裂的肚子，手兒和腳的哀痛，只是向他們的母親低泣着，

假如有誰一看見他們，他們立刻就停下來。

他們慘悽的，恬靜的，死的面孔有那種死孩子極可怕的冷淡。

看他們的受苦，跑着和跌下來死去，我的喉嚨裡總覺得有一團東西塞住。誰都想去打他們，他們是那樣蠢，拉他們離開這裏，這裏他們沒有什麼可做。他們穿着灰色的外衣，褲子，和靴子。但是他們大部數的軍服都是太大，只是懸在他們的四肢上，他們的肩頭太窄，他們的身體太輕小；軍服從來不會按孩子的尺寸做的。

五個或十個新兵死去，老兵只死一個。

那種毒氣炮的襲擊他們死得頂多。他們還沒學到當怎樣對付。我們找出有一個滿戰窟的他們中毒死去的人，藍面黑唇。他們有的在一個炸裂洞裏太早拿掉他們的毒氣罩，他們不曉得毒氣在洞窟會住得久些，他們一看見上面別人已拿掉毒氣罩，他們也拿掉，那麼所吸進的毒氣就够以燒焦他

們的肺了。他們的這種情形無法可救助，他們的血管迸裂，悶氣到死。

在一個戰壕裏我忽然碰着熊馬拉斯托斯。我們潛伏在同一個戰窟裏。我們一個一個禁氣地躺着等着一次衝鋒。

我們再跑出來的時候，雖則我異常地奮興，我忽然想起：“熊馬拉斯托斯那裡去呢？”我極迅速地再跳進戰窟來，我見他躺在一個角裏將一些極小的傷裝做受大傷的樣子。他的面孔陰冷。他是受虛驚着；他也是新來的。但是那些年輕的新兵也都跑出去，只他在這裏，這却使我憤怒起來。

“出來！”我噴出去。

他動也不動，他的嘴唇抖着，他的上髀顫戰着。

“出來！”我再說一遍。

他縮他的脚，蹲伏在壁上，像惡狗似的露出他

的牙齒。

我抓住他的手臂試想拉他出來。他吠着。

這可使我覺得麻煩了。我抓緊他的頭頸將他像一隻布袋似地搖着，他的頭急急地撞來扭去。

“你這鄙漢，你不肯出來嗎：——你這怯弱鬼，鼯鼠，你想偷逃嗎。”他的眼睛變成暗淡無光彩，我將他的頭撞向壁去——“牝牛”——我打他的肋下——“蠢豬”——我推他向門去，極力地先將他的頭推出去。

我們的衝擊的又一線剛到。他們之中有一個副官。“兄弟，來呵；衝前去，衝前去。”這些命令的話的効力比我所有的虛打還大。熊馬拉斯托斯一聽這命令，像是醒來似地看着他的周圍，跟上來了。

我跟在後面注意他。他又是閱兵場上伶俐的熊馬拉斯托斯了，他有時候衝過副官的前面。

砲擊，槍擊，天幕火，地雷，毒氣，鐵甲車，機關

槍，手炸彈——等等，但是牠們掌握着全世界的恐怖呀。

我們的面孔變硬，我們的思想被蹂躪，我們厭惡死；每次衝擊到的時候，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拳頭敲擊許多人，擊醒他們跟我們衝出去——我們的眼睛爆裂，我們的手撕裂，我們的腳膝出血，我們的肘節脫皮受傷。

這是多久呀？許多星期——許多月——許多年嗎？只是幾天。我們看見時間在死滅無色的面上逝去，我們飽喫着食物，我們跪，我們擲，我們射，我們殺人，我們躺下來，我們很疲弱和乏力，沒有什麼能支持我們，只是熟知還有比我們更疲弱的，更乏力的，更無望的，他們用着驚奇的眼睛看着我們這些像是天神一樣好幾次從死亡中逃出來的人。

在幾點鐘的休息中，我們教那些新兵們。‘喂，看見那上面搖動着的東西嗎？這是砲來了。伏下

來，牠就會無害地飛過去。但是假如牠這樣飛來，那麼就當跑了。你可逃開一顆的礮。”

我們教他們耳朵靈利來聽出這些災禍的事，小炸彈很難聽出的營營聲最難辨別。他們必須從普通嘈雜的聲中辨別出這些小炸彈像虫兒似的嚶嚶的聲音——我們解釋給他們聽說這比那種可先聽見的大砲彈還要危險。

我們指示他們怎樣躲避飛機，假如在衝擊中跑得太過頭了，當怎樣地裝做死人，怎樣計算手炸彈，使牠們剛能在離地的一秒鐘前炸開；我們教他們在一個能極速的引火的炸彈前怎樣像光一樣快竄進洞裏去；我們指示他們怎樣將滿手的炸彈去炸毀一個戰壕；我們說明給他們聽，敵人炸彈的引火線的長和我們的不同；我們教他們能聽毒氣砲；——教他們各種可逃死，安全他們的手段方法。

他們聽着，他們受教——但是跑火一再來的時候，他們又怕得事事都錯了。



海·威斯徹斯的背部受一個大傷，穿過每次呼吸震動的肺部。我只能握握他的手；“完了呀，波墨兒，”他呻吟着，因為痛苦的緣故他咬着他的手臂。

我們看見頭顱炸裂還活着的人；我們看見兩腳已斷還跑着的兵士，他們拖着他們的殘腳顛蹶地爬到隔壁砲彈所炸裂的洞中去，一個額外委的排長用手拉着他後面被人壓碎腳膝爬過一英里半的路；又有一個在他的雙手上纏着他凸出來的腸兒跑向醫院裏去；我們看見沒嘴，沒牙床，沒面孔的人；我們找出有一個兵士將他的牙齒咬住他的手臂上的動脈兩點鐘，在這兩點鐘內方不至於流血到死。日西沈，夜來了，炸彈悲慘地響着，生命到結局了。

我們躺着這一小块紊亂的地方還保存着。我們所讓給敵人的不到一百碼遠的地方。但是每碼都躺着一個死人。

我們換班了。車輪在我們的下面轉動着，當“當心——鐵線”喚聲出來的時候，我們縮一縮腳膝。我們來的時候是夏天，樹林還青翠着，現在是秋天了，夜是灰色和陰濕。貨汽車一停，我們爬出來——一堆混雜的人，許多殘剩的名字。兩面黑暗中都站着人，喊着聯隊和隊的號數。每次喊聲一出，從一小羣裏分開些人出來，大多是些污穢，面孔蒼白的兵士，只是極可怕的一小羣，一小羣極可怕剩留下來的。

現在有人喊着我們的隊的號數，不錯這是我們的隊長，他也受了傷，他的一隻手臂在吊腕布裏。我們走過去，我認出嘉德和克路伯，我們互相倚靠地站着，互相注視着。

我們聽見我們的隊的號數喊了再喊。他定當喊得久些，他們在醫院和炸裂的破洞裏聽不見他的喊聲哩。

再一次：“第二隊的兵士到這裏來。”

然後較為輕和點：“第二隊沒其餘的人嗎？”

他沉默一刻兒然後嘎聲說：“完了嗎？”發命令：“報數！”

早晨灰色，我們來的時候還是夏天，我們那時是一百五十個健兒。現在我們覺得寒冷，已是秋天了，樹葉蕭蕭地響着，我們的聲音疲倦地抖着出來：“一——二——三——四——”停在三十二。“沒有別個嗎？”這聲音未響以前是一個長久的沉默——等，等後才緩和地說：“上伍——”然後只能完結地說：“第二隊——”嗚咽地：“第二隊——隨便走吧！”

一排，一短排的人緩步走向早晨去。

三十二人。

## 七

他們將我們召回到比平常更遠的地方，屯在一個兵營裏，可以使我們再組織起來。我們這一隊需要一百多個新兵。

我們卸任時候，在各處閒步着。兩天後熊馬拉斯托斯來跟我們要好。從他在戰壕以後他將他的自傲態度弄掉了，很想跟我們要好。我很願意，因為我見過他怎樣地幫忙背部受重傷的海·威斯撒斯。並且當我們沒錢的時候他會請我們到兵營酒肆裏去喝酒。只有第牙頓一人還警備着，疑惑

着。

但是當熊馬拉斯托斯告訴我們他代替一個廚房軍曹的職務的時候，第牙頓也跟他要好起來了。像是證據似的他立刻分兩磅糖給我們，特別半磅牛油給第牙頓。過後兩三天他也特別地分派我們到炒煮房去做削番薯和蘿蔔的工作。他所分給我們的實是軍官的食物。

這時候我們已得到每個兵士所需要的兩樁愜意的事：好的食物和休息。想起來這兩樁事並不值得什麼。兩年前我們都極嫌惡地看輕我們自己。但是現在我們已很快樂。這只是習慣——就是在前線上也是一樣。

我們的所以會這樣地快忘記過去的事，習慣就是個解釋。昨天我們在砲火槍彈之下，今天我們裝蠢在鄉村附近搶着食物，明天我們再到戰壕裏去。我們真是會忘記事情。但是我們在戰場上這麼久，前線的日子一過去，戰爭立刻像一塊石頭從我

們的身上墮下去；這些戰爭的事我們想起來是了不得的呀。假如我們這樣做，我們早已受誅滅了。我不久就找到這條定例：——一個人若只是躲着，恐怖就可耐得住——他若一想起來，立刻就被殺了。

我們一開到前線即刻成爲野獸，因爲這是給我們安全唯一的方法，那麼一到換班休息的時候，我們就成爲談諧的人和偷惰漢了。我們不能再做別的事，這是必須的。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活着；所以我們不能再受那種和平時候用來做裝飾的感覺的重壓，在戰場上不得有感覺。堪墨爾契死了，海威斯撒斯死了，在審判日他們當將漢恩斯科拉姆爾受一次直射後粉碎的的尸體忙碌地補接起來；馬頓斯半隻腳都沒有了，瑪悅爾死了，馬斯死了，伯悅爾死了，哈姆爾琳死了，各處躺着一百三十個的傷人；這是一種可咒詛的事，但是現在我們能怎麼做呢——我們活着。假如我們能安全他們，那麼就

可看到我們怎樣地當心留意——我們就是會碰着大困難，我們也肯很快地去救他們；因為我們已有了極可咒詛的“蓄克德性”（quixotic）了；恐怖我們並不怎樣怕——自然我們也怕死的；但是這是另外一樁事，這是天然的。

但是我們的同伴已死了，我們不能幫忙他們，他們已得到他們的休息——誰曉得我們的將來呢？我們只得使我們得到安逸和睡，盡我們所能塞進肚子的大喫，喝酒，抽煙，那麼時間才不至於白浪費，生命是短促的啊。

我們一背身離開前線，前線的恐怖立刻都消滅了；我們用種種可怕，粗野的笑話來說這戰爭，一個人死了，那麼我們就說他弄掉他的臭糞了，我們這樣地取笑着每樁事情；這種的取笑會壓止我們瘋起來；我們取笑着就可活得住了。

但是我們並不忘掉。戰報上荒謬地記載說軍

隊有種很好的幽默，在他們未離開戰線以前已準備好跳舞了。我們不這樣做，因為我們有種很好的幽默：幸喜我們有種很好的幽默，不然早已粉碎了。假如不然，我們再也支持不住；每月我們的幽默漸漸的壞了。

我曉得這樣：現在所有的這些事情，當我們在戰爭中的時候，像一塊石頭似地沈下去，一到戰後牠們都再醒來了，那麼生和死的解放就開始了。

這裡所過的日子，星期，和年會再回來，我們死的同伴會再起來跟我們一道整步走着，我們的腦子清楚，我們將要有個目的，所以我們將要整步走着，我們死的同伴會在我們的身旁，在前線所過的日子已在我們的後面：——跟誰作對，跟誰作對呀？

不久以前在這附近有個軍隊的戲館。廣告牌上還貼着演戲有色的廣告。克路伯和我太陽着眼



睛站在廣告前。我們很難相信有過這種事。一個少女穿着輕飄的夏衣，她的腰上圍着一條紅色的漆皮帶！她站着，一手放在木柵上，一手拿着一頂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長襪和一雙白色扣鈕的很好的高跟鞋。她的後面有個微笑着的藍湖，和些白馬，旁邊有一個清明的海灣。她是個極可愛的少女，有顆端正的鼻子，紅的嘴唇，纖弱的腳兒，全身都極整潔，她每天必有洗過二次浴，她的指甲下一點污穢也沒有。有的也只是海濱的沙兒。

在她的旁邊站着一個白褲子的男人，穿着藍色的短衫，戴着一頂水手帽；但是他並不能引起我們的興趣。

廣告上向少女使我們很驚奇。我們已完全忘記這種的事，就是現在我也很難相信我們的眼睛所看的。我們好幾年沒有見過這種東西了，歡喜，美麗，快樂這些事都沒有過。這是和平的時候，好像是似地；我們奮興起來了。

“只看看這一副的小鞋子，她穿着走不過幾哩呀。”我說，一壁自覺得有些獸子氣，站在像這種的圖畫前所想到只是走路。

“大約她幾歲？”克路伯問。

“大約是二十二歲！”我冒險地說出來。

“那麼她的年紀比我們大了；我告訴你，她不過十七歲哩！”

這使我們喫了一嚇。

“這可就好了，阿拉伯特你以為怎樣？”

他點頭。“家裏我也有些白禪子。”

“白禪子，”我說，“但是像這種的少女——”

我們互相側目着。大家都不必自傲——兩副襤褸，變色，污穢的軍服。競爭是無望了。

所以我倆就開始將那個穿白禪子的青年撕開這廣告牌，極小心的不去損傷到那少女。已經有些關係了。

“無論如何我們可將虱子弄掉，”克路伯提議

說。

我因為無論衣裳怎樣弄好穿上去兩點鐘後，又會佈滿虱子的緣故不大激動。但是當我倆再談及那張圖畫的時候，我說我肯。就是遠一點我也肯去。

“我們若得到一件清潔的短衫，以後怎樣呢——”

“襪子也必當有的，”阿拉伯特不是無理由地說。

“不錯，或者當有襪子。我找看罷。”

這時里亞和第牙頓走近來；他倆看一看那張廣告，所談的話立刻成爲淫猥。我們這一班裏里亞是第一個會跟女人接觸過的青年，他說出些生動的瑣事來。說到某種的程度以後他自己玩賞着這張圖畫，第牙頓很起勁地扶着他。

這種的談話並不會使我們覺得憎惡。不淫猥就不算是兵士了；不過在這種候時，却有點不合，

所以我們就漸漸地走到除虱子館去，我們有種感覺，以為是跑進一間富麗的上流人的裝飾店。

我們所被派來住的房子靠近一條運河。運河的那一旁有些池塘和白楊樹；——運河的那一旁，也有女人哩。我們這一邊的房子都不破壞。別的那一邊有時候也看到有住民。

傍晚的時候，我們洒水去。有三個女人在岸邊散步着。她們慢慢地走着并不看到別處去，雖則我們不穿洒水的衣裳。

里亞喊她們。她們笑着停起來看。我們用不完全，零碎的法語招呼她們，什麼都極快地擠進我們的腦子裏，用各種的話來留住她們，她們並不是怎樣地奇美，但是在這種的地方也會有這種的少女呀？

有一個纖弱微黑的少女。她笑的時候，她的牙齒發光，她很活潑，她的衣裳鬆鬆地在她腳上飄蕩

着。雖則水很陰冷，我們還很快樂地盡我們所能的使她們有趣，她們才肯逗留着。我們試說着笑，她們用些我們所聽不懂的話來回答；我們笑着用手招呼着。第牙頓較為機巧。他跑進屋子裏去拿出一塊軍隊的麵包來，高高的擎着。

這很有效力。她們點着頭，用手招我們過去。可是我們不敢這樣做。軍令禁止跨到對面的岸上去。各個橋上都有兵士站崗着。沒出入照不能過去。所以我們請他們過來；但是她們搖着她們的頭，用手指着橋。她們也不准過來。她們轉身慢慢地沿着運河走着，只是沿着拖船的路。我們泅着水跟她們。走了一百碼遠的路後，她們轉開身用手指着一間不遠在大樹和小樹中的房子。

里亞問她們是否住在那裏。

她們笑着——必定的，這是她們的房子。

我們向她們嚷着說：守兵不看見的時候就會來找她們。在夜裏。今夜。

她們抬起她們的手，兩手合攏來放在面孔上，閉着她們的眼睛。她們明白。那纖弱微黑的少女跳一個 Two-step 舞。那美麗的少女囁說：“麵包——好的——”

我們極熱誠地保證她們說會帶些來。並且還帶些別種好吃的東西，我們轉動我們的眼睛和試用我們的手來向她們說明。假如是必須的，我們也會答應她們軍需官所有的食物。她們走開去，每每回轉身來望望。我們爬上我們這一邊的岸上注視着她們是否走進那間房子，因為她們很會說謊的。然後我們就洩回去。

沒有休息照的人，沒有一個可走過橋去，我們只能在夜裏洩水過去。我們都異常激動着。我們不能不喝酒，所以我們就跑進一間兵士的酒店裏去，在那裡有啤酒和一種淡甜酒。

我們喝着淡甜酒，一個一個將自己說謊的經驗說出來，誰都快樂的相信着別人所說的，只是不

能忍耐地等着輪流到他可說出一樁更誇大的事。我們的手很不安靜，我們抽着無數的香煙，直到克路伯說：“我們最好也帶幾支給她們呀。”所以我們就將幾支收在我們的帽子裏。

天空漸漸地成爲蘋果青色。我們四個人，但是只有三個可去；我們必須棄掉第牙頓，所以我們勉強他喝了許多甜酒，直到他顛倒着。我們回到我們所屯紮的地方的時候天已黑了，第牙頓在我們的中央，我們都充滿着冒險的熱情。

那纖弱微黑的少女是我的，我拈紙拈到了她。

第牙頓跌在他們的草袋上打起鼾聲來。有一次他醒來，奸滑地冷笑着，我們很怕，以爲被他所騙去了，那麼我們所勉強他喝的甜酒都白浪費了。但是他却再跌下身睡去。

我們每人都拿着全份的軍隊麵包用新聞紙包起來。我們也將香烟放進去，剛好又有三份今天晚上剛分來的好吃的肝臟腸。這成爲一種很好的禮

物。

我們很小心地將這些東西都收在我們的靴子裏。我們必須舉着靴子來保護我們的足，踏到過岸的鐵線和碎玻璃。因為我們當泗過去，我們只得不穿衣裳。但是路並不遠，夜亦全黑。

我們將靴子拿在手中。很快地溜進水裏去，背着身泗水，將靴子和裏面所收的東西頂在頭頂上。

我們很小心地爬上對岸，拿出包袋穿在我們的靴子。我們將東西挾在臂下。同時，我們全濕全裸，只穿着靴子，很快地跑起來。我們立刻找到那房子。房子是在羣樹之中。里亞碰着樹根纏了一跌，他的肘部脫皮。

“不要緊，”他快樂地說。

窗門關着。我們輕輕繞着這房子試想從裂縫偷望進去。我們耐不住起來。忽然克路伯狐疑地說：



“設若有一個少佐在她們這裏呢？”

“我們只好逃開，”里亞冷冷地笑，“看他是否能在這裏看出我們聯隊的號數，”他打打他的屁股。

庭心的門開着。我們的靴子做了一個很大嘩啦的響聲。房子的門一開，一縷狹縫的燈光照出來，一個女人驚懼地哀叫起來。

“噓，噓！同伴——好朋友——”我們一壁說着；一壁訴求地拿出我們的包着的東西。

別的兩個現在也出顯了，門廣開着，爆光映照着我们。她們認得我們，看我們這樣子三個都大笑起來。她們在門路上顛來搖去，她們笑得太多了。她們的舉動是多麼柔軟迷人呀！

“一刻兒——”她們轉進去，擲給我們衣裳，我們很快活地把我們自己包起來。那麼就冒險地走進去。房間裏點着一盞小燈，裏面的溫暖有一種的香味。我們將我們的禮物解開呈給那些婦人。她們的眼睛光亮起來，很顯然的，她們是餓的。

這樣一來大家都有點不好意思。里亞做做吃東西的手勢，她們再活動起來，拿出碟子，刀子，吃起食物來，她們拿起肝臘腸的每片，在她們未吃以前都稱贊着，我們很驕傲地坐在旁邊。

她們喋喋不休的話壓服我們；——我們懂得很少，但是我們都注意地聽着，那些話的聲音很親愛似的。無可疑的，我們看起來都還很年輕。那黢黑的少女捶我的頭髮說出所有法國女人所說的：“戰爭——怪討厭——可憐的孩子——”

我很緊地抓住她的手臂將我的嘴唇放進她的掌心。她的指頭圍着我們面孔。緊靠在我上面的是——一副迷惑的眼睛，她的淡紫的面膚和紅唇。她的嘴所說的話我聽不懂。她的眼睛我也不全懂；我們到這裏以後眼睛好像是要說比我們所能領悟的還要深情的話。

還有別的房间連接着。我走過的時候看見里亞，他已經跟那個美人太配合起來。但是我——我

迷失在很遠隔的地方，在愚蠢中，和在一種我自  
信地退讓着我自己的熱情裏。我的願欲很奇異地  
混合着渴望和不幸。我覺得眩暈着，一個人在這裏  
再也不能堅持什麼。我們脫了我們的靴子放在門  
邊，她們給我們拖鞋，現在沒什麼剩留着會使我憶  
起一個兵士的堅心和自信。沒來福槍，沒束帶，沒  
兵衫，沒兵帽。我將我自己交給不曉得的，要來的都  
可隨便，——雖則我還有點怕。

這個微黑的少女思想的時候皺着她的眉兒；  
可是談話的時候却照平常。發出聲音每每未成話  
以前就塞住，或是被我來替她續完；一畝，一條小  
路，一顆彗星。我懂什麼呢——我能懂什麼呢？  
——異國聲調的話，我很難明白，這些話用一種  
平靜來愛撫着我，房間漸漸陰暗，在半昏半亮中  
又光亮起來，只有在我上面的面孔是存在，是明晰  
的。

一個面孔有這麼多的不同呀；只是一點鐘前

面孔是生疎的，現在緊靠着，有一種極可愛的柔情，這種柔情不是從面孔來的，只是從夜，世界，和鮮血中出來，所有些却都聚攏來在面孔上映亮着。房間裏的東西接觸到這柔情就改變，牠們已被柔情所曬過，當我自己明晰的皮膚被燈光所映照，那隻陰冷，紫色的手撫過的時候，我幾乎怕起來了。

所有這些情形在與軍隊的娼妓院裏的多麼不同呀，那些娼妓院我們可以去的，我們必須排成一瓣子形等着。我希望我會永遠想不到她們；但是慾望驅使我的心不知不覺地轉向她們，我怕着，因為再要擺脫她們是不可能了。

但是現在我接觸到微黑的少女的嘴唇，我緊緊地深吻着；我的眼睛合起來趕走戰爭，恐怖，和粗野離開我，爲的要喚醒我的年輕的時代和快樂；我想到廣告上的少女，在一瞬間我相信我底生命是依靠在得勝她。假如我更爲撲緊那擁抱着我的

手臂，或者會發生一樁奇異的事……

……………

這樣地不久之後，我們三人再聚攏來。里亞極快樂着。我們穿上我們的靴子，暖和地離別。夜的寒氣陰冷我們熱的身體。蕭蕭的白楊在黑暗中縹緲地龐大着。月亮映着天空和運河的水，我們並不跑，我們並着排大踏步地走着。

“一份軍糧還值得呀，”里亞說。

我不能堅決我自己來說話，我並不快活。

我們聽見了些脚步聲；趕忙躲在一株小樹的後面。

脚步走近來，靠近我們。我們看見一個赤條條的兵士；穿着靴子，剛和我們自己一樣；他的臂下挾着一包東西，跑向前去。這是第牙頓在趕着路。他已看不見了。

我們笑。明天早晨他定會咒罵我們。

不給人們察見，我們又在我們睡眠的草袋上

了。

我被喊到中軍總部去。隊長給我一張休息照和旅行照，祝福我有一個安全的旅程。我看着我幾天的休息。十七天——十四天的休息和三天的旅程。這不够哩，我問他爲什麼我不能有五天的旅程。波爾丁克指着我的休息照。我一看才曉得我回來不是一直到前線去。我的休息日過後我應當向一個在濕地的兵營報到，再受訓練。

別人都慶祝我。嘉德給我一個很好的勸告，告訴我應當試圖找到一種軍隊起發點的工作。“假如你是乖巧的，你必須抓住那位置。”

再有八天很想不回去，我們能在這裏住得久點，並且這裏是好的。

自然的，我必須在兵士酒店裡對付其餘的人喝酒。我們都喝了些。我漸覺得慍慍地，我可有六星期的休息。自然這是運氣的，但是在我未回來以

前能發生什麼事情呀？這些朋友我都能再碰見嗎？海已去了——接着的是誰呀？

我們喝酒的時候，我一個一個看着他們。阿拉伯特坐在我的身旁吸烟，他沈默着，我們常常聚做一堆——對面蹲着嘉德，低垂的雙肩，闊大的拇指，和安靜的聲音——摩勒爾突出的牙齒和旁旁的笑聲；第牙頓老鼠似的眼睛；——里亞滿面的鬍鬚，看起來至少有四十歲了。

我們的上面是一陣很密的煙雲，兵士那一處能沒抽煙。酒店就是他們避難處，啤酒不只是可以喝，還能移動一個人的四肢和可在平安中舒張着。我們拘着禮儀幹着，我們將我們的腳伸在我們的前面，并且謹慎地吐着痰，這是唯一的方法。一個人明天早晨就要離開，他底心裏所湧起的是多麼繁雜，悲哀呀！

夜裏我們再到運河的那一旁去。我幾乎很怕告訴那個微黑少女說我要離開去，我當回來的時

候一定離開這裏很遠了；我們一定不能再見了。但是她只點點頭，並沒什麼特別的表示。起初我不懂；後來我忽然明白了。不錯，里亞說得不錯：假如我是被派到前線去，那麼他就會再喊我爲“可憐的孩子”；但是我只是休息去——她不願意聽這種事，這事並沒有到前線去那樣動人。她的喋喋不休的話也好去向魔鬼說哩。一個人做着奇異的夢，醒來只是幾塊麵包。

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沒虱子的衣裳後，走向總火車站去。嘉德和阿拉伯特還送我去。到停站的地方，我們才曉得火車還許一兩點鐘才開。他倆應當回去盡職。我們一個一個告別。

“前途幸福，嘉德；前途幸福，阿拉伯特。”

他們走回去，搖一兩次手。他倆的人形狀漸小。他們的每步每個動作我都認得出，無論多少遠我都能認出他們。他們不見了。我坐在我的背囊的上面等着。



忽然我極忍不住地急想要回家去。

我在許多月台上躺一躺；我在許多廚房前站一站，我在許多長凳上逛一逛。——終於風景漸漸地陰鬱，不可思議和熟識。西窗外滑過許多的鄉村，鄉村茅茨的屋頂像帽子似的剛在刷白，半是木做的房子，五穀場在殘照裏像真珠母似地發亮着，菓子園，倉房和古老的白檸檬樹。

車站的名字在我底心中漸漸有意義起來，我底心抖着。火車搖動地搖動地衝向前去，我站在窗前，靠着窗沿望着，這些名字指出我年輕時代的界線。

柔滑的草埔，山地，和田；一小羣的人沿着路走向天涯去，那條路是和地平線平行的——一個木柵前農夫們站着等，少女們握着手，孩子們在場上玩着，向鄉村去的路很柔滑，並沒有砲隊。

現在是傍晚，假如火車不是轟隆地響着，我

定要喊出來。平原自己展開了。

遙遙地，小峯輕柔，藍色，陰黑的輪廓開始出現了。我認得出桃爾孟堡山特別的輪廓，一個有裂罅的雞冠，從無樹林的界線削壁地聳高起來。山後就是我們的城鎮。

但是現在太陽的光線已射透全世界，什麼東西都被牠金紅的光線所映亮着，火車震動地兜過一彎又一彎；——遙遙地，有一長排昏黑的模糊的搖擺着的白楊樹，從陰影中露出形來，光明和愉快。

火車兜彎的時候，地旋轉着，在這時候那些樹兒漸小；樹兒漸成爲一橫排，在一瞬間，我只看見一株樹——後來牠們又從第一株樹的後面露顯出來，在天空中豎成一長排，直到牠們被第一間房子所遮沒。

火車經過一條街道。我站在車窗前，拉不開我自己。別人都已將他們的行李弄好預備下車。我

反覆地念着這條我們所經過的街道的名字——伯利姆爾斯屈露絲——伯利姆爾斯屈露絲——

街上有坐自由車的人，貨汽車，行人；這是一條灰色的街道，和一條灰色的地道；——這條街道像是我底母親一樣地擁抱着我。

車停了，車站裏充滿着吵鬥的聲音，嚷聲和守兵。我拿起我的背囊用皮帶牢縛好，那麼我就拿起我的槍顛蹩地步下階來了。

我站在月台上看來看去；急急忙忙地走來走去的人我一個也不認得。一個紅十字會的女人要我去喝些東西。我轉開身，她極蠢地向我微笑着，她自以為是很重要的來麻煩我：“得，我將要給你一杯兵士的咖啡哩！”——她喊我做“同志，”但是我一點也不要。

車站的外面那條街側的河潺潺地流着，牠從那工廠的橋下的水閘中轉着泡湧出來。那兒聳立着古舊，四方的時鐘塔，塔前是那株斑點的大白樺

橡樹，塔後是蒲蓉。

我們常常坐在這裡——幾年前——；我們經過這條橋吸着那停滯的水陰冷的酸味；我們會倚在水閘這邊靜水的橋上，那兒那綠色的爬藤，和野草生在橋石上；——熱天的時候我們在水閘別的一旁急流着的水泡中愉快地說着我們學校裏教員的瑣事。

我走過橋看左看右；水裏仍舊是充滿着野草，水仍舊在映亮的橋環下奔流着；在聳高的房子裏那些洗衣婦仍舊赤裸着手臂站着，那些赤裸的手常常放在清潔的衣布上，熨衣的熱氣從開着的窗子傾瀉出來。狗兒沿着狹窄的街邊跑着，許多房子前的門口站着人，我走過的時候，他們的眼睛跟着我，我很羞愧，並且負重載。

那兒是我們常常來賣冰的糖菓店，我們也是從那裏學到喫香烟，這條街每間店我都認得，殖民地的棧房，製藥店，烟店；我終於站在一個門梢已

壤的淺色的門前，我的手覺得異常地沉重。我一開門，覺得有一種極奇異生疎的形狀，我的眼睛看不清楚。

樓梯在我的靴子下大響着。樓上一個門發出聲音，有一個人從欄干上望下來。開着的門是廚房門，裏面在煎着番薯餅，滿屋裏都有這餅的香味。今天自然是星期六；靠在那裏的一定是我的姊姊。在一瞬間我覺得慚愧，低下我的頭，終於我丟掉我的首鎧望上去。不錯，是我的姊姊。

“蒲爾，”她叫出來，“蒲爾——”

我點頭，我的背囊重撞着樓梯的小柱；我的來福槍太重了。

她開了一個門，喊道：“媽媽，媽媽，蒲爾回家了。”

我再也不能走進前去——媽媽，媽媽，蒲爾回家了。

我靠在牆上，捏緊着我的首鎧和來福槍，我盡

我所能的捏緊，但是我不能再跨上一步，樓梯在我的眼前消滅，我將槍尾支住我的腳，憤憤地咬緊我的牙齒支持着我自己，但是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姊姊的喊聲使我軟弱，我不能做什麼，我極力振作着自己笑起來，和說話，但是說不出話，所以我只能站在樓梯上，苦惱地，失望地，癱癱着，眼淚違背我的意志流下我的面頰來。

我的姊姊回轉來：“嘿，什麼事！”

現在我只好勉強振作起來，顛蹶地爬到梯頂。我將來福槍靠在一壁角，背囊靠在牆上，而將首鎧放在背囊上，將我的行李，雜物都拿下。然後我兇兇地說：“給我一條手帕。”

她從碗碟櫃裏拿一條給我，我拭乾我的面孔。在我的上面的壁上掛着一個裏面盛着有色的蝴蝶的玻璃箱，那些蝴蝶是我從前所採集的。

這時我聽見我的母親的聲音。從臥房裏來的。

“她在床上嗎？”我問我的姊姊。

“她重病——”她回答。

我走進臥房裏去，將我的手給她，我盡我所能的安靜說：“我在這裏，媽媽。”

她靜躺在半昏半暗中。不安地問道：

“你受傷嗎？”我覺到她搜尋的眼光。

“沒有，我是得到休息。”

我的母親極蒼白。我很怕有光。

“現在我躺在這裏，”她說，“將哀泣來代替愉快。”

“你病嗎？媽媽，”我問。

“今天我要起來一刻兒，”她說，一壁轉向我的姊姊，我的姊姊還是繼續地跑到廚房去看着那食物是否燒焦：“將那瓶藏着的越橘拿出來——你歡喜牠，不是嗎？”她問我。

“不錯，媽媽，我好久沒喫過了，”

“我們幾乎可說是曉得你會回來，”我底姊姊笑着，“恰巧所裏的是你所歡喜喫的東西，番薯餅，

并且也有越橘呀。”

“并且又是星期六哩，”我加上去。

“坐在我的身邊，這裏，”我的母親說。

她向我注視着，她的手和我的比起來很蒼白，很消瘦，很衰弱。我們沒什麼談話，她沒向我問什麼，我很感激她。我應當說什麼呢？我所歡喜要的什麼都可有，我平平安安地回家而坐在她的身旁。在廚房裏站着我的姊姊預備晚餐的麵包，還唱着歌兒哩。

“親愛的孩子，”我的母親輕輕地說。

在我們的家裏並沒有什麼很親愛的感情，窮人們辛苦地工作着，不能互相顧到。反駁他們所已曉得的不是他們所當做的。當我的母親向我說：“親愛的孩子”的時候，這個意義比別人用的還要深哩。我曉得那瓶越橘是牠們好幾月來所有的一瓶，她爲我收起來；那些舊餅亦是她所留給我的，她一有好機會可得些的時候，她都留下給我。



我坐在她的床邊，窗外對面啤酒花園的栗樹閃着褐色和金黃。我深深地呼吸向我自己說：——“你在家了，你在家了，”可是有一種極奇異的感覺永不離開我，在所有這些事物之中，我找不到我自己。這裏有我的母親，我的姊姊，我的蝴蝶箱子，和桃心木的鋼琴——但是並沒有我自己在這裏。相離很遠，在我們之中有一帷幕隔開着。

我將我的背囊拉近床邊，將我所帶來的東西拿出——一個全的伊但墨兒牛酪，這是嘉德替我預備的，兩塊軍隊的麵包，牛油一磅的四份三，兩罐肝臘腸，一磅熟肉油和一小包的米。

“我料想這些東西你們有用——”

她們點頭。

“這裏的食物很糟嗎？”我問。

“不錯，但是這不要緊，你們那裏喫得好嗎？”

我微笑地指着我所帶來的東西。“自然，並不常常是這樣多，但是還過得去。”

恩娜走出去將食物拿進來。突然我的母親抓住我的手猶豫地問說：“戰場上很壞嗎，蒲爾？”

媽媽，我能怎樣答覆呀！你必不能明白，永遠不能確實地覺得。你永遠不能確實地覺得。你問，壞嗎？——你，媽媽，——我搖我的頭說：“不，媽媽，並不怎樣壞，我們常常可整羣的聚攏着，並不怎樣壞。”

“你說得不錯，但是最近亨利契蒲素但米耶回來說現在戰場極可怕，有毒氣和種種怕死人的東西。”

我底母親這樣說，“有毒氣和種種怕死人的東西。”她不曉得她所說的是什麼，她只是替我擔心。我可告訴她說我們有一次曾發現三個敵人的戰壕所有的衛戍兵都僵得像中風嗎？擋彈壁的對面，他們在戰窟裏有的站着的躺着，藍面孔，早已死了。

“沒有，媽媽，這只是空談的，”我回答“情形並

不是像滯素但米爾所說的那樣。打個譬方來說，我自己還安全強健——”

在我底母親極驚人的不安寧前我恢復我的泰然。現在我已能走來走去，說話答話，不必怕因為世界像橡皮地輕轉着，而我的動脈成爲硫磺，着麼就當突然地去靠在壁上。

我底母親想要起來。所以我到廚房裏去，我底姊姊在那裏。“她有了什麼病？”我問。

她聳聳她的肩說：“她躺在牀上癱兩個月了，但是我們不願意寫信告訴你。已經請過了好幾個醫生。有一個醫生說大概是再生毒瘤。”

我到本地方的總司令處去報到。我慢慢地走過那些街道。偶然有人向我說話。我並不逗留，因為我不歡喜說話。

在我從兵營回來的路上有一個聲喊着我。我從沈思中醒來，向四圍看看，一個少佐站在我的面

前。“你會行禮嗎？”他嚷着。

“對不住，少佐，”我窘迫地說，“我沒看見你。”

“你懂得怎樣說正當的話嗎？”他咆哮着。

我很想打他的面孔，可是還自制住，因為我的休息依靠在這點。我立正行禮說：“我沒看見你，少佐大人。”

“你的眼睛當睜開點，”他發噤。“你名叫什麼？”我告訴他。

他的肥壯的紅面孔都是怒容。“那一聯隊？”

我極詳細地告訴他。可是他還不愜意。“他們在什麼地方。”

但是我已被問得太足了，回答說：“在蘭琪馬克和墨斯考迪的中間。”

“呀？”他有點不解地問。

我向他訴說我到這裏只一兩點鐘，以為他必會走開了。但是他並不這樣做。他更氣起來：“你

以爲你可將你在戰線上的架子擺到這裏來嗎？得，這種架子我們不管，謝天謝地，我們這裏還有紀律哩。”

“退後二十步，特別快步！”他命令。我氣得瘋了。但是我不能向他說什麼；假如他要將我逮捕去也是可能的。所以我只能退後跑步，然後再整步走向他走來。離開他六步的時候我行了一嚴正的禮，直到他在我的後面六步。

他喊我回來，很可親地給我曉得他可憐我，放些慈悲給我，不將我抓去受審。我裝做像平常的極感恩。“好，准去！”他說。我伶俐地回轉身整步走開。

這事毀壞了我這一晚。我回到家將我的軍服擲到壁角裡去；我應當早點這樣做，然後我從更衣室拿出我的普通衣服，穿了上去。

我很怕，衣裳太緊太短，在軍隊裏我長大了。領圈和領結都使們很麻煩。終於是我的姊姊替我

打領結。但是這副衣裳多麼輕鬆呀，我覺得好像穿着一領襯衫和一條內褲似的。

我照照鏡。多麼奇異呀！一個受日所曬焦，生長過大，堅信禮的候補員驚奇地看着我。

我的母親看我穿普通的衣裳很快樂；在她看來我仍舊是一樣。但是我的父親却要我穿上我的軍服，那麼他就可帶去見他的朋友。

但是我拒絕。

可以很安靜地坐在某處是極可快活的，警方說在啤酒花園裏，靠着球戲場的栗子樹下。葉兒開始零零地墮在桌上和地上。我的面前有一杯啤酒，在軍隊裏我已學得喝酒了。那杯酒半滿着，但是還可供給我大喝幾口，并且假如是我所歡喜的，我可以再要一兩杯。這裏沒有號角，沒有砲攻，學校裏的孩子在球戲場上玩着，狗兒將牠的頭靠在我的膝邊。天空是藍的，在栗樹葉兒的隙裏露出聖瑪彌

路特禮拜堂綠色的尖塔。

這種景緻很好，我很歡喜。但是我跟人家合不來。只有我的母親不向我問事情。父親却不是這樣。他要我將前線告訴給他聽；他這樣地好奇問異，我覺得他很蠢，並且我也受窘迫；我跟他已沒什麼實在的關係。他所最愛的人是要聽這事。我曉得他不懂人家這種事是不可談的；我很想說給他聽，但是我將那些事用話說出來是極危險的。我很怕這些事脹大起來使我不能駕御牠們。前線所有的事我們都十分明瞭，不曉得我們要怎樣了呀？

所以我只能壓制着我自已，告訴他些可悅樂的事。可是他想曉得我是否曾手對手衝鋒過。我說“沒有，”站起來走開去。

但是這還不要緊。但是當我在街上被那種很像砲彈直直墮向我的轟聲的馬車的響聲驚了一兩次後，有人拍拍我的肩頭。這是我舊時的德文

教授，用着普通的問題抓緊了我：“好，前線怎樣？極可怕，極可怕嗎？不錯，戰爭是極可怕的，但是我們當支持下去。我聽人家說無論如何在那裏你們只少可得好東西。看起來你還康健；蒂爾，并且安全。這裏自然是壞的。自然的。無論什麼好的東西說也不要說都拿去運送給我們的兵士去。”

他拉我到一隻有許多別人的桌子去。他們歡迎我，一個校長的跟我頓手說：“你剛從前線回來嗎？那再的精神怎樣？好嗎？好？”

我告訴他說：沒有一個兵士可以回家能憂悶的。

他闕然大笑着。“我相信！但是你們必須先將那些法國鬼大打一頓。你吸烟嗎？這裏，抽一支吧。酒保，倒一杯還能配我們年輕的戰士的好啤酒來。”

我拿了那支雪茄，很不幸運，我只好逗留著。并且他們這樣誠情好意也難推托。我不很覺得討厭。



盡我所能的像一支烟囪噴着烟。爲要裝裝快活的面子，我也將那杯啤酒一口喝下去。第二杯立刻又來了；平民們曉得他們負兵士多少的債。他們爭論着我們所應我的土地。那個有鐵鑲鍊的校長只少要全比利時全國，法國有炭的地方，和些俄國的地方，他滔滔地說出我們所必須有這些地方的理由，還是固執地爭辯下去直到其餘的人都肯贊成他。那麼他就開始解釋說法國剛剛那一點會被我們所衝破，轉向我說：“現在，你們在戰壕上永遠的戰爭，你必衝向前些——擊碎那些法國懶惰鬼，那麼就會和平了。”

我回答照我們的眼光看起來，衝破戰線或許是不可能的。敵人極多的預備隊。並且，戰爭跟平民們所料想的是不同的呀。

他昂昂地不睬我這種意見。告訴我說我一點也不曉得。那些瑣事當然是這樣，但是這是關於全局的。因此你就不能決定。你所見到的只是你所

守的那一小小的一角，並沒有這全部精細的攻察。你盡你的職務，他冒着你的生命去幹，這會有最高的榮譽——你們每人都當有鐵十架的獎牌——但是第一點敵人的戰線必會在法蘭達斯的受衝破，那麼就可從上面包圍過來了。”

他拭拭他的鼻涕，擦擦他的髭。“他們必會從頂到底完全受包圍。那麼一直進巴黎好了。”

我很想看他自己畫一張圖畫，他倒給我喝第三杯酒。他立刻又要一來杯。

但是我站開身。他將些雪茄塞進我的袋子，親愛的拍一拍我送我離開。“萬事如意！我希望我們不久就會接到你很好的消息。”

我以為休息並不是這樣的。實在的，跟一年前不同了。自然是我自己在這期間中改變了。在這期間和現在有深淵隔開着。在那時候戰爭是什麼我還不曉得，我們只在安靜的營裏。但是現在我們已

被壓擠得不曉得了。我找出我不是屬於這裏了，這已是個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問來問去，有人不問，但是他們都有十分的自信，戰爭的事他們都曉得了；他們說起話來總是有已明白的口氣，沒有一點可跟他們爭辯。他們自己畫起一張圖來。

我寧可獨自一人，這樣誰也不能吵擾我。因為他們的結果總是同樣的，戰爭將要怎樣壞和將要怎樣勝利；有人這樣想，別人那樣想；無論如何他們常常只是專心注意着那些跟他們的生存有關的事。從前我也是這樣生活着，但是現在我覺得與這裏無關了。

他們向我說話得太多了。他們有憂愁，目的，願望，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我常常跟他們其中的一個坐在小啤酒花園裡，試想解釋給他聽說這是唯一實在的事：像這樣平靜地坐着。自然他們會明白，他們同樣，他們也覺得，但是只是話；不錯，只是話——他們覺得到，但是這有他們身體的一半

覺着，其餘的部分是在注意着別種的事情，他們自己已這樣分裂，所以他們不能全心全意地覺到；我每每不能照我所要說的說出來。

當我得見他們在這裏的時候，在我們的房裏，在他們的辦事室裏，忙着他們的行業，我覺得這些都有難能抵抗的吸引力，我很想也住在這裏忘記戰爭；但是牠也驅退我，牠是那樣狹窄，一個人的生活怎樣裝得進去呢；他必須將牠擠得粉碎；他們能這樣生活嗎，同時在前線地方那些炸彈的碎屑悲慘地在炸裂洞上響着，那些光輝砲射起來，傷兵用着油布抬回來，同志們蹲在戰壕裏。——這裏的人是不相同的，他們這種人我不能十分了解，我一面羨慕一面輕視。我必當想到嘉德，阿拉伯特，摩勒爾，和第牙頓，他們在做着什麼呢？無疑的，他們是坐在酒店裏，或者是在遊泳着——不久他們就再被派到前線去的了。

我的房間裏的桌後有一隻褐皮的沙發。我坐在沙發上。

壁上貼滿着無數的圖畫，那些照片是我從新聞紙生割下來的。中間也有我所畫的或是得來的繪畫和郵片。在別一角裏有一隻小鐵爐。對面的壁靠着收藏着我的書的書架。

我來當兵以前我住在這房間裏。這些書是我從當索庭教師所賺的錢漸漸買來的。大部分都是舊書，所有的文學書，警方說有一本藍布皮的書值一個馬克和二十分尼（Pfening值英金一便士九分之一）。我完全地買來，因為我很徹底，我不相信選集的編輯，不管他或許會將所有傑作選集來。所以我只肯買“全集。”大多的書我都用敬愛的熱心去讀，但是只有極少數會確實地感動我。我寧可選擇別種的書，那種現代的自然較為可愛點。有一小部分的書不是十分誠實得來的，我借來，因為我捨不得這書，便就不還了。

有一個書架都是學校裏的課本。這些書並沒小心照顧過，都已染污了，書頁有的因為幹一定的事撕起來。下面是雜誌，報紙，書信，都跟繪畫和畫稿混做一團。

我很想回想到那時。我立刻覺得，這些東西還在這房間裏，壁上都已貼好着。我的手躺在沙發的手臂上；現在我隨意地舉起我的腳，那麼我就很安穩地坐在這壁角裏，在沙發的手臂上。小窗子開着，我看見街上很熟識的景緻，最後是教堂聳高着的尖塔。桌上有些花兒。筆桿，當做壓紙的蚌殼，吸墨水紙——什麼都沒改變。

假如我幸運，戰爭過後我能回來。我必定會像這樣地坐在這裡，看看我的房間而等着。

我激動起來；但是我不願意這樣，因為這是不對的。我希望這種安靜的快樂會再有。當我轉向書的時候我希望會有從前那種極有力，無名的激勵的感覺。那種從有色的書背上引起的歡快會再

充滿我，將那塊在我身上某處沈重，死的鉛塊鎔掉，使我將來的不能忍耐，幻想世界的迅速的快樂再醒來，這會將我年輕時代的熱誠再帶回來。我坐着等。

我使我想起必須去見堪墨爾契的母親；——我也當去探探蜜桃斯達德，他大概是在兵營裏。我望出窗外去；——在街路平靜的圖畫的後面，遙遙地清明地浮出一個山峯；這使我想起一個秋天清明的日子，我和嘉德，阿拉伯特坐在火旁；喫着連皮焙炙的番薯。

但是我不願意想這種事，我掃開牠。房間將要說話了，牠必會抓我起來去阻止我，我希望會覺得我是屬於這裏，當我再回到前線的時候我希望我會聽見和曉得戰爭已息了，可以全身侵在回家的大潮裏，而曉得戰爭永遠不會再來了。戰爭不能繼續地咬住我們，牠對於我們只有外部的權力。

書背一列一列地拼好着。我現在還很熟識，我

記得我是照次序排的。我的眼睛向牠們哀求着：向我說——帶我去——我年輕時代的生命再帶我去——你是自由，美麗的——再接收我——

我等，我等着。

幻像泛流過我底心，可是牠們並沒抓住我，牠們只是陰影和記憶。

沒有了——沒有了——

我漸漸不安寧起來。

突然我的心內湧起一種遠隔可怕的感覺。我不能再回去，我關出在外面不准進去，雖則我已盡我所有的力量哀求着。

什麼動也不動一動；我像一個誰都不注意的，不幸的宣告有罪的人，我坐在這裏，過去牠自己退回。同時我怕要求得太嘈嚇了，因為我不曉得將要發生什麼事。我是一個兵士，我必須附從着。

我愁苦地站起來，望向窗外去。我拿起一本書



來翻着書頁，想要讀，但是我將這本書放開去，再拿一本。書裡有許多段我曾註釋過。我翻一翻看看，拿起別本新書。牠們已在我的身邊疊高起來。極快地又疊上了報紙，雜誌，和信。

我緘默地站着。像是在一個判官之前。

悶悶的。

字，字，字——牠們并不和我接觸。

我慢慢地將這些書再放進書架裏去。

永不再來了。

我安靜地走出這間房間。

可是我還不至於絕望。實在的，我不想再到我的房間去了，但是却用只是幾天不能判斷的念頭來安慰自己。後來——再過些時候——還有充分的時間哩。

我走到兵營裏去探蜜桃斯達德，我們坐在他的房間裏，這裏有種我很嫌惡的氣味，但是我已十

分地習慣過。

蜜桃斯達德有些新的消息使我聽後即刻受刺激。他告訴我堪都拉克已經被徵為守本地方的兵。

“想想看，”他說，一壁拿些好雪茄出來，“我一從醫館回來就向他逞逞些權力。他伸手向我嘖嘖地說：‘好呀，蜜桃斯達德，你好呀？’——我向他看看才說：‘守兵堪都拉克，職務是職務，荷蘭酒是荷蘭酒，你自己應當十分明白呵。當你向一個上級軍官說話的時候應當立正。’你當看看他的面孔呵！半是未炸開的砲彈半是醃漬的胡瓜。他再想裝起是同窗友的樣子。所以我就更兇地叱責他。那麼他就開起他最大的砲來。很可相信地向我問：‘你還想用我的勢力來補救你緊急的考試嗎？’你明白他是試想要使我回想到這些事情。因此我大怒起來，用別種話來回答他。‘守兵堪都拉克，兩年前你要求我們從軍去；在我們的中間有一個豹斯

夫伯思不肯去。他距他照平常被徵去的三月前被殺。假如不是你，他必會活得久點。現在：准去。你不久就會聽到我的消息。’ 要去管他那一隊是很容易的。我所做的第一樁事是帶他到店鋪裏去，將一副合式的服裝給他。在一分鐘內你就可見到他。”

我們走到操兵場上。那隊的兵士已經歸伍。蜜桃斯達德命令他們少息，他開始檢閱着。

我看見堪都拉克幾乎忍不住笑起來。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藍軍衣。背部和衣袖都有很大塊黑布的條補着。外衣一定是個大漢的。那黑色，破舊的褲子又是太短，只到他的脚肚。靴子粗殘的老莽夫。露出足趾來，靴旁又鑲邊，太大了。但是好像酬債似的帽子太小，像是一個極可怕，污穢，平庸的小圓筒形的淺箱子。全身的裝飾，看起來襤褸得可憐。

蜜桃斯達德站在他的面前：“守兵堪都拉克，

你這些鈕子也算爲是擦過了嗎？你好像永遠學不來似的。無用，堪都拉克，十分地無用——”

這使我大大的愉快着。在學校堪都拉克每每用十分同樣的話責備蜜桃斯達德——“無用，蜜桃斯達德斯，十分地無用。”

蜜桃斯達德繼續責備他：“現在看看蒲特日爾，他是個給你學的模式。”

我很難相信我的眼睛。蒲特日爾也在這裏，蒲特日爾是我們學校的看門人。他是個模型呵！堪都拉克眼睛向我一射，好像是要喫我。但是我是向他裝蠢地譏笑着，好像我已認不得他。

沒有一件東西會比他的步兵帽和軍服更爲可笑。就是這個可笑的東西，從前我們都窘迫悲慘地站着，當時他像加冕似的在他的桌邊，兇兇地看着我們用一支鉛筆在記我們法文不規則動詞的錯處，就是這個東西使我們後來的法文很少進步。這只是兩年前——現在却是站在這裏的守兵堪都拉

克，威赫的力量都沒了，彎曲的腳膝，像是鍋鈎的手臂，沒擦光的鈕子和這些極可笑的裝束，——一個無資格的兵士。我不能將這種的窮相和在教師桌上威赫的情狀看為一致。他那滿身窮困的守兵不曉還敢向我這兵說：“波墨兒，念出Aller 的半過去式。”

現在蜜桃斯達德命令他們做小戰的練習，像是恩顧似地特別挑出堪都拉克做小隊長。

小戰的時候小隊長必須在小隊的二十步前：當命令發下“向後轉，”那一排的小戰的人只須轉一轉身，但是那個小隊長突然已在那排人的後面的二十步，必須衝進前加步再在小隊的二十步前。一共是四十步的特別大步。但是他到沒一刻兒後，立刻命令又來“向後轉。”他必須盡他所能的快再衝四十步。這樣的那小隊的人只是轉幾轉，同時那個小隊長却當衝來衝去。這是熊馬拉斯托斯早已經用過的一種藥方。

堪都拉克別想再可從蜜桃斯達德得到什麼，因為他曾有一次將蜜桃斯達德留級，蜜桃斯達德在他未再回到前線以前，有這麼好的機會不去報報仇就成土獸了。軍隊若給一個兵士有這麼的好機會必會肯死點。

在那時候堪都拉克衝上衝下像是一隻野豬。過一刻兒蜜桃斯達德停止了這種小戰，開始幹起一種很重要的兵操爬地。

堪都拉克的手和膝上照規則地拿着他的槍，他那種爬在地上可笑的形態立刻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他的呼吸很窘迫，他的喘氣是音樂似的。

蜜桃斯達德引用堪都拉克當教師所用的話來鼓勵守兵堪都拉克。“守兵堪都拉克，我們能夠住在這偉大的時代很幸運；我們必須謙遜我們自己，暫時將痛苦放開。”

堪都拉克流着汗，吐出一片塞進他的牙齒的污穢的木片。

蜜桃斯達德屈下身責罵地說：“這種的小事不可忘記大的進取呵，堪都拉克！”

我很奇怪堪都拉克不大怒起來，特別是軍事體操的時候，蜜桃斯達德改正着他，他爬在平橫木上，蜜桃斯達德抓住他褲子坐着的部分，所以他只能將他的下頷舉在橫木上，那麼就開始給他一大陣的好教誨了。這跟他在學校裏教訓蜜桃斯達德的一樣。

另外的雜役的命令又分派出來了。“堪都拉克和蒲特日爾，麵包工！你們用手車去載來。”

一兩分鐘後兩人開始合攏來推一輛手車。堪都拉克憤憤地低着頭走着。可是那個看門人却很快活，因為他得這麼輕小的工作。

焙炭房是在這鎮的別的一端，兩人必須推車去又推回來。

“這種工作他們已做過一兩次，”蜜桃斯達德冷笑着。“還有些人等着看他們哩。”

“好呀，”我說“但是他報告你嗎？”

“他報告過。我們的隊長聽到這事的時候，笑得像妖魔一樣。他無時可當教師了。並且，我跟他的女兒戀愛啊。

“他必會使你的放試不及格。”

“我不管，”蜜桃斯達德平靜地說。„並且，他不能訴苦什麼，因為我很少的難過他，給他的只是輕小的工作。”

“你不能使他更爲有禮嗎？”我問。

“他太愚蠢，我不想再嚙嚙嚙，”蜜桃斯達德輕海地回答。

什麼是休息？——這種的一歇只會使歇後的事情更糟。將別的感覺已開始自己闖了進來。我底母親沈默地看着我；——我曉得她在計算着日子——；每天早晨她都憂愁着，這是又減少一天了。她將我的背囊拿開，她不歡喜見牠而觸起離別的



情緒來。

假如是一個深思的時候，鐘頭很快的飛過去。我振作我自己跟我的姊姊一道去屠肉店買一磅肉骨。這是一種珍物，人們很早都已排成一排等着。有許多人昏去。

我們很不幸。等了三點鐘後，這羣鬍子形的人散開。肉骨沒剩餘了。

帶我的軍糧回來是樁很好的事呵。我將那些東西拿給我底母親，那麼我們就都有些好東西可喫了。

日子一天一天緊迫，我底母親的眼睛天天更爲憂愁。現在只剩四天了。我必須去見堪墨爾契的母親呢。

我不能將這事記載下去。那個戰慄啜泣的婦人搖着我向我嚷着：“他已死了，爲什麼你還活着呢？”——她湧着眼淚噴出來：“你在那裡幹什麼，

孩子，當你——”——她跌到一隻椅子上去，哀哭着：“你看見他嗎？那時你看見他嗎？他怎樣死呀？”

我告訴她說他是他底心中槍，立刻就死去。她看着我，她疑我：“你說謊。夜裏我聽見他的聲音，我覺得到他的痛苦——實在地告訴我，我很想知道，我必須知道。”

“不，”我說，“我在他的旁邊。他立刻就死去。”

她溫和求我：“告訴我。你必當告訴我。和曉得你想要安慰我，但是你不看見你不肯實在地告訴我，反使我更受苦嗎？這種渺茫的事我忍不住。就是極可怕的也當告訴我，比你不肯告訴我而使我胡思亂想更好哩。”

就是她將我捶成肉絲，我亦不肯告訴她。我安慰她，可是她仍舊是那樣蠢地捶着我。爲什麼她不停止愛愁呢？不管她曉得不曉得。堪墨爾契終久是

死了。一個看過許多死的人不能明白爲什麼只是一個人的死會有這麼多的哀苦。所以我較爲性急地說：“他即刻死去。痛苦他一點都沒覺得。他的面孔十分安靜。”

她沈默着。然後她慢慢說出：“你敢立誓嗎？”

“敢。”

“不論那一種在你是神聖的東西嗎？”

聖神，我還有什麼神聖呀？——這些事情對於我們已極快地改變了。

“不錯，他即刻就死。”

“假如這不是實在的，你願你自己永遠不能回來嗎？”

“設若他不是即刻死去，我永遠不能回來。”

什麼東西我都肯立誓。但是她好像已相信我。她穩定地呻吟着和啜泣着。我自造一樁實事說起堪墨爾契的死，我自己也相信。

我將要走開的時候，她吻我和給我一張他的

照片。他穿着新編兵的制服倚在一隻粗野的，桌腳是樺木的圓桌邊。他後面的畫漆着一個樹林，桌子上，一杯啤酒。

今夜是我在家最後的一夜，誰都沈默着。我很早就上床去，我抓緊枕頭，將我的頭埋在裏面。誰曉得我再能躺在一張羽毛被褥的床上呀？

夜很深的時候我底母親到我臥房來。她以爲我已睡了，我也假裝睡去。兩人都醒着談話，這太苦了。

她坐得很久，并且她很愁苦，常常掙紮地泣着。最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假裝剛剛醒來。

“媽媽，回去睡罷。這裏你會受寒的呀。”

“我以後還有充足的時間好睡哩，”她說。

我坐起來。“我並不是一直就到前線去，媽媽。我應當在訓練營裏訓練四個星期。或許在星期日我能再回來。”

她沈默着。然後她溫和地問：“你怕嗎？”

“不，媽媽。”

“我很想告訴你必須當心着法國的女人。她們不是好東西。”

啊！媽媽，媽媽！你以為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爲什麼我不能將我的頭靠在你的膝上哭呢？爲什麼我已很強壯能管理自己呢？我也想哭着而得到安慰，我實在地也只比孩子大一點；在更衣室裡還掛着我短短的，孩子的褲子——這只是不久以前，爲什麼已過去了呀？

“我們那裏沒有女人，媽媽，”我盡我所能的安然說出。

“在前線上也當小心，蒲爾。”

啊，媽媽，媽媽！爲什麼我不擁抱着你，和你一同死。我們多麼不幸呀！

“好，媽媽，我一定當心。”

“我每天必替你禱告，蒲爾。”

啊，媽媽，媽媽！讓我們站起來走出去，回到這不幸的重負還沒臨到我們的年代，我們孤獨地回去呀，媽媽！

“或許你可得到不那樣危險的位置。”

不錯，媽媽，或許我可進廚房裡去，這種位置很容易得到。”

“你即刻就這樣做罷。設若別人說什麼——”

“那不會窘迫我，媽媽——”

她嘆息。她的面孔在極黑暗中是一片白光。

“現在你必須回去睡了，媽媽。”

她不回答。我跳下床將我的外衣圍住她的肩頭。

她將她自己投在我底胸前，她極痛苦着。所以我就扶她到她的房間裡去。我和她做伴一刻兒。

“在我未回家以前，媽媽，你一定會再復原健全了。”

“不錯，不錯，我底孩子。”

“你一定不可寄東西給我，媽媽。那裏我們有充分的東西好喫。那些東西在這裏必定會更爲有用。”

她躺在這張床上多麼零丁孤獨呀，她，愛我勝過全世界。我將離開的時候，她很快地說：“我有兩領內褲給你。都是羊毛的。牠們會使你溫暖。你一定不要忘記放進你的背囊裏去。”

啊，媽媽啊！我曉得這些內褲有你等着，走着，乞着的慈愛是多麼有用呀！啊！媽媽，媽媽！我怎樣當離開你呢？在這裏除了你以外還有誰有向我索求的力量。在這裏我坐着你躺着，我們要說的話太多，我們永遠不能說。

“晚安，媽媽。”

“晚安，我底孩子。”

房間裏黑暗。我聽見我的母親的呼吸，和時鐘滴嚕滴嚕的響聲。窗外風吹着，栗子樹蕭蕭地唏噓着。在梯頂上碰到我已整理好的背囊跌了一交，因

爲我明天早晨很早就當動身。

我咬着我的枕頭。我將我的手抓住我的臥床的鐵桿。我必當永遠不再來這裏。在前線我並沒異樣和常失望；——我必當永遠不再這樣做，我是一個兵士，現在我自己，我底母親，一切不安并且無結局的事，所得只是痛苦。

我必當永遠不休息了。



## 八

在濕地上的屯兵營我很熟識。那處就是熊馬拉斯托斯教訓第牙頓的地方。但是這裏現在我一個也不認得；照常的都變換了。只有幾個人是我從前偶然碰見過的。

我機械地做着每天的職務。夜裏我大抵是到‘兵士底家’去，那兒有許多報紙，可是我不去看；還有一個鋼琴，我極歡喜彈起來。有兩個少女在那裏侍候，一個是年輕的。

這屯兵營圍着高高帶鈎的鐵線的柵欄。我們

從兵士底家回來若遲點就當有出入照。自然那些跟站崗的兵士要好的人不要有照可以進去。

每天我們在濕地上杜松和樺樹之中練習整隊的兵操。假如一個人不想要求什麼便可忍耐得住。我們衝前跑着，很快伏下來，我們喘氣的呼吸使草原上草兒和花兒的莖兒顫來顫去。迫近地上細沙看着，就會看見那些沙兒是整百萬極細的水晶石所合成，那些水晶石好像曾在化學室製造出來似的。這種沙兒極會迷人使他的手埋進沙中去。

可是最美麗的却是那有一列一列的樹木的樹林。牠們的顏色每分鐘都有改變。現在葉柄閃着純白色的光，在這些葉柄中絲似地點綴着葉兒的大青色；一刻兒因為高原顫抖的風輕輕地吹動着綠葉的緣故變成閃爍珠光的藍色；有一處因為浮雲遮去太陽光的緣故，葉兒幾乎成爲黑色。這個陰影像鬼似的穿過昏暗的樹身溜到離濕地很遠的天上

去——那麼那些樺樹就再像在白禪上嬉笑的旗兒露顯出來——旗上染着秋色的葉兒成爲鮮紅和金黃的旗布。

我往往出神於這輕柔的光線和透明的陰影中，因而常常幾乎沒聽見軍官的命令。一個人孤寂的時候才會觀察自然而愛上了她。這裏我沒有什麼友愛，就是連想要得到也未曾想過。我們都不很熟識，除去說說笑，玩玩撲克，和在夜裏打眠外，並沒有什麼其它友愛的表示。

我們屯兵營的旁邊是俄俘的大監。有個鐵線的柵欄將他們與我們隔開，可是那些囚犯還是爬過來。他們像是神經衰弱和很畏懼，雖則他們大多是有鬚的大漢子——他們像是馴服，受叱責的聖伯納狗（Иопце 地方和尚所養的狗，專門在救雪中的路人。）

他們偷爬進我們的兵營，在垃圾桶裏找東西喫。誰都猜得出他們可找到什麼。我們的食物已很

少；並且不是好的——蘿蔔切做六塊放進白水裏去滾，沒洗的紅蘿蔔頭；——腐爛的番薯算是珍饈，最爲貴重的是浮着幾小片牛筋的薄粥湯，可是那些牛筋是切得極細，必須找才有的。

可是不論什麼都喫進去，設若有人是有錢的，他那分軍糧不全喫掉，旁邊有十多個人等着替他喫哩。只有那些渣滓匙起才會勺出來傾進垃圾桶去。有時候也有些番薯皮，腐爛的麪包皮，和各種的污物。

這些汗穢，腐爛，極少的垃圾就是那些囚犯所要找的。他們從那發臭的桶中很愉快的找出這些東西來，將這些東西挾在他們外衣的下面走回去。

近去看這些我們的敵人是很可驚奇的。他們的的面孔會使人觸起念頭來——忠實農夫的面孔，廣闊的前額，闊鼻，闊嘴，闊手，和濃厚的頭髮。

他們必須去做打穀，收穫，和摘蘋果的工作。他們像我們法李絲蘭地方的農夫一樣地溫和。

看他們的舉動和求乞食物，很會使人心痛。他們都很軟弱，因為他們所得的滋養，只是剛可以不餓死。我們自己也不能吃飽哩。他們有紅痢病；他們大多都賊頭賊腦地將他們染血外衣的尾端掩起來。他們的身背和頭彎曲着，他們的脚膝傾垂着，當他們伸手求乞的時候，他們的頭俯下去，說出些他們所曉得的德語——求乞的聲音是那樣的柔和，深沈，有音樂的，像是在家的溫暖的火爐和安穩的房間。

有人賞他們一踢使他們跌下身，——但是這樣做的人很少。大多數的人只是不睬他們。有時候他們太嚙蘇，使人大氣來踢他們。假如他們的眼睛不是這樣胡纏地看着人們，那不比人的拇指更大的兩小點，便有多麼可憐的哀慘呀。

夜裏他們過兵營來買賣。他們將他們所有的東西來換麵包。他們常常很成功，因為他們有很好的靴子，我們的都很壞。他們長靴子的皮極柔軟，

像羊毛一樣。我們中間的農夫，他們的家裏有寄來些珍饈的就可買賣了。一雙靴子的價錢大約是兩三塊軍隊的麵包，或是一塊麵包，和一條硬的火臘腸。

但是大部份的俄人他們所有的東西就都已賣完了。現在他們只穿着極可憐的衣裳，試想將他們所雕刻的砲彈的碎片和銅板來換食物。自然的，這種的東西他們換不到什麼，雖則他們極辛苦地雕刻過——他們所得的只是一兩片的麵包。我們的農夫買賣的時候很殘忍，很狡猾，他們將一塊麵包或是臘腸端正地放在俄人的鼻下，直到他的面孔因食吃的緣故轉白，他的眼睛凸出，那麼什麼東西都肯換了。這些農夫極莊重地將他們所搶來的東西分起來，那麼就拿出他們大支的刀子慢慢地一片一片切着麵包；每斤麵包挾着一片好喫，硬的臘腸，塞滿他們的嘴中去，他們這樣慢慢地吃完他們好的食物。看他這樣地喫晚飯真會使人憎惡；很

想將他們的頭蓋敲碎。他們很少留些起來。我們多麼不能互相了解呵？

我常常被派去站崗看守俄人。在極黑暗中他們行動的形狀像是食蟲的鶴，像是大隻的鳥。他們走近鐵線的柵欄將他們的面孔靠在那裏；他們的指頭曲繞着鐵網的網眼。他們往往並肩站着，呼吸着那從溼地或是樹林裏來的風。

他們很少開口，開起口來也只是說一兩句話。我覺得他們比我們較為相親相愛。但是或者只是因為他們自覺得比我們不幸的緣故。無論如何戰爭與他們是無關係了。但是等着做紅痢也並不是生活呀。

那些管理他們的守兵說他們已比剛來的時候不活動得多了。他們的中間常常有些陰謀，因而常常發生打架和動刀的事。但是現在他們已十分地親和和疲倦；大多不再互相殘害了，他們很衰弱，

雖則有時候惡得幹起在兵營時候的樣子。

他們站在鐵線柵欄邊；有時候一個走開去，立刻有個別人在那排裏替代他的位置。他們大多沈默着，偶然也有人求着一支香烟頭。

我看見他們黑暗中的人形，他們的鬚兒在風中飄動着。我所知道的除了他們是囚犯以外什麼都不曉得，就是這困滯我。他們的生活很深奧，而且無罪——假如我再曉得點關於他們的事，他們名叫什麼，他們怎樣生活，他們等着什麼，什麼是他們的重負，那麼我的感情就有一個物像必會成爲同情。但是我所曉得他們的只是他們的受害，極可怕極憂愁的生活和人們的殘酷。

一字命令就會使那些沉默的人形成爲我們的仇敵；一字命令就會改變他們成爲我們的朋友。在同一隻桌子上有些我們所不認得的人在簽字一張條約，那麼整幾年來那從前所宣告有罪和嚴厲執行着的刑罰的大罪，一跌交而成爲我們最高的目



標了。可是當一個人看到這些面孔像孩子的和有使徒似的鬍鬚沈靜的人的時候，誰還能分別清楚。一個無委任狀的軍官對於一個新編兵，一個教師對於一個學生，比他們所對付我們的還兇哩。雖則假如我們一恢復自由後，我們向他們開槍，他們也再向我們開槍。

我慄戰着：我不敢這樣地想下去。下面是沈淵呀。現在不是可想的時候；但是我怎不將這些念頭丟掉，我要保存牠們，關牠們在外面直到戰爭結局了。我底心很急地跳動着：這是目標，偉大的唯一的目的，我曾在戰壕想過；我看做這是人類所有的感覺滅絕後唯一能生存的事；這些可怕的年一去後，這事會使生活有價值。

我拿出我的香烟，將每支香烟分做兩支，拿給這些俄人。他們向我鞠躬，那麼就點起香烟了。現在每個面孔當有紅點。那些紅點安慰我；那安慰好像是在黑暗的鄉舍的小窗上在牠們的後面充滿着

和平的房間。

日子過去。在一個多霧的早晨，別一個俄人埋葬着；他們幾乎每天都有一個逝世。埋葬的時候我站着崗守着。這些囚犯分離地唱一合唱曲，歌的聲音好像是無聲似的，所可聽見的只是遙遙地在濕地上有一風琴在響着。

殯葬很快地過去了。

夜裏他們再站在戰線的柵欄傍，風從柵樹的樹林上吹向他們來。星兒寒冷。

現在我已認識一個會說些德語的俄人。在他們的中間有一個音樂家，他說他從前在柏林的時候是一個凡華琳家。他一聽見我會彈鋼琴，他立刻拿出他的凡華琳拉起來。其餘的人坐下來將他們的背部靠着柵欄。他站起來拉，有時候當他們閉攏着眼睛，他便有那些凡華琳家所有的忘却超脫的表情；或是他再合着音樂的拍子搖擺着凡華琳而

向我微笑着。

他們拉的大抵都是民間的歌曲，其餘的人營地低和着。他們像是在黑暗山谷中的一個鄉村，歌聲從極遠的地方飄到地下來。凡華琳的聲音像是個纖弱的少女在他們聲音的上面，清亮孤獨。他們的聲音歇了凡華琳仍是繼續下去。在夜裏這琴音細薄得像是凝凍了；大家必須擠攏地站着；琴聲若是在一房間裏就好得多了；——在這裏會使人憂愁。

因為我會休息好久的緣故，在安息日不能得到休息。所以在我要回到前線去最後的星期日，我的父親和姊姊來看我。我們整天坐在兵士底家的裏面。我們不願在屯兵營裏，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中午的時候我們到濕地上去走一走。

這些鐘頭很痛苦；我們不曉得當說什麼，所以我們只能談起我的母親的重病。現在已明確地是

毒瘤了，她已在醫院裏，不久就要開刀。醫生們希望她可復原，但是我們從來沒聽過毒瘤是醫得好的。

“現在她在什麼地方？”我問。

“在路易絲亞醫院裏，”我的父親回答。

“在第幾等？”

“三等。我們必須等到我們曉得了手術費的多少。她自己願在三等房間。她說那裏她可以有些伴侶。并且也是便宜些。”

“那麼她就是同所有的別人睡在一間房裏。只要她能睡得去。”

我的父親點頭。他的面孔很瘦弱，并且都是皺紋。我底母親常常病着；可是她萬不得已才肯到醫院裏去，這當花了許多的錢，我的父親一生所賺的都被這花了不少。

“只要我曉得手術費多少，”他說。

“你沒問過嗎？”

“沒直接地問過，我不能這樣做——外科醫生也許會發生誤會，媽媽必須給他開刀哩。”

不錯，我極痛苦地想着，這使我們多麼苦呀，所有的窮人都是這樣。他們不敢問價錢，只是預先極憂慮着；但是那些富人却不要緊，他們先說好價錢像是極當然的事。並且醫生也不會誤會他們。

“並且後來的醫藥費是很貴的，”我的父親說。

“現在還可領到病人的津貼費嗎？”我問。

“母親病得太久了。”

“現在你還有些錢嗎？”

他搖他的頭：“沒有，但是我能做工作時間外的工作。”

我曉得，他必會站在桌前雙摺着，漿糊着，和割截着，直到夜裏十二點鐘。夜裡八點鐘的時候他喫了些他們食票所換來的鄙劣的廢物；那麼就喫了些頭痛的藥粉而工作下去。

爲要使他快樂些，我告訴他些兵士的笑話。這一類的事，關於將軍和軍曹長的。

以後我伴着他倆到火車站去。他們拿給我一罐菓子醬和一包我底母親所替我做的番薯餅。

他們一離開我就回到屯兵營來。

傍晚的時候我將菓子醬抹在餅上喫了幾塊。但是我覺得不好喫。所以我想走出去將這些餅送給那些俄羅斯人。可是我忽然想起我底母親親手煎這些餅，她站在熱爐之前必是異常地痛苦。我將這包餅放進我的背囊去，只拿兩個給俄羅斯人。

## 九

我們走了幾天。第一隻飛機在天空出顯了。我們坐着運輸線的車。槍，槍。我們跳上輕便火車。我找着我的聯隊。沒有一個人曉得確實在那裏。這處那處我將就地過夜，這處那處我得到食糧和些浮泛的通知。所以我只能帶着我的背囊和來福槍走上路去。

我走到的時候他們已不在那荒蕪的地方。我聽見人家說我們已成為那種某處戰爭劇烈就調到那處去的遊擊隊。這使我不大快活。他們告訴我說

我們曾喫過大敗仗。我向人問嘉德和阿拉伯特怎樣。誰也不曉得。

我走到更遠的地方去找。在各處找來找去；這是一種極奇異地感覺。我一夜又一夜像個紅印第安人在野外露宿。終於我得到些精細的通知，下午我可以到中隊本部去報到。

軍曹長留我在那裏。我們那隊兩天後就能回來。現在將我派到那裏去也沒什麼用處。

“休息得怎樣？”他問，“十分好呀？”

“幾分，”我回答。

“對呀，”他嘆息，“不錯，假如可以不再出來就好了。後半期的休息常常被這想到離別的心思所苦纏。”

我四處閒步着直到那隊的兵士在一個很早的早晨，灰色地；污穢地，悻悻地，陰鬱地回來。我跳起來，在他們的中間推來推去，我底眼睛找着人。那兒是第牙頓，那兒是摩勒爾拭着他的鼻涕，那兒是



嘉德和克路伯。我們將草袋一列一列排做一處。我看見他們的時候有種不安的自愧，雖則些並沒什麼好的理由。在我們還未就寢以前我拿出所剩的番薯餅和菓子醬，那麼他們也就可喫點了。

最外面的兩個餅已經腐爛，可是還可以喫。我自己喫這兩個，將新鮮的拿給嘉德和克路伯。

嘉德咀嚼後說：“這些餅是你的母親的嗎？”

我點頭。

“不錯，”他說，“我嘗嘗滋味就曉得人哩。”

我幾乎要哭出來。我很難再抑制自己。但是一回到嘉德和克路伯這裡立刻這復原了。我是屬於這處的。

“你很幸運，”在我們躺下睡以前，克路伯向我低語着，“人家說我們將要派到俄羅斯去。”

到俄羅斯去。那裏並不比戰爭兇哩。

遠遠地前線的砲彈轟響着，草屋的牆壁抖動

兵營裏大刷整起來。我們時時刻刻都受檢查着。所有破壞的東西都換新的。我得到一領無污點的外衣，自然嘉德他是這樣，他却全身完全都換掉。一個風聲說或者要和平了，但是別一個風聲較為可靠——我們將要派到俄羅斯去。可是我們在俄羅斯需要這些新東西幹什麼呢。最後消息漏洩了，——愷撒大帝將要檢閱我們。這就是所有檢查着的緣故。

整八天誰都以爲我們是在起發點的兵營，有更多的兵操和喧嚷。誰都煩燥易怒，所有這些磨擦刷整我們很不快活，操兵也是更爲使人憎惡。這種事情的磨難兵士比在前線還要利害。

最後那期間到了。我們僵僵地站着，愷撒出顯了。我們都好奇地想要看他是一怎樣的人。他昂步沿兵排走着，我幾乎是有點失望；從他的照片上我料想他是更爲偉大和威赫，並且有種超過衆人雷響

似的聲音。

他分着鐵十架的賞章，向那個這個說着話。一分後我們就整步走開了。

檢閱後我們討論着這事。第牙頓驚奇地說：

“這就最尊貴的萬歲呀！無論誰在他的面前必須站得僵直！”他歇一歇；“奧登堡也是這樣，他向禮撤也當站得僵僵嗎？”

“必定的，”嘉德說。

第牙頓的疑問還沒完哩。他想一刻兒再問道：

“一個王應向皇帝站得僵僵嗎？”

我們都不敢十分決說，但是我們以為不是這樣。他們兩人有同樣的威赫，不必拘執那些端莊的立正。

“你翻根找底幹媽的，”嘉德說，“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當站得僵僵。”

可是第牙頓還十分地奮興着。他的別一個奮興是找樂趣。“但是，”他警告似的說，“我只是不相

信一個皇帝也當像我似的到廁所去。”

“你可將你的靴子賭賭看哩。”

“四加半默氣等於七，”嘉德說。“你的腦子有點不清楚，第牙頓，沿着廁所去大跑一陣，將你的腦子弄清楚，那麼你才不至於說兩歲孩子的話。”

第牙頓出去。

“但是我也想曉得，”阿拉伯特說，“不得曉得撒若說一聲不，是否可沒了這戰爭。”

“這事我却很曉得，”我截進去，“開始他就反對。”

“得，假如不只是他一個，在這世上若有二三十個人也說不。”

“自然這是可以的，”我贊成，“可是他們却惡魔似的說‘好’。”

“想起來這是可奇的，”克路伯繼續下去，“我們在這裏是在保護我們的祖國。法人在那邊也是在保護他們的祖國。那麼，那一方面對呢？”

“或許兩面都對，”我自己也不相信地說。

“好，現在，”阿拉伯特繼續下去。我曉得他將要窘住我了，“但是我們的教授，牧師和報紙說只是我們對的，希望是這樣吧；——可是法國的教授，牧師，和報紙說只是他們那邊是對的，現在怎樣呢？”

“這我可不曉得，”我回答，“但是無論如何戰爭仍舊是一樣，每月都有新的國家加入。”

第牙頓再出題。他還很激動着，再參加入談論不曉得戰爭怎樣開始。

“大多數是一個國極可惡地侵犯別一個國，”阿拉伯特用一種高貴的聲調回答。

那麼第牙頓就裝蠢起來。“一個國？我不贊成。一個德國的山不能侵犯一個法國的山，一條河流，一個樹林，或一區麥田都不能互相侵犯哩。”

“你真的這樣蠢嗎，或是你想跟我作對嗎？”克路伯憤憤地說，“我的意思完全不是這樣。一個民

族侵犯別個——”

“那麼這裏我完全無職務了。”第牙頓回答，  
“我不覺得自己是侵犯他人。”

“好，我告訴你罷，”阿拉伯特不快地說，“問題  
並不是關於像你這種小卒哩。”

“那麼，我就可一直回家了，”第牙頓反駁，我  
們都笑起來。

“喂，天呀！他的意思是當民族看爲全體的，邦  
——”摩勒爾喊出來。

“邦，邦，——第牙頓很輕傲地拗響着他的指  
頭，“憲法，警察，捐稅，這就是你的；邦——設若這  
就是你所說的，謝謝罷。”

“不錯，”嘉德說，“第牙頓，這次你却說得不錯  
了。邦和祖國是大大不同的。”

“可是這兩個是連帶的，”克路伯固執着，“沒  
有邦那裏會有祖國呢。”

“實在的，但是你剛說過，幾乎我們都是平民。

法國兵也是這樣，他們大多是勞動者，工人，和窮困的店夥。爲什麼一個法國的鐵匠或是一個法國鞋匠想要攻擊我們呢？不，這不是他們的本意，這只是那些統治者要這樣做。我到這裏以前我從未曾見過一個法國人，那些大部分的法國人必也是同樣地沒見過我們。他們和我們一樣地戰爭並不是他們的本意。”

“那麼戰爭究竟爲什麼呢？”第牙頓問。

嘉德聳聳他的肩頭。“戰爭必是爲那些以戰爭得益的人。”

“得。我不是那種人，”第牙頓冷笑着。

“不是你，不是在這裏的隨便那個人。”

“那麼他們究竟是誰呢？”第牙頓堅執地問。

“懣懣有得什麼利益。他要什麼都可得了。”

“我也不能決說，”嘉德反駁，“從他登位以來沒戰一次過。每個偉大皇帝至少有一次戰爭，不然他就不出名了。你可從你的教科書裏找出來。”

“一個將軍也是這樣，”地達琳添上去，“一戰起來他就出名了。”

“有時候比皇帝還著名哩。”嘉德又加上。

“一定有些人從戰爭中得利，”地達琳憤憤地說。

“我想這是一種病熱，”阿拉伯特說，沒有單獨一人願意戰爭的，都是中着熱氣要戰起來。我們不願意戰爭，別人也是這樣說——混入戰爭的半世界的人們也是這樣。”

“但是對方比我們更會撒謊，”我說，“只要想想那些從俘虜身上搜出來的小論著，書裏說我們喫比利時的小孩。那個著作的人最好他們自己去絞台。他們是真實的罪犯。”

摩勒爾站起來。“無論如何戰地不是在德國還算是幸運。只要看看這些砲彈所炸裂的洞。”

“實在的，”第牙頓贊成，“但是沒戰爭還更好哩。”



他十分驕傲，因為他也有一次能勝我們這些義勇兵。他這種意見可當做模型的，這次碰到下次又碰到，這裏沒有什麼可使人來反對這種的意見，因為這是他們對於事物的了解的界限。這些無知識的蠢夫將他們的國家觀念來決定所有的事。——他就是一個例子。可是這是結局；從他們從軍以來，他都從實際的觀察點來批評所有的每樁事。

阿拉伯特騎到草上去，憤怒地說：“最好是別談這惡透的事。”

“實在的，談後仍舊是一樣，”嘉德贊成。

像是因為是橫運的緣故，我們必須幾乎將所有的新的東西退還，再穿上我們的舊衣。那些好的服裝只是用來受檢閱的。

我們并沒到俄羅斯去，只是動身再到前線來。路上我們經過一個受蹂躪過的樹林，樹身碎裂，土

地爆裂。

許多地方有極可怕的裂洞。“大砲呀，這裏必  
會受什麼砲所擊過。”我向嘉德說。

“戰壕白砲，”他回答後指着一株樹

樹幹上掛着死人。有一個裸體的兵士伏在樹  
叉裏，他還帶着首鎧，不然他是完全赤露了。樹叉上  
只坐着他的上半身，腳兒沒了。

“這是怎麼樣呀？”我問。

“他的衣裳被彈所轟散掉，”第牙頓喃喃地說。

“這很有趣味，”嘉德說，“我們到現在已看過一  
兩次了。假如白擊砲到你，牠會將你的衣裳幾乎都  
轟散去。白砲的震動就會這樣做。”

我找來找去，實是這樣。這裏掛着幾片軍  
服，那裏塗着一片人的足的鮮血堆。那邊躺着一個  
尸體，全身只有一片內褲在一隻腳上，和一個外  
衣的領纏着他的頭頸。除了這兩件東西以外也都  
赤裸了，他的衣裳掛在樹枝上。兩隻手臂也沒了。

好像是被拉掉似的。我發現一隻手臂是在二十碼遠的一株小樹上。

這個死人伏着頭。那手臂受傷的地方，地上的黑色滲合着鮮血。腳下的樹葉簌簌起來，好像這個人會踢過似的。

“這不是笑話哩，嘉德，”我說。

“一顆砲彈的碎屑穿進肚子裏去也不是笑話呀。”他聳聳肩回答。

“但是別太軟心腸呀，”第牙頓說。

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只在一刻兒以前，血還是新鮮的。我們所看見的尸首，我們並不浪費時間，只是將這報告給隣近抬床兵站。報告後去抬這些死人的工作我們不管了。

有一個哨隊將要派出去偵探敵人前進過來多少遠。從我的休息後我覺得有一種愛他人奇異的感情，所以我就自願跟他們去。我們合謀了一個計

劃，一個潛行出鐵線網後便就分開各自向前去。過一刻兒我爬到一個淺淺的炸裂洞，爬了進去。從這個洞我偷望着前面。

那兒有一架機關槍平平地開火着。子彈掃着各方面，雖則不很兇，但是往往使一個入當潛伏下來。

一個落傘形的光輝砲開上來。滿地所有的東西都被這蒼白的光線所映亮，一落熄後黑暗比前更甚地再彌漫着。在戰壕裏我們聽人說在我們的前面有黑人隊，這怪討厭，很難辨別他們；他們對行蹤探也是極利害的。但是很可奇，他們有時也很蠢；警方說，嘉德和克路伯曾有一次射死一羣敵人的黑人哨隊，因為當他們爬來爬去的時候，很起勁地地喫着香烟。嘉德和克路伯只需瞄準那些香烟發光的那一端開槍。

一顆炸彈或是什麼砲墮在我的隣近。我沒聽見牠來着的聲音，因而喫了一大驚。同時一種無知

覺的恐怖克服我。在這裏黑暗中我獨自一個，幾乎絕望起來——或者在我前面的別一個炸裂洞有一對眼睛已看住了我好久，一顆炸彈已預備好將我炸得粉碎。我試想振作我自己起來。這次不是我第一次的哨探，並且也不是特別危險的。但是這是我休息後的第一次，並且這處的地勢我生疎點。

我向我自己說我的恐懼是可笑的，在黑暗中一定不會有人在注看着我，假如不然砲彈不會這樣平平地墮下來。

這都是徒然在旋轉的散亂中我的念頭在腦子裏營營地響着——我聽見我底母親警戒的聲音，我看見鬚兒飄動的俄人靠着那鐵線的柵欄，我有一張一間有板凳的兵士酒店明亮的圖畫，和在范倫辛娜絲的一間影戲院的圖畫。在我的幻想中我看見有一支來福槍灰色，非實體的槍口，無論我的頭試轉向那邊去，那槍口只是無聲息地在我面前

動着。全身的氣管都湧上汗來。

我還是繼續躺在我那洞洞裏。我看看錶子；只過了幾分鐘。我的前額淋濕，我的眼窩也濕着，我的手抖動，我很輕地喘着氣。沒有什麼，只是一時極可怕的虛驚，一種刺激了我的頸而爬着到更遠去的簡單動物的恐懼。爬去。

我所有的精力像水泡似的消失成爲一種只需躺在這裏的願望。我的四肢緊貼着地。嘗試也是徒然；——牠們拒絕出來。我將我自己緊壓在地上，我不敢向前去，我決心留在這兒。

但是即刻間那浪潮淹覆了我，那浪潮是一種羞愧，懊恨所混雜的，同時也以爲是安全的感覺。我抬起身一些兒，看看我的周圍。

我的眼睛一看到黑暗中就烘燒着。一顆光輝砸衝上天來；——我趕忙再潛身下去。

我自己開起野蠻地無知覺地戰爭來，我想要爬出洞去，可是再溜進來，我說：“你必需爬出去，這

是你們的同志，這並不是無理的命令”，又說：“那又有什麼要緊，我只是生命死去——”

這是這次休息所有的結局，我極痛苦地責備着自己。但是我不能說服我自己。我成爲更驚怕地昏迷着。我慢慢地動起身，將手臂伸向前去，拖起我後面的身體靠在三裂洞的邊沿上，半截在外面，半截在裏面。

我聽見那邊有些聲音，趕忙潛下身來。有些可疑的聲音可以很清楚地從砲火的轟聲中辨別出來。我聽着；那聲音是在我的後面。他們是我們這邊的人沿着戰壕走着。現在我聽得那含糊的悶聲。聽那聲調必是嘉德在說話。

即刻一種新的暖氣克服了我。這些聲音，這些很少很平靜的話，這些在我後面戰壕裏的脚步聲，使我從極可怕的寂寞和死的恐怖一躍而出，在那死的恐怖中我幾乎受誅滅。他們的對我比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這些聲音比母親的慈愛和比恐

怖還有力量；牠們是最強的，無論在何處最使人慰安的東西：牠們是我的同志的聲音呀。

我再不是生存戰慄的微物了，不是孤寂地在黑暗中；——我屬於他們，他們也屬於我，我們都有分於同樣的恐怖和同樣的生活，我們比戀人還要親蜜，比戀人較為簡單一點，較為是剛硬這一方面；我能將我的面孔埋在這些聲音之中，這些話能安全我而站在我的身旁。

我極小心地溜出洞口，像蛇似的爬向前去。我的四肢伏地曳着向前，我當心着我的位置，看着我的周圍，和觀察着槍彈的密度，那麼我才能找我的路回去。我開始想去接近其它的哨探員。

我還怕着，但是這是一種有理性的怕，一種極度的小心。夜很風涼，陰影在彈火的閃爍中溜來溜去。陰影所露洩出來的太少又太多。我往往向前偷望，但是看不到什麼。我這樣的冒險地向前爬了



許多路，繞了一大圈子回來。我還沒碰到別人。每碼愈近我們的戰壕，使我更有堅信的力量。——并且也很急忙。現在若迷錯了路就糟了。

這時又有種新的恐懼罩住我了。我記不起方向，我悄悄地爬進一個炸裂洞，試想會記起來。往往有些人很愉快地跳進一個戰壕去，一跳進後才曉得是錯了。

過一刻兒我再仔細聽，可是我還不能決定。那炸裂洞的因惱現在已經使我這樣迷昏，我不曉得究竟當向那兒去。或者我是和戰線平行地爬走着，假如是這樣我永遠別想可爬得回去。所以我再繞了一大圈子爬回去。

這些可咒詛的火焰呀。牠們好像罄點鐘都燃燒着。人若動一動子彈即刻響攏來。

可是沒有法子，我必當爬上來。我猶豫地爬向前去，我像一隻蟹似的在地上爬動着，我的手摸在像薙刀的刀口一樣鋒利缺口的碎屑上，因而極痛

苦地傷裂。我常常想天空漸漸光亮一點，將要黎明了，但是這只是我的幻想。我漸漸地覺得若一爬錯方向就會死了。

一個砲彈炸裂。即刻又是兩個緊跟着。以後就熱烈起來了。砲攻呀。機關槍響着。現在沒有法子只得躲在這裏。很顯明的，一次衝擊將要來了。各處都有火焰射起來。不歇地繼續着。

我急忙中跳進一個很大的炸裂洞，水高浸到我的肚子。當衝擊開始的時候，我就要將我自己浸到水中去。我的面孔伏在泥土中，盡我所能的不悶死。我必須假裝死。

忽然我聽見那砲隊的前掃停了。我即刻浸進水去，我的首鎧在我的頸背，我的嘴剛剛可以呼吸。

我不動地躺着；——某處不曉得有什麼東西了冬地響着，那東西重踏頭腦衝進來——我所有的神經都緊張冰冷着。牠噹噹噹在我上面踏過

去，第一衝線過去了，我只有這個戰慄的念頭：設若有人跳進你的炸裂洞來你當怎樣做呀？——我極迅速地拔起我的小劍，很快地抓在我的手中，再伏到泥土中去。設若有誰跳進來，我必跟他拼命；這念頭在我的前額上重擊着；即刻刺透他的喉嚨，那麼他就喉不出來了；這是唯一的方法；他必會像我一樣地戰慄着。在我們各在恐怖中的時候。我必當先動手。

現在我們的砲隊開火了。一顆砲彈墮在近我的附近。這使我大大地憤怒起來，很在我只是會被我們自己的砲彈所害死。我咒咀着，在泥土中切着我的牙齒；是是一種暴怒的瘋狂；最後我所能做的只是呻吟和禱告着。

砲彈的潰碎在我的耳中爆裂着。設若我們的兵士反擊過來我就安全了。我將我的頭緊壓在地上，注意地聽着那含糊的轟聲，像是炸裂石頭的響聲一樣——再抬起頭聽着上面的聲音。

機關槍噹噹噹地響着。我曉得我們防衛的鐵網很牢固，幾乎是不會損傷的；——有一部份是有極強的電流。來福槍開得更加劇烈。他是一攻不進去必當退回了。

我趕忙再浸下身去，神經極緊張。那些碰撞，爬着，鐵器的響聲漸可聽見。在所有的響聲中凸出一種單純的哀叫。他們中着槍彈，衝聲是退回了。

天已漸亮了。脚步很迅速地踏過我。最初一隊。過去了。又是別一隊。機關槍的響聲成爲一種不能毀壞的鎖鏈。我剛要轉一轉身的時候，有個東西沉重地顛蹶着，噹噹一聲一個身體溜進炸裂洞來，橫躺在我的身上——

我想也沒想，也沒決定好——我早已瘋似的刺回去了，只覺得那身體怎樣忽然抽搐，漸漸軟弱直到全身脫力了。當我自己恢復寧靜的時候我的手已黏着和濕着。

那人咕咕地響着。這聲音在我聽來像是狂喊似的，每次的喘氣像是一次哀叫，一個雷響——但是這只是我底心的挫擊。我想用泥土塞住他的口，再刺殺他，他必當悄靜，不然他會將我漏洩出來；最後我再恢復我自己，但是忽然異常地軟弱，再也不能抬起我的手向他。

所以我爬到更遠的一角裏去，我的眼睛緊貼着他，我的手緊握好着刀子——準備好他若動一動便再撲上去。但是他並不動，我可聽見他已在咕咕地哼着了。

我模糊地看着他。我所唯一的希望是可以出去。假如不此刻出去，過一刻兒天太亮了；現在很困難。我試抬起頭來望望，還不可以哩。機關槍的彈子在地上掃來掃去，在我不能一躍以前早會被彈子所穿透了。

我試用我的首鎧托上洞口去量量彈子的水平線。一刻兒那首鎧被一顆彈子敲離我的手。槍火還

在地上極低地掃着。假如我想試試看，我這裏離敵人的地方不遠。不能逃出一個敵人的射擊兵所槍斃。

天漸亮了。我燃燒地等着我們這邊的衝擊，我渴望着槍火停止我的同志可來的時候，我一直緊緊着捏住手。捏得指節白了。

一分鐘一分鐘嗒滴嗒滴過去。我再也不敢看炸裂洞裏那黑昏的人形。我勉力一溜遠那人而等着，等着。子彈噼噼地響着，牠們成爲一個鐵網，永遠沒停止。永遠沒停止。

這時，我一看見我染血的手忽然覺得要嘔吐起來。我掬起些泥土擦着皮膚，這麼一來我的手都是泥土，再也看不見血了。

槍火並不漸漸消熄。兩方面都是同樣地劇烈。我們那邊的人一定早已以爲我是迷失了。

現在已是清明，灰色，極早的早晨。那咕咕的

響聲還是繼續着。我傾住耳朵，但是我即刻將手拿開，因為這樣一來別種聲音我就不聽見了。

那在我對面的人形動着。我縮攏身不由已地看着他。我的眼睛釘貼着他。那裏有個有小髭的人躺着，他的頭垂在一旁，一隻手臂半彎着，他的頭靠在這手上面。別一隻手放在他胸膛上，那裏都是血。

他死了，我向我自己說。他必是死了，他再也沒什麼知覺；那裏只是他的身體在咕咕地響着。他的頭試想抬起來，在一瞬中，他的呻吟較爲大聲一點，他的前額伏在他的臂上去。這人並沒有死，他是死着，但是並沒有死去。我拖着我自己猶豫地向他爬去，用我的兩手支住全身的重量，爬一點兒，歇一歇，又爬了三碼遠極可怕的旅程，一個長的旅程呀。我終能爬到他的身邊。

這時他睜開他的眼睛。他必然聽見我的聲音，極恐懼地看着我。身體是靜兼着，但是在他的眼睛

却有一種飛起來極端的表情，我以為這對眼睛有足夠力量可拉這身體跟牠們飛出去。一躍千萬里。身體靜着，完全動也不動，沒有響聲，那咕咕的響聲已停了，可是這對眼睛哀嘆出來，所有的生命都聚攏在牠們的裏面極恐懼地想要逃走，聚攏在極怕死，和極怕我之中。

我的腳伸開去，我伸下我的肘。“不，不，”我低語說。

那對眼睛釘着我。那對眼睛還在那裏的時候，我沒力量可動一動。

他的手慢慢地從他的胸膛溜下來，只是小動一動，沒幾寸遠，可是這個動作破壞了那眼睛的力量。我俯下身搖着我的頭說：“不是，不是，不是”我舉起一隻手，我必當使他曉得我願幫助他，我輕搖着他的頭。

我的手一觸到的時候那對眼睛縮回去，沒驚視人了。眼皮較為合攏來，緊張過去了。我解了他



的硬領，我將他的頭扶得較為舒適端正點。

他的嘴半開着，想要說出話來。他的嘴唇乾燥。我的水瓶不再這裏。我沒有帶來。但是洞底的泥土中有水，我爬下去，拿出我的手帕，將牠鋪開，掬起些黃水來，那些黃水瀝過手帕流進我的手掌裏。

他牛飲下去。我再掬些水給他。我將他外衣的鈕子解開，設若傷是可以包裹的我想替他包一包。無論如何我必當這樣做，假如敵人抓住我，他們必會看見我幫助着他，不至於將我槍斃。他試想抵抗，可是他的手太軟弱了。他的內衣緊貼着身解不開，鈕子是在身後。所以只能割開。

我找着刀子，再拿牠起來。但是當我開始割他的內衣的時候，他的眼睛再哀叫起來，有種瘋狂的哀情，所以我只能將牠們關起來，緊緊着牠們低語說：“我是要幫助你，同志，camarade，camarade，camarade——”我反覆熱誠地念着這法國字，使

他明白。

身上有三個刺的傷口。我將我的軍藥布蓋着牠們，血從藥布下流出來，我較為緊點壓着；那兒；他呻吟着。

這是我所能做的。現在我們必須等着，等呀。

這些時候……那咕咕的聲音又開始了——可是，一個人死得這樣慢呀！因為我曉得他不能活了。實在的，我試想向我自己說他必會死了；但是中午的時候這種的自擅在他呻吟的聲音中溶掉。假如在我爬來爬去的時候沒失掉我的手槍，我必打死他。我再也不能刺死他。

中午的時候，我在理由外面的界限中摸索着。饑餓噬吞着我，我要東西幾乎要得哭出來，我不能與饑餓爭鬪。我輕輕地掬些水給那死着的人喝，我自己也喝點。

這人是我親手迫近刺殺的第一個人，他是被

我所害死的。嘉德，克路伯，和摩勒爾當他們打着人的時候已經有過這種的經驗；這種事是很多的，特別是在手接手的衝鋒——

但是每次的喘氣使我底心空虛。這個死着的人存在的時候，他有一把看不見的，刀子在刺着我：時間與我的思想。

設若他能活着，我必盡我所能的去幫忙。躺在這裏看他和聽他的哼聲是極困苦的。

大約是下午三點鐘的左右，他死去了。

我再很自由地呼吸着。但是只是一刻刻兒。一刻兒那種沈靜地呻吟的聲音更爲難受。我很願這裏再有那咕咕的哼聲，喘氣，嘎聲；先是輕輕地唏噓着，又更嘎聲響亮起來。

我所做過的是瘋的呀。但是我必須替他做些事。雖則他無知覺了，我還將他扶起來使他能够很安穩地躺着。我閉攏他的眼睛。眼睛是褐色的。他的頭髮黑色，邊沿有點鬢曲。

他的髭下是柔軟，充實的嘴；鼻子小彎着，他的皮膚微帶褐色；現在的皮膚沒他污着的時候那樣蒼白。在一刻之中面孔好像幾乎還很康健；——忽然崩潰變成那種我所常見的奇異的死人面，奇異的面孔都相同的。

無疑的，他的妻子還在想念着他；她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他好像還常常寫信給她；——她還能接到她所寄的信——明天，在一星期內她還能接到他的信——或許有一封迷失的信到一月後才接到。她必看牠，在她的裏面他還向她說話。

我所處的地步很壞，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念頭。他的妻子是怎樣一個人，像運河那邊微黑的女子嗎？現在她還屬於我嗎？或許這樣一來她屬於我的了。我希望堪都拉克會坐在我的身邊。設若我的母親看得見我——。假如我早點記起回到我的戰壕的路，這個死人或許可再有三十多年的生命。只要他跑進再兩碼過去的炸裂洞，現在他必能坐在

那邊的戰壕上，再寫一封信給他的妻子。

但是我必不再想下去；因為這是我們共有的運命：設若堪墨爾契的腳向右點六寸；設若海·威士撒斯的背部彎前三寸——

沈靜展佈着。我說話，我必須說話。所以我向他說：“同志，殺你並不是我的本意。假如你還有知覺，你再跳進一次，我必不這樣做。但是從前你只是我的一種抽象，一種銘刻在我心中的概念。從某種反應中所喚醒出來的。可是現在，第一次我看出你也是像我一樣的人。我那時我想到你的手炸彈，你的槍刺，你的來福槍；現在我見到你的妻子，你的面孔，和我們的友愛。宥免我，同志。我們的了解往往太遲了。為甚他們從來不告訴我你們是剛像我們一樣的可憐鬼，你們的母親像我們的母親一樣地掛慮，我們有同樣死的恐怖，同樣的死去和同樣的苦痛——。宥免我，同志；你怎樣會成為我

的敵人呢？設若我們丟了這些來福槍和這軍裝，你會成爲我的兄弟。像嘉德和阿拉伯特一樣。同志，將我的二十年的生命拿去吧，——多拿幾年去，因爲我現在不曉得我這些將來的年代要幹什麼哩。”

現在前線平靜了，只除去來福槍還噼噼叭叭地響着。子彈像雨似地落着，他們並不是隨便放的，各方面都有描準的。我不可出去。

“我要寫信給你的妻子，”我很快地向那死人說，“我要寫信給她，從信裏她可聽得我的話，她不會受苦，我要幫助她，也幫助你的雙親和兒子——”

他的外衣半解開着。那雜記簿是容易找到的。但是我猶豫着去開這本簿子。簿子裡有他的名字。假如我不曉得他的名字，或許不久我就會忘掉他，時間會漸漸將這張圖畫蝕滅。但是一曉得這名字，牠會像一根釘子緊釘進我，永遠再也不出來。牠有

權力使我永遠想起這事，牠往往會轉回來站在我的面前。

我猶豫地將他的皮夾拿在我的手中。那皮夾從我的手中滑下去，跌開了。有些照片和書信溜出來。我將那些東西收攏來想要這放進皮夾裏去，但是我的緊張、不安定、饑餓、危險，這些與死人在一處的時間裏都苦楚我，我極想能趕早得到釋放，我像一個人的手忍不住極度的痛苦將手去捶樹身一樣不管三七廿一使痛苦更爲劇烈，而要使那苦痛完結去。

有些是一個婦人和一個女孩子的照片，都是些拍玩的照片，背景是個爬春籐所遮蓋的牆。還有的是信。我拿信出來試想讀讀看。大多我都不懂，要明白是極難的，並且我所懂的法文極少。但是我所懂的每字都像是在我胸上中了一刺一樣地感動我：——像在胸上的一刺呀。

我的腦子再也忍耐不住。但是我已確實地覺

得，我不敢隨從我的所欲寫信給這些人。不可能的，我再向那些照片看看；很顯明的，她們並不是富人。後來假如我賺得些錢，我必當匿名寄些錢給她們。我決定了主意，至少我當這樣做。這死人是跟我的生命有關的，所以我必須做和答應他每椿事情，那才會安全我自己；我盲盲地發誓說：我的生存只是爲着他的親人，我試用濕的嘴唇來和解他——我極希望從這條路贖我自己的罪，或許可以脫離；這是一種小戰策：設若我可脫離，那麼我就翻簿子來看罷。所以我就翻開簿子，慢慢地念出來——Gérard Duval，排字工人。

我將那死人的鉛筆拿起來將住址抄在一個信封上。一抄完趕忙將所有的東西都塞進他的外衣裡去。

我殺死了這個印刷工，Gérard Duval。我紛亂地想。我必須做個印刷工，做一個印刷工，印刷工——



下午我較為寧靜點。恐懼消滅了。那名字並不會再苦楚我。精神錯亂過去了。‘同志，’我寧靜地向死人說，“今天你，明天我。可是我若能脫險，我必跟戰爭作對，戰爭同樣地擊死我們；從你拿去了生命——從我呢——？也是生命。同志，我答應你。永遠不會再發生。”

太陽低低地射着。我力乏，饑餓地昏迷着。昨天對於我像是一層霧。無論如何這時還沒有可離開這裏的希望。我打盹着，並不起初就覺得傍晚臨近着。薄暮來了。現在像是來得更快。還有一點鐘。若是在夏天，還當三點鐘。還有一點鐘哩。

這時我忽然開始顫抖起來；在這期間或許會發生什麼危險。我再也沒想到這死人，現在他與我無關聯了。生的慾望一躍再閃光起來，他的思念中的每椿事都消滅了。現在只要避免危運，我機械地喋喋着，“我必要成就每椿事情，成就我所答

應過你的每樁事——”可是我已曉得我不能那樣做。

我偶然想起當我爬出去的時候我的同志會槍擊我；他們不曉得來着的是我。我必當盡我所能的吶喊着，他們才會認得我。我必當逗留在戰壕之前直到他們回答我。

星兒初上。前線靜悄悄地。我深深地呼吸着，并且很激動地向我說：“現在別蠢呵，蒲爾，——安靜，蒲爾，安靜——那麼你就可安全了，蒲爾。”當我喚起我的受洗禮的名字，好像有人向我說似的，這名字有更大的權力。

天空漸漸黑暗了。我的激動減少，我小心地等着，到第一個火焰昇上來。那麼我就爬出炸裂洞。我已忘記了那個死人。在我的前面是來着的夜和蒼白映光着的地。我的眼睛看定了一個炸裂洞；那火焰一熄的時候我疾跑進去，再爬過去點，跳進第二個炸裂洞，潛下去，再爬進前去。

到我爬較近我的戰壕的地方。那邊，火焰光照亮的時候我看見有些人形在鐵線邊動着，忽又停住，悄悄地。下次我再看見，不錯，他們是從我們戰壕裏出來的人。可是我還疑心着，直到我認出是我們的首領。那麼我就喊起來。即刻有個回答喊着我的名字：“蒲爾——蒲爾——”

我再嚷着回答。那是嘉德和阿拉伯特抬着病床出來找我。

“你受傷嗎？”

“沒有，沒有——”

我們下到戰壕裏去。我要東西喫，狠似地嘔下去。學勒爾給我一支香烟。我用幾句簡單的話來說我所遭逢的事。這並沒有什麼新奇。這種事常常有的。只是在夜裏衝擊起來較為特別點。嘉德有一次在俄羅斯，在他能找路回來以前躲在敵人的戰線裏兩天。

我並不說起那死的印刷全。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再也保守不住。我必須告訴嘉德和阿拉伯特。他倆都是想安慰我。“你再也不能幹什麼。你所幹過並不是什麼？那就是我們到這裏來所要幹的呀。”

我們聽他所說的覺得安穩，一看見他們這裏就覺得壯膽了。我在那炸裂洞所說的只是些無知覺的昏話。

“譬方說看看那邊，”嘉德指着。

在開槍階上站着些射擊兵。他們在擋彈壘上看着望遠鏡描準槍注視着敵人的前線。一次又一次槍聲響出。

我們聽見叫聲：“彈子也像兵士佔到民房似的佔到一個敵人了。你沒看見他怎樣地在空中跳着嗎？”奧羅雷契軍曹很驕傲地回轉着身，記起他所射中的分數。今天他帶着這射擊隊，有三次的中是無可疑問的。

“這樣你想怎樣呀？”嘉德問。

我點頭。

“設若他能這樣繼續下去，他今夜定可在他的鈕子洞上得到一隻有色的賞鳥。”阿拉伯特說。

“或許他立刻升為暫時軍曹長，”嘉德說。

我們互相注視着。“我不歡喜做這種事，”我說。

“都是一樣的，”嘉德說，“現在你能明白很好。”

奧羅雷契軍曹回到開槍階上去。他的槍口朝來朝去。

“你蒙難了後不可再失眠啊，”阿拉伯特疲倦地點着頭。

現在我再也不能明白我在炸裂洞裏所說的那些話了。

“那只是因為我跟他一同躺在那裏那麼久，”我說。“過後，戰爭是戰爭呀。”

奧羅雷契的來福槍尖利，枯燥地響着。

## 十

我們偶然得到一種很好的職務。我們八個人受派去守衛一個丟棄的鄉村，那鄉村是因爲敵火太劇烈的緣故才丟棄的。

我們特別看守着那還沒空的食物房。我們暫時從這同一食物房裏取糧食。我們正是這種人哩：——嘉德，阿拉伯特，摩勒爾，第牙頓，地達琳，我們整羣的人都在這裏。雖則海已死了。可是我們還很可算是幸運，別小隊都比我們死了更多的人。

我們揀了一地方做戰窟，戰窟是加料的三合

土的牆壁地窖，上面有石階通到下面去。入口也有別一個三合土的牆壁護衛着。

現在我們發展着一種大實業。這種的機會不但是給一個人的腳可以伸出來，也可以舒伸人的精神哩。這種的機會我們用最好法子來利用。因為戰爭劇烈的緣故，很久已沒給我們當過衛戍兵。衛戍之久只跟情形不更加險惡一樣久。畢竟我們除了實際的事以外什麼也都不做了。這樣實際的事，實在的，當我從軍以前的思想偶然片刻地穿進我的頭腦的時候常常使我驚戰着。可是這種的思想並不久逗留很久。

我們盡我們所能的使事情很輕快，我們盡量地享受着每次機會的利益，這袒立着的無知識和即刻的恐怖。沒有別種法子，這就是我們怎樣地使我們愉快起來。所以我們開始熱心地創造一種農村的興致——自然是一種喫和睡的農村的興致。

地上先將那些我們從人家抱出來的被褥和鋪

着。就是一側兵士的屁股也想坐得柔軟哩。只是地板的中央有個空處，然後我們用毛毯和那種極奢侈柔軟的海鴨毛鋪在上面。在鎮裏什麼東西都有。阿拉伯特和我找到一張可以拆開的桃心木的臥床，有條藍絲罩和鑲花邊的被。我們像小獼猴似地流着汗抬進來，可是無論誰都不肯將這種東西丟掉，這張床若進丟在那裏一兩天之內一定會被炸得粉碎。

嘉德和我在那些房子裏稍爲巡察一下子。在極短促的時間中我們聚攏到十二個雞蛋，兩磅很好新鮮的牛油。突然在那會客室裏騾地一響，一個鐵爐猛衝過壁，經過我們衝出離我們一碼遠後面的牆。兩個洞。這鐵爐是從對面那剛中一顆砲彈的房子穿進來的。“豬”嘉德扮扮面孔，我們繼續找尋下去。我們都立刻豎耳細聽着，趕快地跑過去，忽然却呆呆地站着——那兒有兩隻活的小豬在一個小豬檻裡衝上衝下撞着。我們拭拭眼睛這看一



逼來決定。不錯，牠們還在那裏。我們抓住牠們——無疑的，兩隻實在的小豬。

這成爲我們一種極豐富的食品。大約離開我們的戰窟二十碼遠的地方有一間從前是軍官寄宿的小房子。在廚房裏有一個極大的竈：有兩個鐵爐，鍋，淺鍋，釜子，——什麼都有，在外屋裏也有一堆斫好的小柴，——真是一個廚房的天堂呀。

我們中間的兩個：整早晨到田裡去找番薯，蘿蔔，和綠豆，食物房裏的罐頭的食物我們都十分地看輕和嫌惡，我們要新鮮的菓菜。在大餐室裡已有兩顆花椰菜了。

那兩隻小豬已屠殺了，嘉德處理牠們。我們想要做些番薯餅配着這燻豬一道吃。但是我們找不到可磨擦番薯的器具。無論如何，難關去了。我們用一支釘子在一個鍋蓋上釘了許多的洞，那麼我們就有一個磨擦具了。三個人帶着很厚的手套來保護他們的指頭受磨擦具的傷，另外兩個人擦

掉番薯的皮，事情幹下去了。

嘉德試着小豬，蘿蔔，荳，和那花椰菜的味。他還將些白醬滲進花椰菜裏去。我一次煎四個餅。十分鐘後我弄巧地將煎盤向上一擲，那些餅的煎好的一面在空中一翻，牠們一下來便再去接。那兩隻小豬是整隻下去燻炙的。我們都圍着牠們像是在一個祭壇之前。

那時我們招待了些來賓。兩個無線電員，他們很受尊敬地請來喫大餐。他們坐在客廳裏，那裏有個鋼琴。一個彈着，一個唱着“An der Weser”。他很激動地唱着，可是略帶些撒克遜人的重音。但是那歌音却感動了站在爐前預備好喫的食物的我們。

這時。我們開始確實地覺得我們又在患難中了。哨探氣球認出從我們煙囪裏出來的煙，砲彈就開始墮到我們這處來了。這些砲彈是些極可咒詛的可表演進小洞小球，一近地却炸得很廣闊。砲彈

在我們的周圍漸墮漸近；雖則在這樣的患難中我們還不肯放棄我們的食物。一兩個砲彈的碎屑嗚嘯地穿透廚房的窗頂。燻豬已燻好了。但是煎小餅却很困難。那些爆裂的砲彈墮得極快，那些碎屑愈來愈常碰到這房子的牆壁和從窗上掃進來。我一聽見砲彈來着的聲音，我跪下一腳將煎盤和小餅放在膝上，潛伏在窗下的壁邊。爆裂一過去後我即刻再站起身煎着餅。

那兩個撒克遜人停止唱歌——因為一顆砲彈的碎屑墮到鋼琴上去。最後食物都預備好了，我們分配這些食物帶進戰窟裏去。下一次的砲彈炸裂後兩個人帶着幾鍋菜衝過五十碼遠的距離進戰窟去。我們看不見他倆了。

又一次砲彈開來。我們都伏下身來，一爆裂後又兩個疾跑過去，每人都帶着一袋極上等的咖啡，在下次的砲彈未炸裂以前他倆已進戰窟裏了。

這次是嘉德和克路伯帶着那最重要的食物

——一大盤褐色，燻好的小豬，噼啦一響，腳一跪，他倆衝過五十碼露天的地方了。

我留在那裏煎完我最後的四個小餅；有兩次我當伏在地板上了——終於多煎好了四個，這種餅我最歡喜喫。

我緊緊地捧着盛好一大疊餅兒的盤子，潛伏在大門後等着。噼噼一聲，炸裂了，我兩手將盤子緊靠在胸膛上衝跑過去。在跑到將到的時候像是一隻鹿子似地狂跑着，一兜過牆，剛好砲彈的碎屑墮在外面三合土的牆壁上，我滾下地窖的石階，我的肘節破皮，可是我並沒失了一個小餅，或是打碎那個碟子。

大約是兩點鐘的時候我們開始喫這大餐。一直喫到六點。我們喝着咖啡又喝到七點半——從食物房拿來的軍官所喫的咖啡——喫着軍官的雪茄和香烟——不是從食物房得來的。我們準時地在七點半喫我們的夜飯。約莫到十點鐘的時候我

們才將小豬的骨頭擲到門外去。那麼是淡甜酒和甜酒了——也是從那福氣的食物房拿來——又是長的，粗的馬肚帶牌的上等雪茄。第牙頓說只缺少一件東西：軍隊娼妓部的少女呀。

初夜的時候我們聽見貓叫的聲音。一隻灰色的小貓坐在入口的地方。我們引誘牠進來，給牠些東西吃。這使我們的胃口又想吃起來。我們一壁咀嚼着一壁躺下去睡。

但是這夜現難過。我們喫了太多的肥質。新的小豬很會磨難着肚腸。在戰窟裡永遠有人走來走去。兩三個人走喘着長氣。往往坐在外面咒咀着。我自己也出去九次。早晨四點鐘的時候我們成了一個記錄：十一個人；守衛兵和來賓，都蹲在外面。

燒着的房子在夜裏像是些火把。砲彈沉重跨過去爆裂着。有些軍需車沿着街走着。在街的一旁那食物房已經被衝開了。那些軍需車夫完全不管所有砲彈的碎屑，他們像一羣蜂似的湧進來搶麵

包喫。我們任他所怎樣做。設若我們說什麼，我們立刻就受打了，所以我們不管他們。我們說明說我們是守衛兵，所以我們這裏很熟識，我們將那些罐頭食物向他們換我們所缺少的東西。那有什麼要緊呢——不一刻兒這些東西都會被擊得粉碎。我們自己亦從這棧房拿些朱古力出來，流着涎喫着。嘉德說這種東西會清掃肚腸的。

我們這樣地喫着，喝着，和走來走去將要兩星期了。沒人運載食物給我們。這鎮漸漸地在砲火之下毀滅，我們却過了一陣很愉快的生活。食物房的一部若還存在的時候我們並不憂愁；我們所最希望的是可留在這裏直到戰爭結局了。

第牙頓已究很講究，雪茄喫半截就丟掉。他們的鼻子翹向空中向我們解釋說他從前是這樣過活的。嘉德更爲愉快。早晨他們第一次的喊聲是：“依米，將魚子醬和咖啡拿來。”我們都很特別，誰都當別人做他的侍僕，向別人誇口着和發命令。“有東

西在我的腳下搔癢着；克路伯，孩子，立刻來將這隻子捉去。”里亞說，向克路伯像一個舞女似的伸着腳，阿拉伯特拔他的腳上階去。“第牙頓！”——“幹什麼？”——“少息，第牙頓；還有一事，不可以說幹什麼，”應當說‘好，先生，’——現在；第牙頓！”第牙頓用很著名的歌德的句子說：Götz von Berlichingen”，他是永遠很自由哩。

過八天後我們得到命令調回去。愉快幸福的日子過去了。兩輛很大的貨汽車載我們回去。車上疊滿着木板，但是不要緊，阿拉伯特和我還將我們那隻四支床樑的床放在木板上，藍絲罩，床褥，和兩條鑲花的被都完全地放在那裏。床後的上面收着一袋子的好食物。我們常常伸手進去，硬的火腿臘腸，肝臘腸的罐頭，糖菓，香烟盒子，這些東西使我們心花怒放。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一袋。

克路伯和我從砲火中救出兩隻紅絲絨的很大太師椅，椅子還很完全。牠們放在床上，我們像在

戲館的包廂裏舒適地坐在椅上。在我倆的上面張着像是天蓋似的絲罩。兩人的嘴上都啣着一支長雪茄。我們這樣地坐在雲霄上賞玩着景緻。

在我們的中間有一個鸚鵡籠，我們用來裝貓子的。她也跟我們來，躺在籠裏她的肉碟子的前面，很安樂地烏烏哼着。

貨汽車慢慢地滾上路去。我們唱歌着。在我們的後面砲彈使那現在完全丟棄的城鎮像泉水似的濺湧着水。

過幾天後我們又受令去掃空一個鄉村。路上我們碰見些難民，他們在貨獨輪車，小兒車，和他們的背上，裝帶着他們的東西和零物。他們的形狀很衰頹，他們的面孔充滿着痛苦，失望，急忙和任天命的表情。孩子們捧在他們的母親的手中。往往有一個較為年老的女人牽着年輕的顛蹶地跑上路去，永遠是回轉頭望着。有些孩子拿着極難看的小



偶入。他們走過的時候都極沉靜。

我們成排地整步走着；法國兵是從來不會向有住民的市鎮開砲的。但是幾分鐘後，空中有呼嘯，泥土飛濺起來，各處都是哀叫，有一顆砲彈墮到後隊裏去。我們分散開伏下地來，但是現在覺得從前那種在砲火中不知不覺地做了對的事情的天性的警備沒有了；這念頭帶着一種極可怕，急喘着的恐怖：“你無望了，”——即刻中我的左脚像是受鞭一猛擊。我聽見克路伯哀叫出來；他是在我的身邊。

“快，起來，阿拉伯特！”我嚷着，因為我們躲在露天無遮蓋的地方。

他搖擺地站起來跑。我緊跟着他。我們必須跳過一個籬笆；籬笆比我們的身體還高。克路伯抓好一支樹幹，我扶着他的腳，他哀叫着，我將他一搖，他搖過去了。我一躍跟着他跌進籬邊的水溝。

我們的面孔覆壓着浸在水中的和草木泥土

上。但是這個遮蓋很好。溝水浸到我們的頭頸。一顆砲彈一響我們即刻將我們的頭潛入水去，這樣地浸了十二次，我疲倦了。

“我們跳入出去吧，不然我會跌下來溺死了。”

“你那兒受傷？”我問他。

“我想是在膝部。”

“你能跑嗎？”

“我想能——”

“走吧！”

我們走向路傍的水溝去；屈着身，沿着水溝走着。砲彈緊跟着我們。那路是向軍火房去的。假如軍火房炸裂開，誰他頭也別想可留在他的肩上。所以我們只能變換計劃斜斜地橫過鄉村去。

阿拉伯特開始拖曳着。“你先走吧，我後面跟着來，”他說一壁纏下身去。

我抓住他的手臂搖着他，“起來，阿拉伯特，設若你一踰下去你永遠別想再能走得遠點。趕快，我

扶你起來。

最後，我們跑到一個小戰窟。克路伯跌進去，我包好他的傷。傷剛在他的腳膝的上面。這時我才看看我自己。我的褲子染血，我的手臂也是這樣。阿拉伯特用他的軍醫布包我的傷。他的腳已完全不能動，我倆很奇怪我們怎樣會跑那麼遠的路。恐怖會使人這樣做：就是我們的腳被砲彈所擊掉，我們還能跑；——我們必能拖着殘腳跑着哩。

我還能稍為爬動一爬動。我喊住一輛經過我們的病車，他們將我倆抬上車去。車裏都是傷兵。有一個額外委的內科軍醫將一支停住抽痛的針刺進我們的胸膛。

在醫院裏我們向醫生說好，所以我們才能相並的躺着，他們給我們一碗淡湯，那碗湯我們貪婪地而又輕視地以匙抄起狂喝下去，因為我們吃好東西吃慣了，但是饑餓是完全相同的。

“現在回家吧，阿拉伯特，”我說。

“希望會這樣，”他回答，“我只要曉得我所受的是什麼傷。”

傷口更爲痛苦。藥布像火似的燃燒着。我們，喝了又喝，一杯水又一杯水。

“我的傷離開膝部多少遠？”克路伯問。

“至少有四英寸，阿拉伯特，”我回答。其實或者只一英寸哩。

“我已決定了，”停一刻後他說。

“設若他們割掉我的脚，我必定要死。我不願殘廢過活。”

我們這樣地思想着，等着。

傍晚的時然我們被抬到開刀房裏去。我戰慄着，很快地想着我所當做的，因爲誰都曉得傷兵醫院的外科醫生只是些小傷就想要刑足的。這樣開刀大工作一場地混雜地東補西補還簡單哩。我想到堪墨爾契。無論如何我一定不肯讓他們用藥

昏迷我，就是我當敲碎他們一兩個頭蓋我也不肯。

還是不錯。那個外科醫生用器具在我的傷裏掘來挖去，我的眼睛前都黑暗下來。“別怪樣呀，”他刻薄地說，再掘挖下去。器具光亮地閃着，像是惡意的野獸。我痛得再也忍受不住了。兩個當差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但是我掙扎開他們其中的一個，試想擊碎外科醫生的眼鏡，剛好那醫生看見跳開去。“昏迷掉這個惡棍，”他大怒地嚷着。

這是我較為平靜一點。“宥免我，軍醫先生，我不肯安靜，但是千萬別昏迷我。

“得，”他咯咯地說，再拿起他的器具。他是個漂亮的男子，大約沒到三十歲，面上有斑點和極討厭的金眼鏡。現在我曉得他是要苦楚我，他只是在傷口裏掘來挖去，從他的眼鏡裏偷望着我。我的手緊緊地撐捏着，就是會死去我也不再叫一聲出來。

他摸出一片砲彈來，牠拿給我看。很顯然地

他很歡喜我能這樣抑制自己，因為現在他好像有點體恤我說：“明天你可回家去，”那麼我的傷就貼起橡皮膏來。當我和克路伯再回去的時候，我告訴他說，很顯然地，明天早晨會有一輛病兵火車到這裏來。

“我們必當向外科軍醫長賄賂，我們才能聚做一堆，阿拉伯特。”

我將兩支馬肚滯脾的雪茄暗拿給軍醫長，然後向他偷說話。他嗅嗅那雪茄說：“你還有嗎？”

“他還有滿手把哩，”我說，“而我的同伴，”我指着克路伯，“他也有那樣多。我們明天早晨若在傷兵火車裏，當然很願意將牠們從車窗口拿給你。”

自然他是明白的，他再嗅嗅雪茄然後說：“好。”

我們整夜都不能睡去。我們那病房裡死了七個人。有一個在他開始咕咕響着以前用着一種嘶

裂的男高音來唱着讚美詩。又有一個人爬下他的床走到窗前去。他躺在窗前好像他要看最後的一次。

我們的抬床放在月台上。我們等着火車。天空下起雨來，火車站又沒屋頂。我們所蓋的被單很薄。我們等兩點鐘了。

那軍醫長像一個母親似的看顧着我們。可是我還很憎惡，我的心上時時想到我們所訂的條件。我讓他看看我的背囊，先付給他一支雪茄，交換條件似的，軍醫長用一條油布來蓋我倆。

“阿拉伯特，老友，我忽然想起我的那隻四支稜的臥床和那隻貓兒——”

“還有那兩隻太師椅哩，”他添上去。

不錯，那兩隻紅絲絨的太師椅呀。傍晚的時候我們往往像伯爵似的坐在上面，打算不久就要將牠們計時出租。每點鐘一支香烟。這必會成爲一種

很正當的生意，有實在的好收入。

“還有我們那幾袋的好食物呀，阿拉伯特。”

我們覺得很憂愁。這些東西我們可有些用處。只有火車慢一點鐘開，嘉德一定會找到我們，將我們的東西帶來。

多麼可咒詛的惡運呀！在我們的肚子裏是薄粥，殘劣的醫館食物，在我們的袋子裏有燻豬。但是我們已軟弱得再也不可激動了。

抬床被雨水漸漸濕透，火車那天早上到了。車醫長看顧我倆，將我倆放在同車裏。那裏有一大羣紅十字會的看護。克路伯被放進下面的床。我底是在克路伯上面。

“天呀！我忽然喊了出來，

“什麼事？”看護問。

我向床上一溜。床上是鋪着清潔得像雪一樣白的白布單，還是燙過哩。我的內衣已六個星期沒洗過，已極污穢了。



“你自己不能上去嗎？”看護很溫和地問。

“爲什麼不，”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但是先將那褥單拿開罷。”

“爲什麼？”

我覺得像是一隻豬。我應當到裏去嗎？——那會使——”我口吃着。

“一點小污穢是嗎？”她幫忙地說。“這不要緊。以後我們會洗的。”

“不是，不，不是這——”我興奮地說。我並不是跟那驚透的新緬兵一樣。

“你們能躺在戰壕上，當然我們也能洗一條被單呀。”她說下去。

我看着她，她很年輕很機敏，完全無污點，很清潔，像車裡的每椿東西一樣；誰也不能確定她們是否只是服侍軍官的，被服待的人會覺得奇異，也許有點驚懼。

同樣的，女人是個苦楚人的東西，她繼續強迫

我說出來：“那只是——”我再試試看，她必定曉得我的意思。

“只是什麼？”

“因為蟲子，”我終於噴了出來。

她笑。“得，牠們即刻也有好日子過哩。”

現在我不管什麼了。我爬上床，揭起被來。

一隻手在被上摸索着。那是軍醫長。他拿了雪茄走開去。

一點鐘後我們曉得我們動身了。

夜裏我睡不着。克路伯也是不安靜。火車平靜地在軌上走着。什麼我都不能確實地覺得：一張床，一輛火車，家。“阿拉伯特！”我低喊着。

“呀——”

“你曉得廁所在那裏嗎？”

“我想大概是在那門的右邊。”

“我去找找看”。黑暗，我摸摸床沿很小心地試

想溜下身來。但是我的腳找不到可抵住的地方，我開始滑下來，那隻貼橡片膏的腳又不能幫忙，我嘩啦一聲跌在地板上。

“惡鬼！”我說。

“你撞傷了沒有？”克路伯問。

“你自己可聽得出哩，”我咆哮着，“我的頭——”

車後的一個門開起來。一個看護拿着燈進來，看看我。

“他跌下床來——”

她按按我的脈息和摸摸我的前額。“你並沒發熱哩。”

“沒，”我同意。

“你做夢嗎？”她問。

“或許——”我順機隱瞞。問答再開始了。她用她明亮的眼睛看我，她比我所能告訴她我所要的還要奇異可愛呀。

我再爬上床去。這就好了。她一走去我必須再試爬下床來。設若她是一個老婦人，人家所要的自然較爲容易說出來，但是她很年輕，頂多只有二十五歲；這事不可以做，我不能告訴她。

這時阿拉伯特救我，他並沒那樣地怕羞，不管誰顛來倒去他都是一樣。他喊那個看護。她回轉身。“姊姊，他要——”可是阿拉伯特不曉得怎樣形容出來才是有禮和適當。在前線上我們只用一個字來代替，但是這裏，向這樣一個上等女人——。他忽然想起他在學校裏的時候所說的，那麼就趕忙接下去道：“他想出恭，姊姊。”

“啊！”看護說，“可是他那隻貼橡皮膏的腳不可以下床。你所要的是那一種呀？”她轉向我說。

這重新一轉使我覺得像死的恐懼，因爲我不曉得那些東西的特別名詞。她幫忙我。

“小的或是大的？”

多麼可怕的一樁事呀！我像隻豬一樣湧汗，不

好意思地說：“好，就小的罷——”

無論如何是有效力了。

我拿到一個水瓶。幾點鐘後我不是那唯一個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已很慣，這也沒有什麼不合禮。

火車慢慢地走着。有時候車停起來，那些死人捨下車去。車子常常停。

阿拉伯特熱得很利害。我覺得很困苦，并且也很哀痛，可是最壞的是很顯明地在我貼橡皮膏包藥布的路上還有蟲子。牠們極可怕地癢痛着，我自己又不能搔抓。

我們躺着過日。鄉村安靜地溜過車窗。第三夜我們到哈佛斯特爾。我聽看護說下站阿拉伯特當送下車去，因為他熱得很利害。“車子下站開到什麼地方？”我問。

“哥羅朗。”

“阿拉伯特，”我說，“你看着；我們一定可聚做

一堆。”

看護又來巡視的時候，我禁住氣，將氣趕上頭去。我的面孔膨脹，變紅。她停下來。“你痛苦嗎？”“不錯，”我呻吟着，“突然其來的。”

她將一支驗溫器給我，自己走開去。假如我沒受嘉德的教訓現在也不曉得會這樣做。這些軍隊的驗溫器不能給老兵用哩。若將水銀柱弄高，牠就停在那裏，不會再跌下來。

我斜斜地將驗溫器挾在脇下，用我的食指很牢固地捏住。那麼我就一搖。我使牠弄到100.2。可是這不夠。我將一根火柴很小心地將牠烘到101.6。

那個看護回轉來的時候，我假裝喘着氣，短促喘氣地呼吸着，用呆滯的眼睛睜向着她，不住地滾動着，含糊地低語說：“我再也忍不住了——”

她將我的名字記下一疊紙裏去。我已完全曉得，假如是可避免的，我的橡皮膏的藥皮不必再撕

開起來。

阿拉伯特和我一同被送下車來了。

我們躺在同一間羅馬教會的醫館的病房裏。這還算是好運，這些羅馬教會的病房的好招待和好食物是著名的。醫館裏都充滿着從我們的火車下來的傷兵，在這些傷兵中有許多是很危險的。我們今天並沒有驗過，因為這裏的外科醫生太少。那種橡皮車輪的病人手車不住地從走廊經過，常常有些人完全直躺在車上。直躺得像這樣是極討人厭的——人若能睡去是唯一頂好的時刻。

這夜很騷亂，沒有一個人睡得去。將要早晨的時候我們打一打盹。天一亮我就醒來。房門開着，我聽見有些聲音從走廊上出來。別人也都醒來。有一個病人他在這裏過一兩天了，解釋給我們聽說：“每天早晨看護們都在那邊走廊上唸着禱文。她們稱這為早晨的禮拜。她們將我們的門開着，那麼你

們都有分於這禮拜了。”

無疑的，這是種很好的意思，可是聲音却使我們頭痛，骨痛呀。

“這樣地可惡！”我說，“剛剛在我們將要睡去的時候。”

“所有輕傷的人都在這裡，這就是她們在這裏做禮拜的緣故，”他回答。

阿拉伯特呻吟着。我憤怒起來嚷道：“外面安靜呀！”

一分鐘後一個看護出顯。她這樣的穿着白色配黑色的衣裳很像是個美麗的茶壺套。“關門，姊妹你肯嗎。”有人說出。

“房門開着的緣故是因為我們是在唸着禱文哩，”她回答。

“可是我們想要睡去——”

“禱告比睡還好呀，”她站在那邊天真爛漫地笑着。“并且現在已七點鐘了。”



阿拉伯特再呻吟着。“關門，”我鼓鼻憤憤地說。

她十分昏迷。很顯然的，她不懂。“但是我們也替你們禱告的呀。”

“無論如何，關門。”

她走開去，門還是開着。背誦總禱文的聲音繼續下去。

我大怒了，說：“我算到第三。設若還是不肯停，我就將些東西擲出去。”

“我也要這樣做，”又有一個說。

我算到第五。我就拿起一個水瓶，描準。將牠擲到門外的走廊上去。那水瓶撞得粉碎。禱告停起來。一大羣的看護出顯，一致和音地責備着我們。

“關門呀！”我們嚷着。

她們退回去。那個剛才來的較為年重的少女最後出去。“異教徒，”她吱吱地哼出來，可是門終究是關了。我們得勝了。

中午的時候醫院的檢察長走來責罵我們。他用叮叮叮叮的響聲和種種別的恫嚇我們。但是一個醫院的檢察長只是剛像軍需的檢察官一樣，或是像別種那些有長劍和肩帶那一類的東西，其實只是一個書記，永遠比不上一個實在有兵職的新編兵。所以我們任他怎樣講。無論如何，他們敢怎樣碰我們——

“誰擲那個水瓶？”他問。

在我還沒想到我當自首的時候，有一個人說：“是我。”

一個有鬚鬚的人坐起來。誰都激動着；爲什麼他自說是他呢？

“你？”

“不錯。我很生氣，因爲我們無必要地受吵擾醒來，我失去了知覺，所以我做了我所不曉得的事。”

他覺一本書似的說着。

“你名叫什麼”

“新編隊預備兵約瑟·哈姆瑪契兒。”

檢察長離開去。

我們都很奇異。“爲什麼你說是你呢？那事完全不是你做的呀！”

他冷笑。“這不打緊。我有一張可以放縱的執照”。

自然的，我們都明白了。誰有放縱的執照，可照他所歡喜的去亂做。

“不錯，”他解釋着，“我的頭有一次被敲裂，他們將一張執照送給我，那執照是說我在某時期的行爲是可以免負責的。從有執照以後我大幸運：誰也不敢觸怒了我。誰也沒怎樣責罰過我呀。”

“我的所以報告是我。因爲那一擲使我很快樂。設若明天她們再開門，我們再擲一個。”

我們都極快樂着。有約瑟哈姆瑪契兒在我們

中間，現在我們什麼事都可冒險了。

有些無聲息的病人手車將我們載出去。

藥布貼得很牢固。我們像鹿兒似的哀叫着。

在我們的病房裏有八個人。彼得，一個頭髮黑色，鬚曲的人，他的傷最利害——肺部很兇的一傷。法蘭絲華渥契德在他的隔壁床，他的手臂中一個傷，起初看來並不很危重，但是第三夜他喊我們按鈴，他說他流血了。

我很響地按着鈴。夜看護並不出顯。今夜我們向她要求得太多了，因為我們的藥布都是新貼的，因此有許多痛苦。一個的脚要這樣安置，別一個又要那樣，第三個要水，第四個要她將他的枕頭鬆動；——終於那壯健的老身截很氣地怨語着，和將門猛力關閉着走出去，現在，無疑的，她以為是同樣的事，她不肯來。

我們等着。法蘭絲說：“再按鈴。”

我再按鈴。可是她進來探一探也沒有。在我們這病區只有一個夜看護，或許她在別間病房做事情。“法蘭絲，你十分確實地覺得你流血嗎？”我問。“假如不然我們就會再受咒罵了。”

“藥布濕了。誰能使電燈光亮嗎？”

誰也不能。電燈鈕在門邊，我們中間誰也不能站起來。我用我的拇指按鈴一直接到麻木。或許那個夜看護已經睡去。她們天天做了許多事情，做得太多了。並且還加上永遠的禱告着。

“我們當再擲一個水瓶嗎？”有放縱的執照的約瑟·哈姆瑪契兒問。

“這對於她比鈴聲還不肯聽哩。”

最後，門開了。那個老婦人喃喃地出顯。當她曉得了法蘭絲的流血，她忙亂起來，說：“爲什麼沒有人喊我呢？”

“我們按過鈴。我們沒一個能走路。”

他的血流得很兇，她再將他包好。第二天早晨

我們看看他的面孔，面孔已很瘦削和枯黃，昨天夜裏他的面孔看起來還很康健。現在常常有一個看護來了。

有時候有些紅十字會自願來幫忙的看護。她們做起工來很快樂，但是常常較為不熟識點。她們替我們打疊床鋪的時候常常使我們痛苦，她們一傷害到我們立刻怕起來了。使我們更為受苦。

尼姑較有可靠點。她們曉得怎樣地來扶住我們，設若她們較為笑頭笑面點，我們就更歡喜她們了。她們中間有幾個真實是好的，使人很敬愛。李自珍看護是個極奇異的女人，全病區她都散佈着愉快，雖則這病區極大。還有些看護也像她一樣。為她我們也肯赴湯蹈火。誰也不能實在地了解，他在這裏也像一個平民被尼姑的所招待。反過來說，只要想到軍兵醫院就可使人怕起來了。

法蘭絲華渥契德的康健並沒復原。有一天他

被載出去，沒載回來。約瑟哈姆瑪契兒很熟識：“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他們將他放進死人房去。”

“死人房是什麼意思？”克路伯問：

“好，死人房——”

“那是什麼呀？”

“這醫院角的一間小房。無論誰將要死去的都送到那裡去。那裏有兩張床，普通稱為死房。”

“但是她們為什麼這樣做呢？”

“病人死在那裏可減省些工作，那裏也較為便利，因為那死人房的左邊就是墓地。或許她們因為別個病人的緣故這樣做。所以沒有一個人死在病區裏會得人們的同情，並且他一個人，她們也可較為好點看護他。”

“但是他自己呢？”

約瑟聳聳他的肩頭。“他往往還不曉得哩。”

“現在誰都曉得那間死人房嗎？”

“自然的，無論誰在這裏久點的病人都曉得。”

下午，法蘭絲·華渥契德的床位有一個新的病人來代替了，兩三天後她們又將那新的載出去。約瑟含意地做一姿勢。我們看見許多來了又去的。

親戚們往往坐在床邊廢泣着，或是輕輕地，驚驚地說話。有一個老婦人不肯出去，可是她不能整夜都留在這裏。第二天早晨她來得極早，但是並不是十分地早；因為她一走近那張床，床上已有別人了。她只得到墓地去。她將她所帶來的蘋果給我們喫。

彼得的病開始漸漸險惡了。他的溫度表看起來很兇，有一天一輛病人手車停在他的床邊。“那兒去？”他問。

“包藥布區。”

他躺到病人手車上去。但是那個看護露出馬脚了，她將他的外衣從衣鉤上拿下來也放在手車上；這樣她可免走兩趟。彼得立刻明白，試想滾開



那手車。“我要停在這裏。”

她們推他回去。他從他破碎的肺低弱地嚷出來：“我不肯到死房去呀。”

“但是我們是要到包藥布區去。”

“那麼，要我的外衣幹什麼呢？”他再也說不出來。他嘎聲，猛辯地低語說：“停在這裏！”

她們不回答他只是將他推走。到房門口的時候他試想自己爬起來。他的鬚曲黑髮的頭搖擺着，他的眼睛湧滿着眼淚。“我一定要再回來！我一定要再回來呀！”他哀叫着。

門關了。我們都很激動；但是我們什麼都不說。終於約瑟說：“許多人這樣說過。病人若到那裏，永遠別想可以活了。”

我開刀後嘔吐了兩天。外科醫生的書記說我的骨不能接攏來，克路伯的傷骨彎曲地接攏着；但是又裂開了。這可很使人討厭。

在我們新進來的病人中有兩個是平腳的。外科主任追視的時候發現，他異常地快活。“我們不久就會將這腳醫好，”他向他倆說，“只是小小開刀一下子，你倆就可有完全康健的腳了。姊妹，記他倆下來。”

他一去之後，無所不曉得的約瑟警告他倆：“別讓他向你倆開刀呀！這是那老東西一種特別的，科學的特長的玩意兒。他一找到人可以開刀，他完全瘋了。他是要替你倆醫治平腳，這不錯，但是腳永遠別想可再有了；你倆會有木腳來代替，你以後的終生都當靠着柺子走路哩。”

“那麼，我倆能怎樣做呢？”他們之中有一個問。

“說不肯。你倆到這裏是醫治你倆的傷，並不是來醫治平腳的。在戰場上平腳會怎樣苦楚你們嗎？不，好，你倆就可明白了！現在你倆還能走路，但是那老東西一向你開刀，你立刻就殘廢了。他所

要的是殺小狗似地來試驗，所以戰爭是他一威赫的時期，所有的外科醫都是這樣。你看看他部下的職員；那裏有十二個人跛腳蹣來蹣去，他們都是他開刀過的。他們大多是一九一四或一九一五年後才到這裡來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能比他從前更好走路，幾乎都很壞了，大多只有點橡皮膏的腳。每六星期他再抓住他們，將他們的骨再敲碎，每次都說是成功的。你倆聽我的話，假如你倆不肯，他不敢這樣做。”

“喂，天呀，那兩不個不幸者中一個說，‘你的腳還比你的頭好哩。假如你再被送到戰場上去，天曉得會再發生什麼事呀？他們可以隨意地怎樣將我播弄，只要我能回家去。到得一隻木腳比得到死還好哩。’”

別一個是像我們自己這樣的青年，不肯。有一天早晨，那人走來拖住這兩人，教訓他倆和向他倆說惡話；直到他倆肯了。他倆能怎樣呢？——他倆

只是小兵，他却是隻大蝨子哩。他倆抬回來的時候已被藥昏迷着和貼着橡皮膏。

阿拉伯特很倒運。他們削掉他的腳。從大腿以下全腳都割掉。現在他再也不多說話了。有一次他說他第一次能再拿到他的手槍就要自殺。

新到一輛病車。我們的房間來了兩個瞎子。一個是個很年輕的音樂手。那這看護們飼他的時候從來沒拿刀子；他曾從個看護手中搶過一次。雖則是這樣地當心也發生了一意外。傍晚他被飼着晚飯的時候，那個看護被叫出去，將碟子和叉子放在他的桌上。手摸索那支叉子，緊緊捏住那叉子盡他所有的力量刺進他底心去，然後又拿起一隻鞋子盡他能的猛釘着那叉柄。我們都喊救起來，三個人才能將那叉子奪開去。

病床又空了。天天痛苦和恐懼，呻吟和臨死咕咕的哼聲。死人房無用了，因為那房間太小；病人

常常在我們的房間裏連夜死去。他們死得那樣快，那些看護們別想可勝過他們。

但是有一天房門突然開起來，一輛病人手車推進來，在那抬床上端正地得勝地坐着，蒼白，瘦弱，鬚髮鬆亂的彼得。李白珍女護甜笑地推他向他從前所睡的床。他是從死人房回來。我們早就以為他死去了。

他顧視着四周說：“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話說嗎？”

就是約瑟也只能承認說這是他第一次知道也有這種事呀。

我們中間的幾個漸漸地試站起來。我得到一副拐杖可以跛腳走着路。但是我並不常常用到牠們；我在房間裏走動的時候忍不住阿拉伯特的睜視。他的眼睛常常奇異地睜開眼看我。所以我有時候溜到走廊上去：——在那裏我可較為自由地走

動着。

下層的病房是腹傷和背骨傷，頭傷和第二次剝割的病人。這病區的右旁是牙床傷，毒氣傷，鼻子，頭頸，和耳朵傷。左旁是瞎眼和肺傷，臀部傷，骨節傷，睪丸的中傷，腸的中傷。在這裏一個人才能確實地覺得一個人有那樣多的地方會受傷。

有兩個兵士因筋肌僵直症死去。他們的皮膚變成蒼白，他們的四肢僵硬，最後只有他們的眼睛還極頑固地活着。有許多傷的四肢掛在一架子上，在空中蕩搖着。傷的下面放着一個盆子去盛滴着的膿水。每兩三點後那盆子就當倒空一次。有人包着拉張的藥布躺着。床尾掛着沈重的東西拖着那藥布。我看見那種腸傷的人，受傷的地方常常充滿着糞屎。外科醫生的書記將臀骨，膝部，肩部，全碎的X光照片給我看，

誰也不能相信在這些碎壞的軀體的上面還有那生命一天一天轉過的面孔。這只是一間醫館，一

個小小的車站。在德國有十萬多間，在法國有十萬多間，在俄國有十萬多間呀。這種的事情還能存在的時候，那麼那些著作，工作，和思想的每樁事是多麼愚蠢呀。一千年的文化不能阻止這種鮮血的湧流，所有的著作，工作和思想都是撒謊了，這種苦楚的醫院在牠們之中有十萬多間哩。單獨一間醫院就可以顯出什麼是戰爭來。

我年輕，我二十歲了；可是我還不懂什麼生活，只是失望，死滅，恐怖，和愚蠢的薄層隔開着一個愁苦的沈淵。我看出平民怎樣地被排着去作對，沈默地，無知識地，愚蠢地，順從地，默氣地互相屠殺着。我看出那種世上最聰明的人發明出些軍器和說話來使戰爭較為優美和長久下去。這邊那邊，遍全世界我這樣年紀的人都看得出這些事情；我這一代的人和我同樣經驗着這些事情。設若我們都站起來走到我們的父親的面前將我們所經過都告訴他們，他們將會怎樣呀？假如有一時候戰爭過

去後他們還能向我們希望什麼呢？這幾年來我們的職務只是殺人，——這是我們生活第一次的使命。我們所曉得的生活的界線只是到死。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將會碰到什麼事呢？

我們房間那年紀最大是劉宛桃斯基。他四十歲，腹部受了一個很重的傷，躺在醫院裡已十個月了。最近這幾星期他才能進步到跛腳走着。

這幾天來他很激動着。他的妻子從波蘭她所住的小家裏寄來一封信給他說：她已積了充足的錢可以做旅行費，她已經動身要來看他了。

她已在路上，或許幾天之內就會到了。劉宛桃斯基失了他的胃口不歡喜喫東西，就是紅蘿蔔和臘腸他咬了一兩口後就不喫了。他永遠帶着那封信在房間裏走動着。那封信每個人都看過十二遍，那郵戳是天曉得驗看過多少回數了，信上的住址因為染滿油跡和指痕再也認不清楚了，終於有事



實在地發生，發生了：劉宛桃斯基發了熱，他只得再躺到床上去。

他已兩年沒見過他的妻子了。在這兩年中她生了一個兒子，那嬰兒她也帶着來。但是有些事情佔據了劉宛桃斯基的思想。當他的老婦人來到的時候，他希望可得執照離開醫館；因為可以見面雖則已很好了，但是一個人歇了這麼久再得到他的妻子，設若是可能的，他必會再要求些別種的事。

劉宛桃斯基向我們說了很久；在軍隊裏這種事是無秘密的。並且誰也不會覺得討厭。我們中間那些能出去的人告訴了他城內一兩處好地點，公園和交叉街衢的廣地，在那裏他不會受擾；我們中間也有一個曉得一間小房的。

可是有何用處呢；劉宛桃斯基還躺在床上受苦着。設若他沒了這事生活也就無快樂了。我們安慰他說不久他可以復原。

有一天下午他的妻子出顯了，頭髮鬆亂，眼睛像一隻鳥不安地急溜着，她穿着一件繡痕的女外套，外套上有絲帶子；天曉得她從那裏得到這東西來。

她輕輕地喃說着些話，很畏羞地站在門路上。我們這房間一共有六個男人，使她很怕。

“好嗎，瑪捷亞，”劉宛桃斯基說，危危地吞着他的喉核，“你可以進來，他們並不能傷害你。”

她走進來向我們一個一個握手。然後她才抱起她的嬰兒來，在那時候那嬰兒弄污了尿帕。她從一個飾珠子的大手袋拿出條清潔的，使那個嬰兒很整齊。這除掉了她起初的不好意思，兩人開始談話起來了。

劉宛桃斯基很不安靜，他每每將他睜圓的雙眼不愉快地斜望着我們。

這時很好，醫生已巡視過了，頂大的麻煩只是在這區裏的一個看護。所以我們其中的一個就去

望望看，他回來點點頭。“一個鬼也沒有。約翰，現在是你的機會。開始吧。”

兩人低聲地談着。那婦人面孔有點轉紅，看起來很不好意思似的。我們好意地強笑着，做出些輕視開玩笑的姿勢，那有什麼要緊呢！那惡鬼還是拘守着所有的禮節，那些禮節在別種時候才有用呵；那兒靠着木匠約翰劉宛桃斯基，一個中槍殘廢的兵士，旁邊是他的妻子；誰曉得幾時他再能見她呀？他想要得到她，好呵，他必須得到她哩。

兩個人站在房門口去阻擋那些看護，設若她們想要進來就弄些事情給她們去做。他倆答應肯替他望風一刻鐘左右。

劉宛桃斯基只能躺着，所以我們其中的一個就拿了三個枕頭去墊高他的身背。阿拉伯特抱着那個嬰兒，我們回轉身一點，那黑色的外女套在被下隱沒去了，我們大嚇啦一聲，而很響地弄起紙牌來。

大幸運。我拿到一張球形牌和四張 jack，我幾乎全勝。我們玩着的時候幾乎完全忘記劉宛桃斯基。一刻兒之後那嬰兒開始哭吵起來，克路伯沒有法子，只得前搖後搖着，那邊有點硬物相撞的響聲和沙沙的聲音，我們偶然抬起頭來，才看見那嬰兒的嘴已吮着乳瓶，回到他的母親那裏去了。事情過手了。

我們現在覺得我們是一個大家庭，那個婦人已較爲泰然點，劉宛桃斯基不好意思，愉快地躺在那裏。

他解開那繡花的大手袋，兩三條好臘腸出現了；劉宛桃斯基拿起刀子一揮，將臘腸切做一片一片。

他向我們打了一很漂亮的手勢——那小婦人微笑地將臘腸一個一個分給我們；現在她看起來也很漂亮。我們喊她爲媽媽，她很快活，替我們整理弄鬆枕頭。

幾星期後每天早晨我必須到按摩房去。我的脚漸漸地復原可以移動。我的手臂早已健全了。

有新的警衛車從前線開到。藥布已不是布做的了，只是些白綢紗紙。在前線上布做的藥布已很少了。

阿拉伯特的殘脚好了。傷口已將近合閉。在幾星期內必應當離開這裏到一間人工的四肢製造館去。他還是不大肯說話，比從前必更為莊重點。他往往話說半截歇下來，注視着他前面的東西。設若他不是跟我們一起在這裏，他早已自殺了。但是現在他已沒那樣衰頹，我們玩着紙牌的時候他常常在傍邊看着。

我得到養病的休息。

我的母親不肯放我走。她是那樣衰弱呀。病比前次更兇了。

我從兵隊的起發點出發再到前線來。

和我的朋友阿拉伯特。克路伯分離是很痛苦的。但是這種事在軍隊裏已過慣了。

## 十一

一星期一星期過得很快。我前次到前線的時候是冬天，那時砲彈一炸裂出凝結的泥塊，那泥塊和砲彈的碎屑是一樣險的。現在樹木已再青翠了。我們在兵營和前線上調來調去。這理生活我們幾乎已習慣過；戰爭是一種死的病症，像毒瘤，結核病，感冒症，和赤痢一樣，死滅只是更常有，更多樣，和更可怕。

我們的思想是種接着日子改換形狀的泥土；  
——我們休息的時候這些思想很健全；——在砲彈

之下思想又死了。我們生命的內部和外面都有砲彈所炸裂的洞呀。

誰都是這樣，不只是在這裏的我們——從前存在的事物現在並不再保全着，誰都實際地不曉得那些事物了。所有的辨別，好的品行，和教養都已變換，幾乎都已染污，很難認出了。有時候牠們從地位上使人家得到利益；——可是牠們也帶壞的結局來，牠們會惹起那種必須克服的偏見。從前我們好像是不同省的角幣；現在都聚攏在一堆鑄開去，而受同樣的模型所複製。要找出那舊的區別，那角幣必須再試驗才找得出。起初我們是兵士，後來我們成爲一種奇異，面孔羞慚的東西，這奇異的東西亦算是人哩。

我們有一種極大的友愛，這種友愛的生活是從危險中，死滅的緊張和絕望中，加着民間歌曲的友誼，囚犯孤寂的感覺，和那些定死刑的人們互相對待的一種無望的忠義中出來的——盡量地享樂



着所有來的時間。設若我們要來估價這種友愛，這種的友愛是豪氣的而又是平庸的——可是誰想來估價呢？

譬方說，有一次敵人的衝擊報告出來時候，第牙頓在極急忙中虎燻着火腿豆湯，他的這樣做只是因為他不能決說在那衝擊的一點鐘中他是否還能活着。我們討論了好久，究竟這種的辦法對或不對。嘉德大反對，他說因為誰都當計算到他的腹部的受傷，滿胃的食物地比胃危險得很多。

這些事情是實際上的問題，這種事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不能不研究。這裏，在死的邊界上，生活按着一奇異簡單的歷程，生活的界限內是那些最必須的，其餘的都埋葬在沈鬱的睡眠中；——在那睡眠也驕着我們古代的人或現存的人。我們若是更為尖銳地區別過，我們必定早已瘋了，逃軍了，或是死去。我們像是北極的探險隊，每天所做的每樁事都當關於生存的，生活所有的集光點都

在這裏。其餘的因爲會無必須地消耗着精力都除掉去。這樣就是安全我們唯一的路徑。在平靜的時候，那舊日模糊的反省像塊曖昧的鏡子凸出來我現在生存的形狀，我往往像在一個生客的前面對着我自己的影子坐着，奇異着這不可言喻自稱爲是生命的活動力底要素連這種的怪形牠還能適應自己呀。所有其他的事都留在冬天的睡眠中，生命只是不住地注視着死的恫嚇——牠使我們變成想不到的野獸，因此給我們一種天性的武器——牠用蠢獸來幫助我們，所以我們在這種極端的恐怖中才不至於粉碎，假如我們有明晰自覺的思想即刻就被淹覆了——牠撼醒我們有友愛的感覺，所以我們才可從寂寞的沈淵中逃出來——牠借給我們那種野獸無差別的感覺，所以我們每時每刻都能明曉實際上要緊事，而將牠像個預備品收起來可去抵抗那無的屠殺。我們這樣地住在狹窄，困苦，生存的外皮上，很少有過偶然迸出一火點來。

但是有時候忽然意想不到地燃起一種憂苦和極可怕的渴望的火焰。

這些時候是最危險的時期。牠們使我們看出適應是人工的，不只是休息，只是爲休息而更努力地去奮鬥。我們外部的生活很難和澳斯大利亞的野賊分別；但是這些野賊可以永遠這樣幹下去，因爲他們很適合，只要他們精神上的力量肯努力點，他們就可進步了，但是我們却剛剛相反；——我們內部的力量並不是趨向新生，只是向腐爛方面沈下去。澳斯大利亞的野賊是野人，自然是可這樣生活着，但是我們却是被人工最大的力量所製成的野人。

夜裏從夢中醒來，被擁擠的面孔所淹沒和恐嚇着，一個人極戰慄地曉得了生命的支持點是多麼細小，那隔開他和黑暗的死的膜是多麼細薄。我們是些細弱的火點在死滅和兇猛的暴風雨中極可憐地受不牢固的牆壁所保護着，在那牆內我們閃

光，常常幾乎走出牆來。那大戰模糊的轟聲成爲一個圓圈圍繞着我們，我們互相緊擠着，睜大眼睛驚視着暗夜，我們唯一的安慰是我們的同伴睡着穩定的呼吸。我們這樣地等到天亮。

每天，每點鐘，每顆砲彈，和每次的死消融這生命極薄的支柱，更快地毀壞牠。我看見牠在他的周圍漸漸地毀壞着。

下面是地達琳瘋起來的事。

他是一個苦樂自受的人，他的不幸是因爲他看見花園裏的一株櫻桃。我們剛從前線回來，兜過路走近我們的兵房的時候，在早晨模糊的微曙中極奇異地在我們面前出顯一株櫻桃樹。櫻桃的葉已落盡了，只有一白叢的花兒。

傍晚的時候地達琳不曉得到那裏去。回來的時候他的手中拿着一兩枝櫻桃花。我們跟他打趣，問他是否要去結婚。他沒回答，只是將那些花兒放

在床上。那夜裏我聽見他響出聲音來，他好像是在包東西似的。我覺得有點不對，爬起床走到他那裏去。他裝做若無其事，我向他說：“別做蠢事阿，地，達琳。”

“嘿，什麼——只是我不能睡去——”

“你採了那些櫻桃花做什麼？”

“我還當多採幾枝哩，”他掩飾地回答——刻兒之後：“我的家裏有個櫻桃樹的大葉子園。牠們開花的時候，從高高的草堆上望過去牠們只是極白的一片。現在這是時期呀。”

“或許你不久就可得到休息。你或許會派回去耕田。”

他點頭，可是他心不在焉。這些農夫受激動的時候常常有一種奇異的表情，那種表情半是像牛半是像仰慕的神，半蠢半專心注意着。爲要改變他的念頭我向他要一片麵包。他拿給我，一聲怨語也沒有。這很可奇，因爲他平常是很鄙吝的，所以我

整夜故意醒著。那夜並沒發生什麼事；第二天早晨他像平常一樣。

很顯明的，他已曉得我在注意他了；——但是第三天早晨他不見了。我曉得，但是我響也不響。給他有充分的時間可逃脫：或許他可逃得脫。有許多人逃跑到荷蘭去。

但是點名的時候他沒有到。一星期後我們聽見他被守衛兵所抓到，這些多麼可厭的軍隊的警察呀。他逃向德國去，自然這是無希望的——自然他所做的每椿事都是愚蠢的。誰都曉得他的逃軍只是因思鄉病和一瞬間的神經錯亂。但是在前線一百英里後的軍法會議怎能曉得呢？我們沒再聽過地達琳的事。

但是有時候那生命的支柱是別樣地毀壞，那危險，那些被關住的事，像是從一個超過熱度的汽鍋裏迸出來。墨兒牙的結局是值得敘說的。

我們的戰壕現在有時候被轟得粉碎，我們的戰線是可以伸縮的，所以實際上已沒那種合式的戰壕戰。衝擊和反擊，退後和衝前以後戰線折斷了，那麼就有一炸裂洞對炸裂洞的苦戰。前線穿透了，各處都是自己成爲一小羣，在一堆一堆的炸裂洞內開戰起來。

我們在一炸裂洞裏，英兵斜斜地攻擊過來，他們包着我們的左右翼，在我們的後面開起槍砲來。我們被包圍了。投降是不容易的，霧和槍煙遮蓋着我們，誰也不肯投降，一個人在這種的時候已不曉得自己了。我們聽視那手炸彈爆裂的聲音愈來愈近我們。我們的機關槍掃着我們前面的半圓圈。那些使機關槍濕冷的水都已熱得化爲氣，我們急忙地走過那槍匣，每人都將他的水排泄到那匣子裏去，這樣一來我們再有水了，可以繼續開戰下去。但是後面的衝擊漸漸迫近來。

幾分鐘後我們將要敗了。

在這近射擊的時候，又有張機關槍開起來。那機關槍在我們旁邊的一個炸裂洞裏，墨兒牙拿來的。這時恰巧反擊從我們的後面衝過來；我們的圍解了，而和後面的兵接連着。

戰後，我們躺在一較爲好點的炸裂洞裏，一個送食物來的人告訴我們說離我們一兩碼遠的地方躺着一隻受傷的郵狗。

“那裏，”墨兒牙問。

那人將地方說給他。墨兒牙走出去，不曉得他是要將那隻狗帶進來或是要槍斃牠。六個月前這種事他不會留心，而做的事也是合理的。我們試想阻止他。可是他極可怕地掙開去，我們所能說只是：“你瘋了，”讓他去了。因爲在前線上假如我不能將那瘋人按倒在地緊緊地抓住他，給他大怒起來是極危險的。墨兒牙身長六足，是我們隊裏最有力的人呢。

他完全瘋了，因爲他連礮隊保護綫也穿過去；



但是那些垂在我們上面的電光只是貫穿他和使他神經錯亂。這種電光會害到別人，所以他們都開始咒罵跑開去——那邊有一個人用手，腳，和嘴齒掘着地，試想將自己穿進地裏去。

實在的，這種事情常常是假裝的，但是假裝却是一種病徵。墨兒牙的意思是要結局那隻狗，臀部中了一傷才被抬着回來，那些去抬他的人們之中，有一個頰部中了一彈。

摩勒爾死了。有人用 Verrey 光向他直射過來，穿進胃裏去。他十分清醒地活了半點鐘，極痛苦着。

他未死以前將他的雜記簿拿給我，和將他的靴子遺贈給我——像他從堪墨爾契承繼得來一樣。我穿上那靴子，因為那靴子很合腳。我答應過第牙頓我死後這靴子他可以承繼。

我們葬了摩勒爾，但是他像是不能長久不受

擾呀。我們的戰線退後。那邊有太多的英國的和美國的新兵。那邊有太多的醃肉和白色麥製的麵包。太多的新槍。太多的飛機。

但是我們都消瘦和受餓着。我們的食物很壞，滲合着別種的性質，那使我們生病起來。在德國的工廠主大賺着錢；——紅痢消融着我們的腸，廁所永遠是極擁擠的；國內的人也許然給他們看看這裏灰白色，枯黃，困苦，面容憔悴的兵士，這些彎背的人的身體肚子痛絞出血來，他們的嘴唇抖着，身體極痛苦地扭曲着，互相冷笑說：“褲子再拉起來是獸的呀——”

我們的砲隊戰敗，一方面是缺少新的砲彈，一方面是砲管用得消壞了，他們常常瞄不準，差敵人的地方很遠有時候砲彈墮在我們自己的地方。我們的馬太少。我們新添來的軍兵却是些應當休養的血枯的孩子，他們連一個背囊也背不動，但是只是曉得怎樣去死。幾千個都是孩子。戰爭是什麼他

們一點也不曉得，他們只會跑向前去受死。他們剛從火車下來，不是說笑話，一個飛機手就可擊敗了他們兩隊的兵士，那時什麼是遮躲他們聽也還沒聽見過哩。

“德國不久就要空了，”嘉德說。

我們沒希望戰爭不日就可停止。我們永遠沒想到那麼遠。一個人可以故意地擋彈子死去；他可以受了傷，那麼醫院又是他第二次擋住的地方了。在那些醫院裏，他們若是沒割了他，他遲早是落在那可惡的木頭的外科醫生的手裏，那醫生的鉗子洞上有服務戰爭的十字架，醫是向他說：“什麼，一脚短點嗎？設若你一點都沒勇氣了，何必在前線上跑着呀。這人甲號第一，准去！”

嘉德將一樁流傳在從窩日到佛蘭達全前線上的實事說給我們聽：——有一個木頭外科醫生看着一本簿子唸出名來，當一個兵士走到他的面前來的時候，他看也不看就說：“甲號第一。那裏我們

缺少兵士。”一個有一隻木脚的兵士走到他的面前，那個木頭外科醫生再說是甲號第一——“那麼，嘉德響高他的聲音來，”那兵士就向他說：“我已經有了一隻木脚，但是當我再回去的時候，他們打掉了我的頭，那麼我就得了一個木頭而成爲一個木頭的外科醫生了。”這個回答使我們都大笑着。

也有許多好醫生；但是同樣，每個兵士在他百多次的被檢閱中總會有一次落於這些無數，自爲英雄中一個的手中。這些英雄以能盡量地將許多丙號第三和乙號第三的兵士換到甲號第一爲傲。

這種的事還有許多，大多都是更殘酷的。同樣地，兵士們並不叛起來或是反抗。他們只是坦白地，咒罵着；因爲在軍隊有許多的欺詐，偏私，和鄙惡。——一個聯隊又一個聯隊再送出參加更無望的戰爭，沿着，衰弱着，退後着，破碎着的戰線一次的衝擊又是一次的衝擊這不算是什麼嗎？

說個笑話鐵甲車是最可怕的軍器。鐵身鐵頭的牠們整長排地滾過來，沒什麼別種東西組合起來會使我們覺得比這還可怕。

那種轟擊我們的槍我們不要緊；敵人的衝擊線是像我們一樣的步兵；可是這些鐵甲車是機器，牠們的輪齒像戰爭一樣地無窮無盡跑下去，牠們是死滅，牠們無知無覺地衝進炸裂洞去，無停止地再爬起來，一起轟隆隆，噓着烟鐵盔甲，不會受傷的鐵獸滾過來壓碎着死人和傷人——在牠們之前我們的皮膚縮緊着，要去抵住牠們昂大的力量我們的手臂像是草枝，我們的手炸彈像是火柴了。

砲彈，毒氣堆，鐵甲車排——破碎着，饑餓，死滅。

赤痢，感冒症，瘧熱症——屠殺，燃燒，死滅。

戰壕，醫院，公共墓地——除此以外不能有別種。

在一次衝擊中我們的隊長波爾丁克死去。他在前線上可算是個很好的軍官，在戰爭劇烈的地方他往往逞身向前。我們跟他兩年中他從來未曾受傷過，所以終於有時事情發生了。

我們佔住一個被包圍着的炸裂洞，煤油或是火油的臭味滲合着火藥氣吹掃過來。有兩個敵人帶着噴火具出顯，一個背着一錫箱，一個手裏拿着濺火的皮管。假如他倆走近到濺得到我們的地方，我們一定完了，我們無處可退。

我們向他倆開槍。可是他倆的火愈濺愈近來，形狀看來已是很兇了。波爾克丁和我們一同躺在洞裡。他看見我們逃不掉，因為在兇猛的火下我們必須盡量地利用這個炸裂洞。他拿了一根水福槍爬出洞去，靠着手肘拿着，他瞄準槍。槍開了一——同時一顆彈子穿進他，他們打到他了。可是他還騎着描槍；——一次他換一換位置再描起槍來；最後來福槍轟那一聲。波爾丁克放下他的槍說：“好

了。”再跌進洞裏來。那兩個噴火兵後面那一個中槍跌倒，別一個的皮管脫手，那火西面噴濺着，那人燒死了。

波爾丁克胸膛中槍。一刻兒有一彈子塊的碎屑從他的下額濺出來，同這一塊碎屑有充分的力量可使里亞的臀部裂開。里亞呻吟着，同時以手臂撐着自己，他的血流得極快，誰也不能幫助他。像是個倒空傾瀉的水管。幾分鐘後他脫力了。

從前他在學校裏是個算術家，現在有何用處呢。

一月一月過去。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氣流得更多，戰爭更爲可怕。這些日子像是天使似的，不可思議的在黃金和藍色的光彩中站在死滅的翼上。在這裏的兵士誰都曉得我們戰敗了。這也沒什麼可說，我們敗退着，這次大進擊以後我們再也不能衝擊了。我們已經沒有火和軍火。

可是戰役還是繼續下去——殺死人繼續下去——

一九一八年的夏季——生命在牠的極鄙吝中從來沒像現在使我們貪慕——在草埔上的紅鸛粟花環燒着我們的兵房，在草葉上的硬殼蟲，在陰涼沈暗的房間裏的薄暮，星兒和流着的水，夢唱長睡——噢，生命，生命，生命呀！

一九一八年的夏季——當我們再開拔到前線去的時候，從來沒有過的時沈默的大受苦。流播在空氣中休戰與和平的傳言使我們很受苦。這些傳言抓住了我們底心使我們回到前線去的時候，比平常更為難過。

一九一八年的夏季——在戰線上的生命從來沒像這次的砲攻更為困苦和充滿着恐怖，當轉白的面孔躺在泥土上的時候，雙手緊抓在這念頭上，不，不，不是現在！現在不是最後的期間呀！

一九一八年的夏季——希望的呼息掃蕩着燒



焦的戰地，忍不住的，失望的，死滅最苦楚底恐怖狂怒無知地問：爲什麼？他們爲什麼不將戰爭結束呢？爲什麼結局到了的流言傳佈着呢？

有許多飛機手，他們確實是在追着單個的，好像他們是些野兔似的。因爲每隻德國飛機至少當敵住五隻英國和美國的飛機。因爲一個饑餓，不幸的德國兵士，當敵住五個健壯飽足的敵人。因爲一塊德國軍隊麵包，在那邊他們有五十罐的罐頭麵包。我們不戰敗，因爲我們的兵較爲好點和較爲有經驗點；我們只是被人多糧足的兵力所淹覆趕退。

在我們的後面是多雨的星期——灰色的天空，灰色流動的泥土，灰色的死。我們一出去，雨水即刻濕透我們的外套和衣裳；——我們在戰線上時時刻刻濕着。我們從來沒有乾過。那些還穿長靴子的人走到上面去縛沙袋，那些泥土才不至於那

樣快傾流下來。來福槍凝做一團，軍服凝做一團，什麼都成為流質和溶解過土地成為一滴水，濕透，多油的泥堆，泥堆裡有流着螺絲形的紅血流的黃色的池，那些死的，受傷的，和還剩着的人慢慢地沈下泥堆裏去。

暴風雨鞭撻我們，那在紛亂中那種灰色和黃色像雹似的碎屑鞭撻我們，使那些受傷的像孩子似的哀哭着，在夜裏破碎的生命疲倦地呻吟着，直到沈靜下去。

我們的手是土，我們的身體是土，我們的眼睛是下雨的沼池。我們不曉得我們是否還活着。

熱氣像隻海蜇似的沈重地沈進我們的炸裂洞來，異常地濕氣和沈鬱，這些晚夏的一天，運帶食物的時候，嘉德中槍了。當時只有我們兩個。我包了他的傷，他的脛骨好像完全碎掉。彈子穿進骨裏去。嘉德哀痛地呻吟着：“最後——剛剛最後——”

我安慰他。“天曉得戰爭還要繼續多久呀！現在你安穩了——”

傷口很快地流血着。我不能丟他一人在這裏去找張拾床。並且我又不曉得鄰近的拾床站。

嘉德並不很重；所以我就將他背起來走向醫院裏去。

我們歇了兩次。路上他極受苦着。我們不大說話。我解開了我的外衣的領，沈重地呼吸着，我流着汗，我的面孔因背負的緊張膨脹着。同樣地。我要求他讓我們跑向前去。因為這處極危險。

“嘉德，我們再跑向前好嗎？”

“自然的。蒲爾。”

“走罷。”

我扶他起來，他用那隻沒有受傷的腳站着，將他的身體靠着一株樹。我很小心地將他受傷的腳扶上我的身背，他一跳上來，我也將他那隻健全的腳揀在脅下。

進前更難了。常常有顆砲彈穿來穿去。我盡我所能的快跑向前去，因為嘉德的傷口的血滴在地上。砲彈的爆烈我們常常不能適合地躲着；在我們能找到可以躲藏的地方以前，危險早已過去了。

我們躺在一個小炸裂洞裏休息。我從我的水瓶裡倒些茶給嘉德。我們吸了一支香烟，“好，嘉德”我憂愁地說，“我們走向前去終於當分離了。”

他沈默，我看着他。

“你還記得，嘉德，我們怎樣地強劫來那隻鵝嗎？我還是一個新兵第一次受傷的時候你怎樣地求我出守衛線來你還記得嗎？”這時我哭出來。“嘉德呀，這已將是三年前的事了。”

他點頭。

我忽然想起孤寂的困苦。嘉德一再走開後，我一個朋友也沒有了。

“嘉德，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再見面一次，設若

是停戰的時候，在你未回家以前見我罷。”

“我有了這隻傷腳你想我再會派到甲號第一來嗎？”他痛苦地問着。

“休息休息就好了。骨節還健全着。或許只是跛蹇一點。”

“再給我一支香烟；”他說。

“或許我們後來會聚做一堆做事，嘉德。”我很困苦，那是不可可能的，嘉德，——我的朋友嘉德，肩垂下嘴髭疎稀的嘉德，嘉德，沒有一個人比我會更了解他，這幾年來的嘉德我都有分過，——或許我不能再見到嘉德是不可可能的。

“無論如何將你家裏的住址給我，嘉德。這裏是我的我會替你將我的抄上去。”

我將他的住址抄在我的雜記簿上。雖則他還坐在我的身邊，但是我已多麼絕望被丟棄了呀。我是否可以很快地開槍擊傷我的腳可以跟他去。

嘉德忽然咕咕地哼起來，面孔變成蒼白和枯

黃。“我們走吧。”他口吃着。

我跳起來，極切心地幫助他，我背他上身，開始跑起來，我慢慢地穩固地跑着，因為這樣才不至於太顛簸他的腸胃。

我的喉嚨枯燥；每件東西都在我的眼前跳舞着紅色和黑色，我堅執地，殘酷地，顛向前去，終於到醫院了。

一進醫院我跪下腳來，但是還有充足的力量可以跌在嘉德健全的那邊去。幾分鐘後我再振作起來，我的四肢都發抖着。我找着我的水瓶要大喝一陣也很麻煩。我試想要喝水的時候我雙唇抖動着。但是我微笑——嘉德安穩了。

過一刻兒後我的耳朵開始找出有些紊亂的聲音。

“你白浪費了。”一個當差說。

我不解地看向他。

他背着嘉德。“他已死僵得像木頭了。”

我不懂他所說的話。“她只是脛骨中傷呀，”我說。

那當差悄悄地站着。“也好。”

我回轉身。我的眼睛還是黑黝着，汗水再湧出來流過我的眼皮。我拭了汗水偷看嘉德。他靜靜地躺着。“昏去呢”我很快地說。

那當差輕聲地哼着。“我比你曉得哩。他死去了。無論多少錢我都肯賭賭看。”

我搖我的頭：“不可能的。十分鐘前我還和他談話哩。他昏去。”

嘉德的手是溫暖的，我將我的手臂伸過他的肩頭，用些茶去擦着他的太陽穴。我覺得我的手漸漸淋濕。當我將手從他的頭背後拔起來的時候，手上染着鮮血。“你看——”那個當差經過他的牙齒再哼一次。

在路上我沒注意到，嘉德的頭上中了一個砲彈的微屑。傷口只是一個小洞，那定是一個很細

薄，散蕩的碎屑。但是這已十分有力量了。嘉德死了。

我慢慢地站起身。

“你想拿他的錢簿和他的東西嗎？”一個額外的排長問我。

我點頭，他將那些東西拿給我。

那當差覺得很奇怪：“你們是不是親戚嗎？”

不是，我們不是親戚。不是，我們不是親戚。

我走路嗎？我的腳還存在嗎？我睜開眼睛向四周看看，我自己也跟着眼睛轉着，一個圓圈，一個圓圈，我站在圓圈的中央。什麼都像平常。只是義勇兵斯丹尼斯羅涅斯，嘉德辛斯基死去。

我什麼都不曉得了。



## 十二

秋天。所剩的舊兵已很少了。我們同一班的七個人只剩我一個。

誰都在談着和平和休戰。大家都等着。假如這次的休戰再成幻影，他們必會碎解了；這希望很高強，這希望不能無反抗地再被拿開。設若沒有和平，立刻就有革命了。

我有十四天的休息；因為我吞了一塊毒氣；我整天地坐一個小花園中曬太陽。休戰不久就到，現在我也相信了。那麼我們就可以回家去。

我的思想停在這裏，再也不向前了。一切拋到我的，一切淹覆着我的只是情感——生命的貪婪，家鄉的愛戀，親人的思念，釋放的醺醉。但是沒有目的。

我們若能在一九一六年回家，那麼就不會受苦和沒有我們現在的經驗的勢力，我們可以免受暴風雨的鞭撻。現在，假如我們回家去，我們已是疲倦，磨碎，消瘦，絕根，和無希望。我們再也不能找我們生命的路了。

并且人們不會了解我們——因為生在我們前一代的人，雖則他們這幾年來也同我們一處在作戰，但是他們已有個家和一個呼喚的聲音；現在他們回去再做起舊的行業，戰爭不久就忘掉了——生在我們後一代的人，他們不熟識我們，將我們推開到旁邊去。就是我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無用，我們會漸漸老了，少數人去適應着他們自己的環境，有的只是屈服，大多數人都昏迷着；——一年一年

過去我們終於會跌下來毀滅了。

但是或許我所想的只是憂愁和嚇呆這一方面，當我再站在白楊樹旁聽葉兒唏噓的聲音的時候，這些憂愁和嚇呆的事會像微塵似地飛散了。這不能算是已過去了，那使我們的親人不能安心的思念，那不曉得的，那困惱着的，那來着的事，那未來的千幾個面孔，那從夢中和書中出來的佳曲，那婦人們的低語和豫言，這些事物在砲攻中，在失望中，在娼院中還沒毀滅。

這裏，樹兒愉快地嬉笑着和閃耀着金黃色，山槐的漿菓在葉中吐出紅來，土白色的鄉村的路消失在�天邊去，兵士的酒店像蜂巢營營地障着和平的流言。

我站起來。

我十分地安靜。儘管任年和月來罷，牠們不帶給我什麼，牠們可以不帶給我什麼。我是這樣地孤獨，這樣地無希望，我面對着牠們的時候不能無恐

懼。那帶我經過這幾年的生命還在我的手中和眼前。我是否已克服了這生命，我不曉得。但是在牠還存在的時候牠只是找牠自己的路走去，一點也沒注意到我的意志。

他死於一九一八年的十月，那天全前線都極平靜，軍隊消息的報告只是簡約的一句話：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他跌下去躺在地上像是睡着。有一個人將他扶轉身看見他再也不能受苦了；他的面孔有種平靜的表情，好像是歡喜結局到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1 1500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再版 1501 3000

##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

有著作權

實價壹圓壹角

原 著 者 E.M.REMARQUE  
翻 譯 者 林疑今 林語堂序  
發 行 者 水 沫 書 店

發行所 上海<sup>北四川路</sup><sub>公益坊內</sub>水沫書店

Price \$1.10